

中國

專訪諾獎得主尤努斯
格萊珉模式與中國

台灣

白色恐怖
我的政治犯父母

國際

卡梅倫式國家利益
英國脫歐勢在必行？

陽光時務週刊

iSunAffairs.Com

2013年5月30日 星期四 | 總第57期

90後擔大旗



ISSN 2305-4123



零售價 香港 / 澳門 HKD 30 台灣 NT130 中國大陸 RMB 20 馬來西亞 MYR 13

ISUN AFFAIRS

陽光時務

——一直在突破
從來未停步——

大膽創新



2011年8月25日
《陽光時務》推出華文世界第一本新銳互動的時政iPad雜誌。

破繭成蝶



2012年10月11日
《陽光時務》增出紙版，發展成為華文世界兼具公信力和影響力的中文時事週刊。

逆流而上



2013年5月23日
我們決定再一次出發，逆流而上，突破極限。

請跟我們一起期待，新的一定更好。



家的感覺

鄧媽媽

鄧媽媽過橋水餃

感受一份正能量

四書五經的傳統道德觀念是家教範疇，
「八德水餃」的由來正是鄧媽媽小時候的回憶。

家中多小朋友，為了不讓小朋友在街上亂跑，費盡心思，
媽媽其中一項「親子」活動就是包餃子，
順便進行家教，每人包8隻，
每隻代表了中國傳統道德觀的八德：
「忠、孝、仁、愛、禮、義、廉、恥」，
包完把餃子吃掉，既飽在肚中，又把傳統道德記在心中！
文化承傳從家庭教育做起，
經營店舖，鄧媽媽把店舖視為一個大家庭，
把小時的家教與員工分享。

陽光時務週刊

iSunAffairs.Com 2013年5月30日，星期四出版，總第57期

出品機構 Publish Organization

陽光時務有限公司 ISUNAFFAIRS LIMITED

董事長兼社長 Chairman & President

陳平 Chen Ping

副社長 Vice President

陳西林 Chen Xilin 羅小朋 Luo Xiaopeng

運營總經理 General Manager of Operations

陳洲任 Julian Chen

代執行主編 Acting Executive Editor in Chief

雨文 Yu Wen

視覺總監 Visual Director

邱晨 Qiu Chen

人權新聞獎四項大獎

2013 中文雜誌、網上刊物類



優異獎、大獎

亞洲出版協會四項大獎

2012 卓越新聞獎中文報紙類



卓越人權報道獎榮譽獎
卓越評論獎優異獎
卓越人權報道獎優異獎
卓越調查報道獎榮譽獎

陽光國際傳媒集團旗下品牌



陽光衛視



陽光華語紀錄片

陽光時務週刊

陽光時務週刊

地址 Address 香港柴灣安業街1號新華豐中心7樓

電話 Tel +852 2526 7818 傳真 Fax +852 2525 6149

陽光時務週刊台北分社

地址 Address 106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86號10樓之二

電話 Tel +886 2 6636 8158

承印廠 凸版印刷（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元朗工業邨福宏街一號凸版印刷中心

香港區零售發行商 勤力德書報發行有限公司

台灣區零售總經銷 台灣英文雜誌社股份有限公司

+886 2 2361 2151

馬來西亞零售總經銷 馬來西亞眾意媒體

+603 9281 8105

圖片合作機構 AFP、Reuters、CFP、CNS

版權聲明 COPYRIGHT NOTICE

《陽光時務週刊》所載之所有內容，包括但不限於文字報道、圖片、視頻、音頻、圖表、版面設計、專欄目錄與名稱及內容分類標準等版權，均屬陽光時務有限公司所有。任何人未經陽光時務有限公司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拷貝、篡改或剽竊於任何商業用途，個人傳閱、媒體機構轉載引用及其他非盈利使用，敬請標註明確的版權信息。

編輯 Editorial

主筆 Chief Writer

長平 Chang Ping

副執行主編 Deputy Executive Editor in Chief

溫克堅 Wen Kejian

大陸版責任編輯 Editor of Mainland China

袁載俊 Yuan Zaijun

香港版責任編輯 Editor of Hong Kong

雨文 Yu Wen

台灣版責任編輯 Editor of Taiwan

康依倫 Kang Yilun

資深編輯 Senior Editor

曹疏影 Cao Shuying

編輯 Editor

朱曉曉 Zhu Xiaoxin

呂陽 Lu Yang

梁振嶽 Leung Chun Ngok

溫朗鈞 Wan Long Kwan

新媒體編輯 New Media Editor

戚振宇 Qi Zhenyu

流程編輯 Logistics Editor

唐藝 Tang Yi

校對 Proof Reader

杜素 Du Su

記者 Reporter

陳嘯軒 Chan Siu Hin

黃麗萍 Wong Lai Ping

攝影記者 Photographer

鍾卓明 Chung Cheuk Ming

特約資深作者 Correspondent Writer

鄧志新 Deng Zhixin

特派記者 Correspondent

北京 Beijing

余聲 Yu Sheng

上海 Shanghai

趙思樂 Zhao Sile

特約撰稿人 Special Contributor

北京 Beijing

艾未未 Ai Weiwei

吳虹飛 Wu Hongfei

紀小城 Ji Xiaocheng

劉冉 Liu Ran

美國 America

林達 Lin Da

夏明 Xia Ming

日本 Japan

蔡成平 Cai Chengping

馬來西亞 Malaysia

蔡添強 Cai Tianqiang

歐洲 Europe

常遠 Chang Yuan

鍾錦玲 Kam Ling Chung

設計 Visual

高級設計師 Senior Designer

陳雷 Leonard Chen

設計師 Designer

桑田 Teresa Sang

張銘然 Marvin Cheung

李易安 Camille Lee

曹浩文 Homan Cho

出版助理 Publish Assistant

尤漢輝 Yau Hon Fai

市場 Marketing

市場部總監 Marketing Director

陳茜 Chen Qian

廣告銷售經理

Advertising Sales Manager

李炳輝 Patrick Lee

發行經理 Distribution Manager

彭宇濤 Peng Yutao

推廣主任 Marketing Supervisor

香港 Hong Kong

李婷 Li Ting 陳睿 Chen Rui

台灣 Taiwan

劉惠純 Liu Huichun

資深項目統籌 Senior Coordinator

祝碩 Zhu Shuo

網絡整合營銷總監

Internet Integrated Marketing Director

溫云超 Wen Yunchao

廣告聯絡電話

Advertising Department contact

+ 852 2526 7818

發行/訂閱聯絡電話

Distribution and Subscription contact

+ 852 2526 7818 (香港)

+ 886 2 6636 8158 (台灣)

發行/訂閱電子郵件

Distribution and Subscription email

subisunaffairs@isuntv.com



零售

香港、澳門 所有 7-11 便利店、OK 便利店、VANGO 便利店、報攤及書店。台灣 台北誠品、Pageone、機場書店、博客來等。馬來西亞 商務、大將、Kinokuniya 書店等。



訂閱

全球網絡訂閱 www.subisunaffairs.com

或填寫雜誌內訂閱表格。（限香港、台灣地區）



iPad/iPhone

iPad 或 iPhone，請到 ipad.isunaffairs.com，Android 即將推出，請到 android.isunaffairs.com。



中國內地讀者

將真實姓名、聯絡方式（手機號或通訊地址）用 Gmail 發至 iloveisunaffairs@gmail.com 訂閱。

過刊指定銷售地點：尖沙咀 1908 書社
聯繫電話：2311 7188

緊急呼籲 敘利亞難民急需援助



難民當中七成為婦女及兒童。

敘利亞國內局勢持續惡化，戰火已迫使逾140萬難民逃往鄰國約旦、黎巴嫩、埃及、土耳其及伊拉克尋求援助。每日仍有數以千計平民逃離敘利亞。聯合國估計敘利亞境內有逾400萬民眾流離失所，救援工作刻不容緩。

難民當中超過50萬為十一歲以下的兒童，在逃亡路上所遇到的痛苦經歷，對兒童的心理及日後成長造成巨大創傷。聯合國難民署及工作伙伴正積極工作，讓難民兒童盡快復學，回復正常生活。



難民家庭分配到的物資包內有基本生活所需。

你的捐助可以為流離失所、失去所有的難民提供緊急救援物資，包括帳篷、保暖毛氈、醫療藥物、防水帆布、煮食用具、尿片、日用品等等。

請即伸出援手！

網上捐款：www.UNHCR.org.hk

☐ 我願意一次性捐款幫助敘利亞的難民！

☐ HK\$5,400 可為一個難民家庭提供「緊急救援物資包」(包括帳篷、保暖毛氈、尿布、防水帆布、煮食用具等等)

☐ HK\$3,000 ☐ HK\$1,000 ☐ 其他金額: HK\$ _____

(EAD135ISUN)

捐款者資料：捐款人姓名 (先生/女士): _____ (英文) _____ (中文)

聯絡電話: _____ 電郵: _____

地址: _____

捐款方法：

☐ 存入匯豐銀行戶口：502-393333-001 (請將入數紙連同此表格傳真至2780 0961)

☐ 支票 — 抬頭請寫「聯合國難民署」或「UNHCR」(請連同此表格寄回聯合國難民署)

☐ 信用卡：☐ AE ☐ VISA / MASTER (信用卡捐款可傳真至2780 0961)

信用卡號碼: _____ 有效日期: _____ 月/ _____ 年

持咭人姓名: _____ 持咭人簽名: _____

* 捐款可憑收據申請稅項寬減。

☐ 聯合國難民署及本署委託的服務提供者，會不時透過閣下提供的聯絡方法，向閣下發出收據，進行捐助者調查和提供資訊及資料，讓閣下知悉本署的事務、活動和訊息。所有個人資料絕對保密，並會嚴格遵照法律規定處理。若閣下願意收到上述資訊及資料，請在方格加上剔號。





《不要平反 中國大一統的噩夢》

《陽光時務週刊》第56期，2013年05月23日出版

INBOX 收件匣

得知《週刊》即將休刊和改版，作為歷盡「翻牆」艱辛、讀之不易的內地讀者，有兩個強烈的感覺。首先當然是失落。在香港媒體紛紛向央視香港版和人民日報香港版演化、「一國兩制」逐漸成為笑話的時候，《週刊》是為數不多能客觀地報道和討論「敏感話題」的媒體。這對我們內地的讀者是彌足珍貴的，相信對剛剛登上政壇的習李新政權也是彌足珍貴的。當我們慶幸找到了一條獲取客觀信息的渠道，呼朋喚友加入日漸壯大的讀者隊伍的時候；當國內清醒的政治家們開始關注這個刊物

的時候，長達三個月的休刊難免給人失落感；其次是希望。作為熟知和習慣於國內維穩手段的讀者，以「小人之心」希望《週刊》不是因為某些機構的某種需要被封了口。如果真是那樣，不僅「一國兩制」沒有希望，中國的前途更沒有了希望。我們願意相信《關於休刊創新改造的公告》中所說，休刊是一次「再出發」，我們真心希望三個月後能看到更加客觀、更加真實、更有深度、更能代表「政治文明發達地區」的新的《陽光時務》。

—— 北京讀者 M&Z

望《週刊》堅持下去

寄語《陽光時務週刊》

在世界很多個角落，媒體從業者們都拿着幾乎是最卑微的工資，卻肩負着發掘真相、推行正義、娛樂大眾等等光榮而又艱巨的使命。早在很多年前，李普曼（Lippmann）就在《公眾輿論》一文中一針見血地指出：「沒有人願意為了從傳媒獲得資訊而付大價錢，但人們卻總是希望傳媒是『自由的』並且『絕對真實的』。人們對傳媒業有着與其他公共機構一樣嚴苛的道德標準，卻忘了傳媒不是政府供養的，傳媒行業和其他商業行業一樣需要盈利的。諷刺的是，人們願意為出現在媒體上的廣告產品付高價，卻不願意為購買新聞多出點錢。」在這樣的狀況下，媒體愈來愈難做，特別是傳統媒體。聽聞《週刊》停刊的消息，內心很不

是滋味。雖然在休刊通告中會以全新的網絡互動平台的方式回歸，但想起來手拿着紙質版的《週刊》的感覺，還是很好的閱讀體驗。如今看來，在速度以及成本等多方面的壓力之下，新媒體好像已經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面對浪潮我們只有積極的去接受以及適應。這是一個新舊交替的年代，雖然有傳統媒體新媒體化的成功事例，但是成功者腳下往往是無數失敗者的屍體。面對激烈的競爭，要尋找到一個可以脫穎而出的新商業模式困難重重。改版後的《週刊》會給我們呈現一個怎樣的新面貌我不知道，但我相信《週刊》的出發點一定是為我們提供更好的雜誌和更多的參與。最後，真切的希望不管怎麼樣，《週刊》的都能在困境中堅持到底，繼續陪伴我們走下去！

—— 香港讀者 Franny

知行合一難

回應《雙面人》

在讀完這期《週刊》中張曉舟的文章，不禁想起劉小楓近期在網絡上引起極大爭議的演講。他在演講中不僅稱毛澤東為「國父」，更強調：「文化大革命當然是人民民主，人民民主基本理念是平等，美國平等，我還要比它更平等……所以嚴格來講，美國人的平等還是在中國的刺激下出來的。」從他的口中說出這樣的話，還是感到非常意外和驚愕。大學時代，劉小楓是對我影響最大的學者之一。《沉重的肉身》和《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也伴隨我整個大學時代。正如張曉舟所言：在權力與市場的雙重壓力和誘惑下，我真的不知道該對此應該無情的批判，還是同情的理解？

—— 廣東讀者 子楠

我們秉持「多說一點」的宗旨，為所有人提供暢所欲言的平台。如果您有任何回應、意見或來稿，都歡迎與我們聯繫。



Facebook

facebook.com/isunaffairs



Twitter

twitter.com/isunaffairs



E-Mail

editor@isunaffairs.com



Tel

+852 2595 2157



Fax

+852 2525 6149



Address

香港柴灣安業街1號
新華豐中心7樓

BALCO

瑞士拜戈錶

智慧金·尚品系列

不銹鋼錶殼，18K玫瑰金錶圈，單粒超硬珠寶。

搭配ETA 2824-2機芯，防水深度達50米



www.balcowatch.ch

總代理：捷新國際有限公司 查詢電話：(852) 2411 3567

特約零售商：香港時計寶名錶店 九龍尖沙咀漆咸道39號德輔道大廈A舖2樓 2723 9199

環亞錶行 銅鑼灣軒尼詩道444號地下 2893 7676

新世紀錶行 銅鑼灣軒尼詩道454號地舖 2825 4013

杰成錶行 元朗大馬路221至223號地下 2476 1482

Tic Tac Time (德福廣場) 九龍彌敦道廣場第一期2樓F14號舖 2506 3168

Premium (中環城) 尖沙咀廣東道33號中環城UG樓層57號舖 3428 3038

◆ 瑞昌錶行 旺角彌敦道580號彌敦中心地下G3A舖 2381 4223

◆ 大昌錶行 香港德輔道中276號興業商業中心地下D舖 2545 8658

◆ 中聯錶行 屯門市廣場一層1035號舖 3188 4419

◆ Tic Tac Time (時代廣場) 銅鑼灣時代廣場9樓924號舖 2506 3168

◆ Premium (信德中心) 中環信德中心2樓246號舖 2857 5368

陽光國際傳媒關於《陽光時務週刊》休刊創新改造的公告

經多方諮詢和反覆研究，陽光國際傳媒公司決定《陽光時務週刊》從本週起（57期後）休刊，籌劃改造。預期三個月內開通全媒體《陽光時務》社區型網絡平台並開始發行相應的全媒體《陽光時務》月刊。此次《陽光時務》創新改造，是包括「陽光網視」在內的一次總體轉型，即從以往單向傳播為主的傳統媒體向以網絡平台為中心的多元交互傳播的全媒體轉型。《陽光時務》的新定位是一個開放參與的智庫型媒體。

網絡技術徹底改變了人類的溝通方式，從而改變了全球媒體業的環境和業態。任何媒體若不能及時地大膽創新來適應這個快速演變的新環境和新業態，就無法生存。兩年來，《陽光時務》電子刊和《陽光時務週刊》的創辦者和全體同仁，以充沛的激情和敬業精神，向全球華人獻上了一個高品質的媒體產品，其進步的追求，廣闊的視野，博大的社會關懷，高尚的審美取向贏得了尊重，但是，我們也清楚地認識到，這個媒體還需要更即時地把握住時代的脈搏，勇敢地不斷棄舊圖新，滿足並創造社會的需求。

我們生活在一個前人無法想像的時代，這個時代最本質的特徵就是人的主體意識全面覺醒。無論在個人層面，在族群層面還是在整個人類的層面，這種覺醒都帶來了對未來的巨大焦慮。消除這種焦慮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讓人們有機會參與對未來的設計，在主動創造未來的合作過程中，共同把握自己的命運。漢語和漢字傳媒在建構人類新的合作秩序中將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這不僅因為漢字文明曾經的輝煌對人類今天的進步有獨特的貢獻，更因為這個文明近年的經濟崛起令其對人類的明天負有前所未有的責任。簡言之，這個文明正在進行的政治、社會和文化重建之成敗，將影響全人類的禍福。

基於這種認識，《陽光時務週刊》的休刊是我們的一次再出發。我們將以同樣的激情和進取精神，探索一條新路，為全球華人和一切關注中國和人類命運的人，參與設計和創造共同的未來，搭建一個理性交往的平台。

我們衷心地感激所有為這個事業付出過心血和犧牲的同道和朋友，衷心地感激賞識和支持我們的廣大讀者，我們期待得到更多人的支持和幫助。

陽光時務週刊休刊改版 訂戶處理方案



紙版

香港、台灣、中國內地、日本及北美地區訂戶

繼續
支持

請繼續支持我們：

訂戶將獲贈改版新刊一期（新刊推出需時2-3月）。

- 如您在試閱後決定**繼續支持**本刊，我們將按新刊定價為您折算新的訂閱期。
- 如您決定**不再續訂**新刊，屆時我們將按未能提供的訂閱期數計算並退款。

需要
退訂

如需退訂：

請您在57期雜誌出刊後，**一個月內**聯絡我們，屆時我們將按未能提供的訂閱期數計算並退款。



電子版

iPad/iPhone 訂戶

需要
退訂

如需退訂：

請您以電子郵件/電話聯絡我們，提供相關支付記錄，我們將按未能提供的訂閱期數計算並退款。

電話 Tel 香港: +852 2595 2122 +852 2526 7818
台灣: + 886 2 6636 8158

傳真 Fax 香港: +852 2525 6149 台灣: +886 2 2708 3544

郵箱 Email subisunaffairs@isuntv.com

..... • *Since 1940* •

ITALY BABY ORGANIC CLOTHING

意大利高級有機棉嬰兒服裝用品



來自意大利的高級有機棉嬰兒服裝品牌babyGNCY，以簡潔舒適的剪裁，配合純天然的有機棉布，製成最高質量的嬰兒連身裝睡衣、內衣、T-shirt及便褲。0至24個月的嬰兒系列更推出配有有機棉製作的公仔、毛巾及口水嗶等精緻禮品。

擁有超過70年布業歷史之集團旗下的babyQNCY，在荷花親子全線發售，讓追求高品質嬰兒用品的爸爸媽媽一同分享到品牌創辦人Emily Lai對小孩那份無微不至的關愛。

7 《陽光時務週刊》休刊創新改造公告

11 出版人的話

P12/中國 P14/圖志 P20/聲音 P21/數據 P22/禁區 P23/新媒 P24/公民



28 COVER STORY 封面故事：90 後挑六四大旗

「愛國」不需口號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說：「如果我是支聯會主席，我不會用『愛國愛民香港精神』這個口號。我覺得是否『愛國』，不需要透過口號的形式表達。我相信每人去悼念，希望中央政府還死難者公道，有不同的理由，而不是限於對國家的認同。」

37 June 4th Special 六四特別報道：香港文化界六四記憶

六四之於香港文化藝術界，後者是前者社會運動的積極參與者，而前者成為後者的集體傷慟，並潛在影響其間幾代人日後心路，乃至香港日後文藝氣質。特約作者盧燕珊撰文梳理八九六四當年香港文藝人士曾做過的作品與活動，十二位受訪者各述當年史，字字心血，風雨未熄。

NEWS 新聞

- 54/香港 梁振英離下台還遠嗎？
- 55/中國 專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
- 60/台灣 我的政治犯父母
- 64/國際 英國脫歐 勢在必行？

PORTRAIT 人物



66 / 賴清德：
從醫師到市長

CULTURE 文化

- 72 /別處 雙重邊境上，幻境與廬城
- 78 /閱讀 看央視如何與權威「共舞」
- 80 /書評 人類如何走出自我中心
- 82 /廣場 牠
- 84 /現場 怎樣告別福音戰士？

COLUMNS 專欄

- 86 /中國政治的「亞文革」狀態 /程映虹
- 87 /不說真話，發誓無用 /徐賁
- 89 /認同，反思，多元共存 /姚新勇
- 92 /央視入台就能糾正國際觀 /宮鈴
- 93 /反恐與民主 /寧二

94 編輯部的故事



NEW THINKING.
NEW POSSIBILITIES.



天大 地大·空間更大

心動價 **\$208,000** 起



Tucson 空間魔術師

城市SUV Tucson，內藏意想不到的超大空間。車廂內做伸展運動？No Problem！坐在全景天窗之下，開揚感、空間感，盡得你歡心。富時代感的中控台設計，配合優越性能及流體雕塑車身設計，盡顯個性。

另備升級版，配備包括：

- 雙區式恆溫空氣調節系統
- 智能鎖匙連一按啟動引擎裝置
- 電動全景天窗
- 電動坐椅
- 倒車警示系統
- 後視泊車鏡

升級版\$238,000 (原價: HK\$248,451)



hyundaihk www.hyundai.com.hk

現代汽車香港有限公司(仁孚行集團成員)

九龍灣觀塘街19號南豐商業中心G4D號舖 電話: 3428 8288 傳真: 3427 5088

維修中心

九龍青山道495號誠信工業大廈地下

電話: 3105 3828 傳真: 3105 3888



Zung Fu Company Limited
仁孚行有限公司

PUBLISHER'S WORDS 出版人的話

又一次告別

《陽光時務週刊》董事長兼社長 陳平



本期印刷版連同其電子版《陽光時務週刊》，是這種形態與內容的時政新聞週刊的最後一期；是作為投資者、出版人對自己所投資項目的又一次告別。

自 1993 年投資「景山遠程教育網」，1994 年投資中國大陸第一個社區寬帶網，2000 年初收購中國大陸出版的印刷版《網絡報》，香港出版的印刷版月刊《紅色資本家》，又收購三星中國的網絡遊戲「碰碰 i 世代」，以及「中文在線」、「中華讀書網」，創辦《空中美語》網上網下教育企業、還做了幾年美國的「托福」和「GRE」大中華區獨家代理，接着於 2005 年後收購《陽光衛視》、又在中國大陸辦了一段時間印刷版月刊《經濟導刊》，二年前創辦平板電腦版圖文聲像並茂的雙週刊《陽光時務》，2012 年 8 月又改版為現在將休刊的《陽光時務週刊》。這一個個凡涉及信息、文化、思想的項目和產品，過程中本人既要創新、又價值觀「守舊」，既想追求商業成功、又糾纏於眾多不識時務的社會責任之中，故結果都是叫好不賣座，左右難逢源，還裏外不是人。回首反思，作為新舊亂交叉、進步與退步並存、良知與常識為金錢所淹沒、道德淪喪、野獸也汗顏的種族人文衰亡時代，本人，幕僚出生的所謂知識分子從商之人，「還抱殘守舊」那可笑之「士大夫情懷」，追求人的自由平等尊嚴實現與唯利是圖商場之中，唐吉珂德是也！所以屢戰屢敗、屢敗屢戰，就為那個被稱作「理想」的東西，就為了如今成為時尚詞彙的「中國夢」，不，應該是加上個「人」的「中國人的夢」！二十年商場中辛苦掙錢，二十年各種各樣媒體中燒錢。自身享受不了世俗奢華倒也罷，年近花甲、落得個苦哈哈中過日子，每見孫兒便內疚。花錢找罪受，花錢招非議，花錢招人恨，花錢成「敵人」！應該承認，

自己就不是投資媒體、包括無論新舊左中右媒體的那塊料！此番剎車，再謀新路，可能是自己人生路上最後一試。能成功否！留待實踐檢驗罷了。

又，本人雖然自上世紀 70 年代中後期，積極參與「四五運動」，80 年代十年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幕僚。然，「六四」激憤之後，內心痛楚雖難消，民主共和不敢忘，但是在上世紀 90 年代改革開放又一次主導社會進程的狀況下，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國大陸需要穩定環境下，繼續改革開放發展經濟、似乎說得過去的邏輯。也曾在 21 世紀初，為祖國的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自豪。故而觀察思考雖持續，議政批判之言甚少。有那麼十幾年，自己似乎告別了政治熱情，一心做個好商人。可是 2008 年的世界經濟危機，中國奧運輝煌下的所謂「中國模式」的幻覺，竭澤而漁透支型發展已近乾枯的實情，曾經發揮巨大正能量的、壟斷一切權力的、中共黨政經企文教醫利益集團即將轉為巨大負能量——自以為，唯有「見好就改、借危為機」，立即啟動民主政治改革，乃是當時中共的利國、利民、也利黨的最佳選擇。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領導中國人民完成中華民族百年奮鬥、百年追求的自由、民主、共和、富強之夢的最佳最後機遇。故強大的歷史責任感又以不可抗力之勢，驅使自己走進陽光衛視演播室，赤膊上陣為政治經濟改革搖旗吶喊。2011 年也是在這種歷史責任感驅使下，又創辦《陽光時務》及一年後改版的《陽光時務週刊》。還是花錢不得好，惹得一身騷，自己不滿意，幾乎所有方方面面也皆不高興。所以只好又一次告別！

此時設想的下次再見，回歸熟悉的幕僚工作狀態，只不過換一種服務於人類社會的獨立幕僚心態，辦一個智庫型《陽光時務》新媒體。期盼讀者祝福成功！**E**



梁振英可能下台 背後的政治邏輯



5月27日林和立在香港《蘋果日報》的文章稱，「北京已放棄特首梁振英」。若沒有可靠消息來源，林和立斷不敢傳播這樣的「政治謠言」。不過，對於梁可能下台的政治邏輯，林和立欲言又止，沒有說破。

林和立形容，北京放棄梁振英的決定是「逼於無奈」而作。曾任港澳領導小組組長、去年3月有份拍板決定讓梁振英上任的習近平，現時對梁非常不滿，決定「殺狼」避免失分；若香港政局在梁主政下繼續「潰爛」，習要負政治責任。

「習要負政治責任」，梁就必須下台嗎？這個推論的理由顯然不充分，除非習自己有了大麻煩。誰都明白，香港問題再大，也不足以讓習發生重大危機。林和立的文章再次確認，沒有習力挺，梁振英不可能當上香港特首。因此，如果習的地位穩固，梁振英就不會下台，至少不會這麼快就被迫下台。而林和立斷言梁振英一定會下台，其內含的政治邏輯就是習遇到了大麻煩，為了自保，只好讓梁下台。而另一種政治邏輯也不是沒有可能，那就是林和立的消息源放出這個消息，也是倒習陰謀的一部分。

（阿鏗）



《金融時報》：

一隻有毒的聖杯？ 中投難以物色新董事長

據《金融時報》5月27日報道，自今年3月，中投公司前任董事長樓繼偉上任財政部長後，董事長一直缺席至今，出現「符合條件的不想接手，想接手的不符合條件」的狀況。報道指，中投在08年的金融危機中嚴重受挫，在其他投資中也業績平平，導致該職位成為一隻有毒的聖杯。一些被請求掌舵的人擔心，這家主權財富基金賬目上的投資可能存在某些不妙的意外，而自己有可能會為此背上黑鍋。



REUTERS 路透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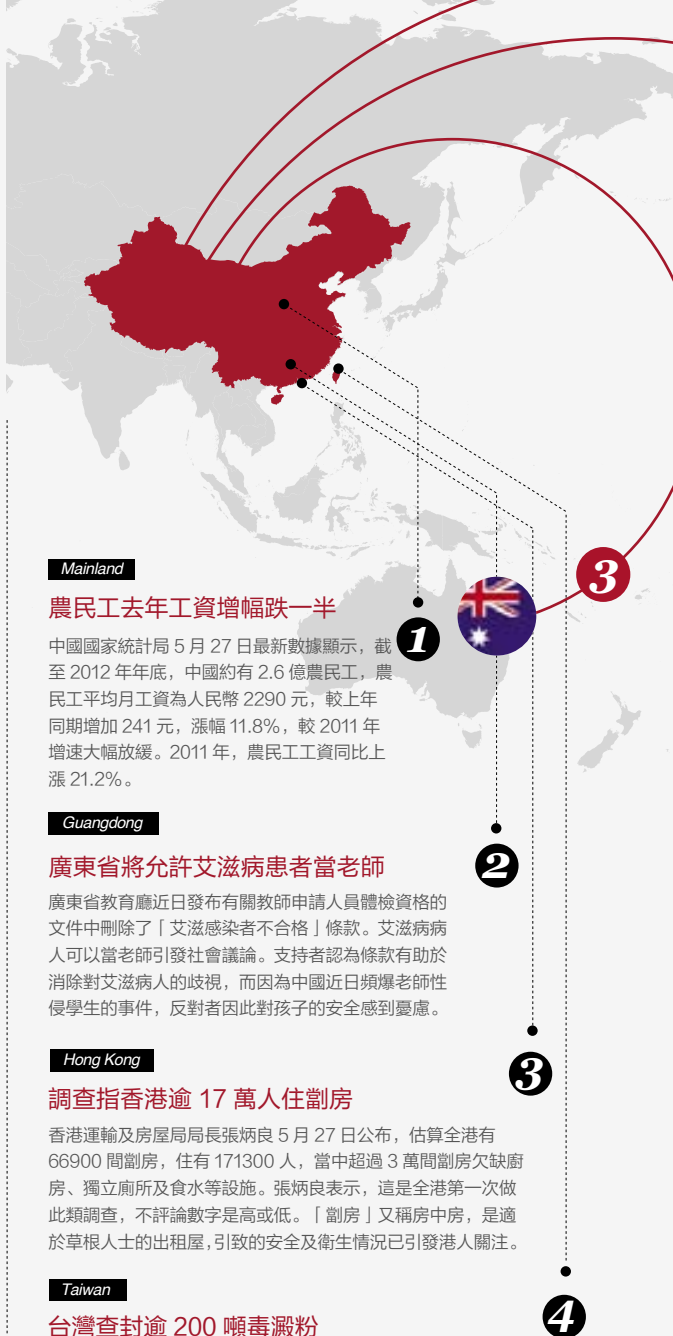
食品安全問題頻生 中國或加大糧食進口

路透社5月23日撰文指，近期廣州市爆出的鎘超標毒大米事件，令食安事故頻發的中國政府壓力再次上升，其中包括放棄毛澤東時代提出的糧食自給自足目標。報道指，中國一直面臨以佔世界9%的耕地養活世界20%的人口壓力，導致中國對糧食產量的重視遠超過質量，包括出現利用被污染的土地和水灌溉農業，以確保糧食豐收的狀況。報道認為，復原被污染的土地需要時間和錢，中國政府會選擇加大糧食進口力度，以應付當前壓力。

The Sunday Telegraph 《星期日電訊報》：

中國腐敗官員 投奔「黑公關」

《星期日電訊報》5月26日報道指，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出現近年最大規模的反腐運動。報道引用中共紀委官員稱，今年42%的腐敗案件都為公眾舉報，而且常常是通過網絡舉報。報道稱，這導致中國腐敗官員出錢僱用「黑公關」，以使自己的網絡負面報道從公眾眼中消失。報道引述一位「黑公關」稱，他們可以刪掉網絡上任何報道，而要刪掉官方喉舌人民網及新華網的報道，收費大概是13000元一條。



Mainland

農民工去年工資增幅跌一半

中國國家統計局5月27日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年底，中國約有2.6億農民工，農民工平均月工資為人民幣2290元，較上年同期增加241元，漲幅11.8%，較2011年增速大幅放緩。2011年，農民工工資同比上漲21.2%。

Guangdong

廣東省將允許艾滋病患者當老師

廣東省教育廳近日發布有關教師申請人員體檢資格的文件中刪除了「艾滋病感染者不合格」條款。艾滋病病人可以當老師引發社會議論。支持者認為條款有助於消除對艾滋病人的歧視，而因為中國近日頻爆老師性侵學生的事件，反對者因此對孩子的安全感到憂慮。

Hong Kong

調查指香港逾17萬入住劏房

香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張炳良5月27日公布，估算全港有66900間劏房，住有171300人，當中超過3萬間劏房欠缺廚房、獨立廁所及食水等設施。張炳良表示，這是全港第一次做此類調查，不評論數字是高或低。「劏房」又稱房中房，是適於草根人士的出租屋，引致及安全及衛生情況已引發港人關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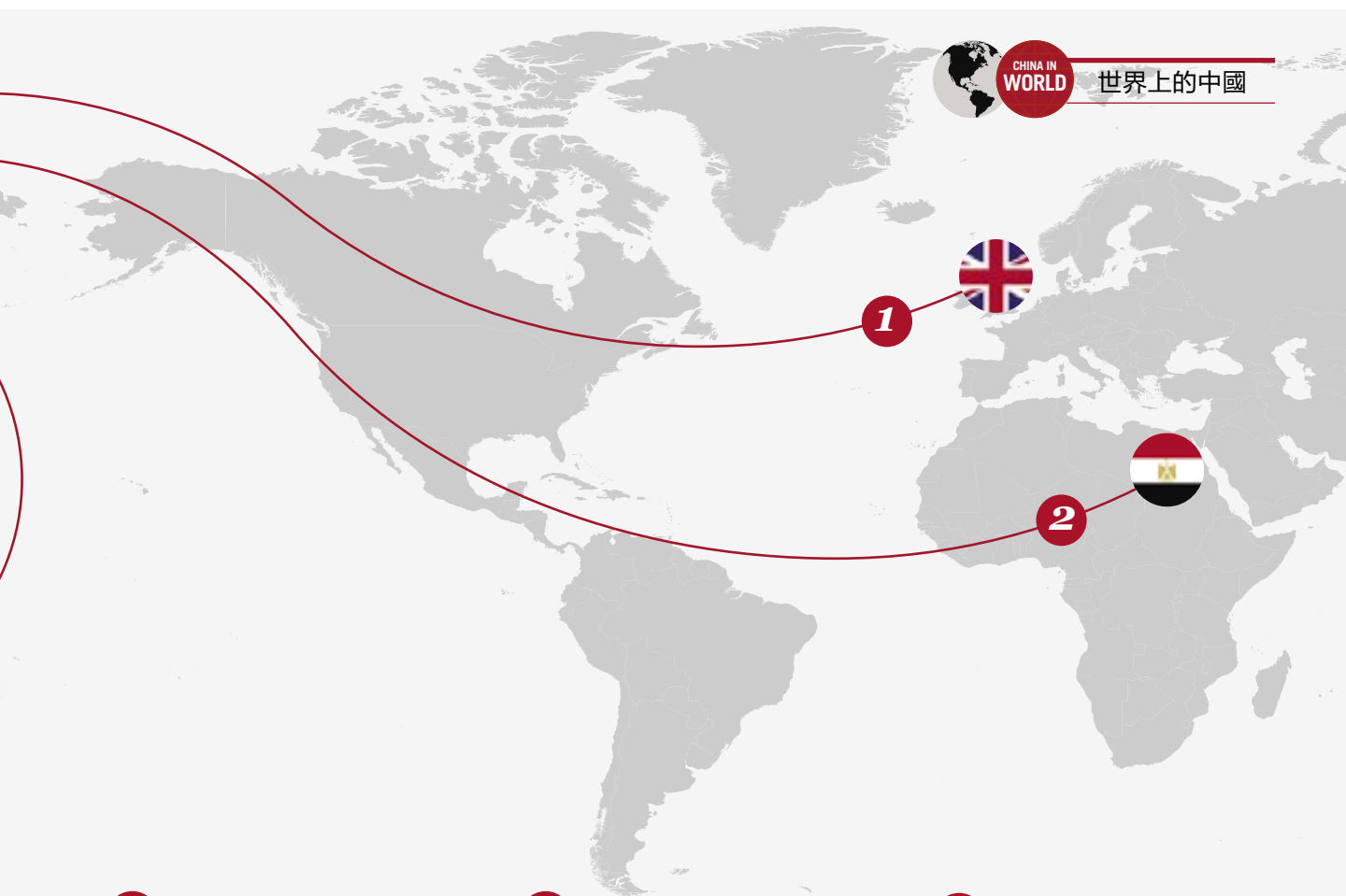
Taiwan

台灣查封逾200噸毒澱粉

台灣上週爆發含毒澱粉（指摻有會導致腎臟受損的順丁烯二酸）風波，並且已波及到販售粉圓、芋圓、黑輪、豆花等各種小吃店，以及炸豬排和或炸雞排的酥炸粉，引發公眾恐慌。台灣目前已回收問題澱粉225公噸。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及上海正密切注意事件。



世界上的中國



1 CHINA / UK

中企擲百億參建倫敦超級下水道

《金融時報》5月27日報道，倫敦正在打造一條造價高達41億英鎊的泰晤士河超級下水道，以避免大量未經處理的污水和雨水直接排入倫敦河道。報道指，這條將從英國議會大廈附近及情報機關軍情六處總部經過的水道，是英國目前最具雄心的基建項目之一，將會由獨立於英國政府的專門公司負責籌集項目資金，而中國的中投公司有可能為其提供至少10億英鎊（約116億港元）的建設費用。報道引述專家稱，這樣龐大的建設項目，獨立於政府而推進，十分罕見。

2 CHINA / EGYPT

中國學生埃及神廟刻字被網民人肉

中國網友5月24日在微博稱，在埃及盧克索神廟的浮雕上刻下「丁錦昊到此一遊」的中文字並為之感到羞恥，引發一些網友開始在網上「人肉搜索」丁錦昊。丁被確認為江蘇南京一名中學生，而其出生年月及曾就讀學校等個人信息也被公開，丁曾就讀的小學網站稍後遭到黑客襲擊。丁錦昊的父母25日致電媒體「對埃及及全國關注此事的人道歉」。事件引發全國範圍內對遊客素質及「人肉搜索」是否涉嫌網絡暴力甚至違法的討論。目前浮雕上的中文字已被清除。

3 CHINA / AUSTRALIA

中國黑客被指竊取澳情報新樓藍圖

澳大利亞廣播公司5月27日說，「中國黑客」盜走了該國安全情報機構新建大樓的高度機密藍圖。報道稱，這些文件包含了澳安全情報局大樓的建築平面圖、通信電纜佈局、服務器位置和保安系統資料等。另據BBC 28日報道，澳大利亞外長卡爾不願就中國黑客是網絡攻擊來源的指稱作出任何評論，但表示「此事對（澳中的）戰略關係絕對毫無影響」。自今年2月起，「中國軍方參與黑客襲擊」的說法在國際上普遍流行。中國外交部一直駁斥這些說法「毫無根據」。



NEWS GALLERY 圖志

多哥·洛美

圖 | AFP

西非國家多哥，首都洛美近日爆發反政府暴亂。其中數名示威者手持武器，與軍警對峙。反對組織聯合號召「讓我們拯救多哥」運動，抗議一名反對派領袖在獄中死亡，最終演變成暴亂。



美國 · 馬里蘭州

圖 | CFP

5月24日，美國海軍學院舉行畢業典禮，畢業生將軍帽拋向天空，互相道賀。







1

2

3

1 中國·廣西

從家鄉廣西柳州市融安縣到深圳工作的劉凌超，在數月前不幸失業，決定徒步走回家鄉，於是背着自己製作的「流動家園」，活像蝸牛般緩緩而行，沿途拾荒變賣為生，5月21日終於走到離家不遠的路上。（Reuters）



2 美國·紐約

一隻小貓在炫耀財富。主人把小貓手執美鈔的照片發布到 Cashcats 網站，參與該網站的照片徵集活動。

3 中國·北京

5月27日，北京釣魚台國賓館職員忙着佈置會議場地，為國務委員楊潔篪接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唐尼倫作準備。唐尼倫是次訪華，主要就中美元首6月初在美國加州會面的安排，與中方協商。（AFP）

VOICE 聲音

還是這件合身 作者 / 鄭曉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日前表示：「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



世上只有爸爸好，有爸的孩子像個寶……



社運成員黃浩銘帶領梁國雄的支持者唱歌。5月26日，觀塘區議會坪石選區補選，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敗給另一位候選人，民建聯的陳俊傑。陳俊傑是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的兒子。

是我們監護不到位，平時教育得不好，我們和孩子向關注此事的人道歉，也向埃及方面道歉。



網上流傳一張照片，內容是埃及樂蜀神殿一隅被刻下「丁錦昊到此一遊」字句。網民追查後發現丁錦昊是南京一名中學生。丁錦昊父母指事件在幾年前發生，當時知道後已責備了兒子，兒子已經知錯。

每個人都經過類似的精神創傷、憤怒與其他不易釋放的感受，我就用想像力與音樂來克服。



大陸異見藝術家艾未未近日推出歌曲《傻伯夷》，以自己在2011年被當局拘禁的事作為背景，以歌曲諷罵中共並表達爭取自由的訴求。目前歌曲被大陸封殺，音樂錄像可在YouTube找到。

是不是請蔡英文自己多努力再選2016？



台灣前總統陳水扁兒子陳致中在Facebook專頁上如此說。陳水扁最近要求加入民進黨，黨前主席蔡英文認為陳水扁應多加努力，爭取社會重新接受，言論惹挺扁人士不滿。

無論找什麼人（入行政會議）都難，好多有識之士都唔想入「熱廚房」。



前港區人大代表吳康民表示，商交所主席張震遠因商交所事件而辭去行會成員和所有公職，對特首梁振英管治造成衝擊。他亦同意有需要整頓行會班子，但過程將會十分困難。

任何知識產權都不能妨礙一個國家保護國民的健康。



世衛總幹事陳馮富珍如此說。沙特阿拉伯副衛生部長表示，去年從新型冠狀病毒病人身上採集樣本到測試結果等了3個月，因為有科學家為病毒申請了專利，阻延診斷測試。

BRIEFING 資訊

RANKING 榜單

2013 年十大奢侈品品牌

資料來源: Millward Brown Optimor

排名	品牌	價值 (億美元) 較 2012 年
NO. 1	Louis Vuitton	227.1 ▼ 12%
NO. 2	Hermès	191.2 -
NO. 3	Gucci	127.3 ▲ 48%
NO. 4	Prada	94.5 ▲ 63%
NO. 5	Rolex	79.4 ▲ 11%
NO. 6	Chanel	70.7 ▲ 6%
NO. 7	Cartier	63.7 ▲ 32%
NO. 8	Burberry	41.9 ▲ 3%
NO. 9	Fendi	36.3 新上榜
NO. 10	Coach	32.7 新上榜

NUMBER 數字

3.2 斤 / 3.6 斤

大陸日前公布了最近一次中國居民膳食營養狀況監測結果，發現最近十年來中國男性和女性分別平均胖了 3.2 斤 (1.93 公斤) 和 3.6 斤 (2.17 公斤)。現時城市中超重青少年男生和女生分別已達 13% 和 9%。報告指乘車時間增加、小孩吃更多西式快餐等原因都是致肥原因。調查由政府支持，覆蓋內地 31 個省市，訪問了 20 萬人。



31.9 歲 / 29.5 歲

台灣《蘋果日報》報道，內政部近日公布台灣男女初婚統計數字，男性和女性初婚年齡分別是 31.9 歲和 29.5 歲，比 10 年前分別增加了 0.9 歲和 2.7 歲。有婦女團體代表說，女性初婚年齡提高的原因在於教育普及化，而且自我成就欲望增強。有學者則表示，民眾多對求學、工作、結婚、生子階段界定分明，不願重疊，建議政府鼓勵民眾打破既有概念。



42% / 39%

英國廣播公司 (BBC) 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國際社會對中國分別持正面和負面看法的受訪者比例分別是 42% 和 39%，比去年分別下跌和上升了 8%。負面看法比例之 39%，是自 2005 年有紀錄以來最高。調查由 BBC 委託加拿大民調公司 GlobeScan 和美國馬里蘭大學國際政策態度項目 (PIPA) 進行，訪問了全球 26299 人。



50% / 68%

現時香港的活牛代理權由五豐行獨家取得，牛肉批發價亦有接連上升趨勢。食物及衛生局委託市場顧問研究廣州、深圳和香港的鮮牛肉價格，發現香港的鮮牛肉價格貴深圳 68%，貴廣州 50%。政府說兩地對活牛品質有不同要求，未必能直接比較；它又表示雖對開放代理權持開放態度，但指出若活牛價高源於供不應求，開放市場則未能治本。



710 萬人

英國國家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英國有 710 萬成年人從未使用過互聯網，當中約六成是女性，四成是男性。未上網的民眾以長者和殘疾人士居多，然而 75 歲以上長者上網比率已有改善，由 2011 年的 23.8% 上升至 34.3%，增加了 160 萬人。至於英國成年網民則有 4350 萬人，成年人上網最高比率是倫敦達 90%；北愛爾蘭最低，有 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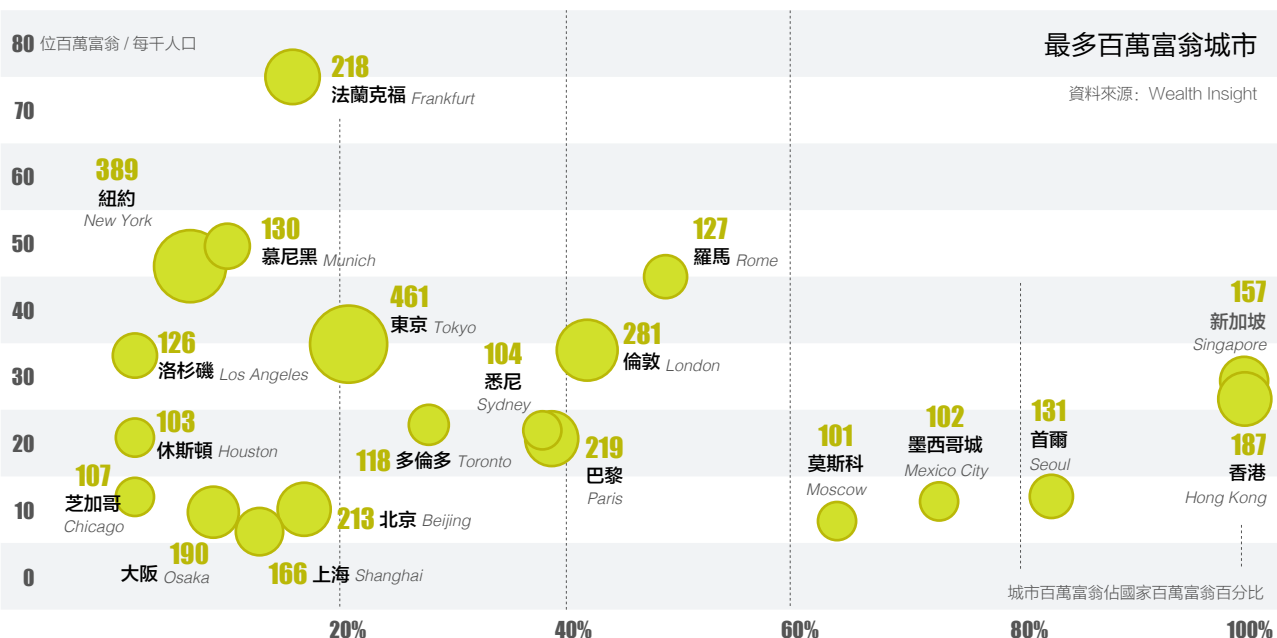


56.27 億

造價達 669 億港元的廣深港高速鐵路，最近被揭發出延誤和超支，318 多個工程項目遭到承建商申索收額外工程費 56.27 億元，比 54 億元的應急款項還要多。根據運輸及房屋局和港鐵提交給立法會的工程進度文件，現時已有 97 宗工程項目已解決，港鐵最終發放了 10.49 億給承建商。至於餘下仍未解決的項目，港鐵仍和承建商洽談，希望能夠降低費用。



GRAPHIC 圖表



STOP
被禁

GO
解禁

1 昆明為保南博會和諧 口罩 T 恤印刷均須實名

昆明轄下的安寧市工商局 5 月 21 日發出通知，要求全市所有口罩銷售者須對購買者實名登記，否則將會受到處罰，很多市民戴上口罩表示抗議。25 日工商局撤銷了口罩實名制規定，但據《南方都市報》報道稱，實名制範圍已覆蓋昆明全市。政府網站上亦出現「迎南博、保穩定」的會議精神，要求白 T 恤、廣告、印刷等行業保證在 6 月底前，對承接業務實名登記。



1 廣東開放異地高考限制 高技能人才及其子女受惠

廣東省考試院近日發布《廣東省 2013 年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工作規定》，規定稱「異地務工人員、高技能人才及其隨遷子女在我省取得入戶的，隨遷子女不受入戶年限、就學年限等限制，2013 年起可在我省報名參加高考」。一直以來，外省高中學生須把戶籍遷入廣東，且具備完整三年高中學籍材料，才可在當地報考。目前新規定的具體實施日期尚不明確。



2 官媒連發反價值言論 微博大號遭集體封殺

在中共被爆出下達「七不講」指示限制學界言論後，官方媒體相繼發出「憲政不屬於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制度」、「我們信仰的主義是宇宙真理」等聲音，引發強烈爭論。同一時期，不少有影響力的微博帳號被註銷，其中包括大學教授張雪忠、學者冉雲飛、吳祚來、律師滕彪、斯偉江，以及記者沈亞川等。慕容雪村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採訪時稱，確定自己上了「黑名單」，並有準備「在這個政權下變成一個隱形的人」。



2 中美「跨境審計」協議現突破 中允美監管機構獲得審計檔

中國和美國的監管機構之間，就關於如何達成「跨境審計」協議已拉鋸數年。據《華爾街日報》5 月 24 日報道，中國已同意允許美國監管機構獲得中國會計事務所的審計記錄和其他相關檔案。投資者對許多中國企業的帳目問題感到擔心，此舉標誌着雙方在緩解投資者憂慮問題上邁進一小步。然而到目前為止，出於對主權考慮，中國始終未允許美國檢察人員進行獨立審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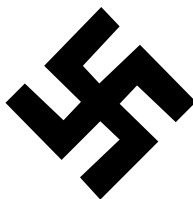
3 土耳其通過禁酒法案 反對者批評國家將更保守

5 月 24 日，土耳其議會通過了一項嚴格限制酒精行業的法案。法案規定禁止刊登酒類廣告；不得以任何形式進行與酒有關的活動；電視、電影和光碟中不准出現鼓勵飲酒的畫面和情節；每晚 10 點至早上 6 點禁售酒精飲料等。法案在土耳其內引起爭論，反對者認為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推出這法案干預個人私生活，令國家更保守。該法案目前等待總統居爾簽署生效。



3 德國法院推翻市府命令 允許新納粹人士遊行

卡爾斯魯厄是位於德國巴登符騰堡州的第 3 大城市。5 月 21 日，該市政府以安全考慮和保障社會秩序為由，宣布禁止新納粹人士所計劃的示威遊行。然而當地行政法院於 23 日晚對此事作出裁決，宣布政府禁令無效。行政法院在裁決中指出，該市政府發出的禁令是對公民集會自由的侵犯，即使不贊同遊行示威的內容，也不得限制人們的言論和集會自由。目前該市政府已向位於巴登符騰堡的最高行政法院提出上訴。



BRIEFING 資訊

NEW WORD 新詞

無德無信美國人

人民網近日刊發了一個新專欄叫＜無德無信美國人＞，主要刊登中國人在美國生活中遇到各種經濟糾紛，從而得出美國人無德無信的結論。專欄自稱要呈現「美國人與事的另一面」，「幫助大家全面認識美國和美國人」。然而案例中涉及的矛盾大多源自中國人對美國規則的無知或誤解。5月24日，該專欄上線後立刻遭到網民熱議，很多網民將中國出現的社會矛盾與美國比較，調侃人民網賊喊捉賊；亦有學者稱人民網此舉是回歸冷戰及文革的話語體系，是歷史倒退。翌日人民網將專欄改名為＜你不了解的美國人＞，也把編者按部分文字細微調整。然而網民和媒體諷刺和抗議的聲音未止，《南方都市報》深度新聞部官方微博帳號，將該專欄前後兩個版本的編語截圖貼出，發起「找茬兒」遊戲請網民對比欣賞。5月26日，人民網再有修改，取消專欄和編者按部分文字，但相關文章內容仍在網站中「美國頻道」保留。



FRESHNESS 新鮮

馬拉松獎金 美金變人民幣



日前天津馬拉松賽中接力專案的獎金幣種問題出現爭議。中外運動員和組織者均表示網站早前公布獎金為美元，也曾致電確認，冠軍隊獎金為5萬美元。但賽後組委會宣布此項獎金為人民幣，稱抗議者網頁截圖為虛假。獲得第7名的山東體校隊領5000人民幣離開，稱「耗不起時間」；包攬前三名的肯亞隊也只得簽字領取人民幣獎金。

大陸男 10 年 6 度偷渡金門 欲向馬英九借錢搞民主



5月24日凌晨，遼寧省42歲胡姓男子從廈門游泳偷渡到金門烈嶼鄉，在渡輪站前被台灣金門岸巡總隊查獲。台灣「中央社」稱，這是他自2003年以來第6次偷渡金門被查獲，每次都會遣送回大陸，也曾被大陸判刑入獄，但出獄後仍設法偷渡金門。該男子表示，想見總統馬英九，借點錢回大陸「搞民主」。

NASA 研製 3D 食物印表機 原料或取自昆蟲和藻類



美國太空總署（NASA）向3D印表機廠商系統與材料研究公司SMRC提供了一筆為期6個月的12.5萬美元資金，要求研製一種通用型食物合成器。合成器功能上類似3D食物印表機，可以用裝滿油、蛋白質粉和碳水化合物材料盒列印食物，而這些材料可能來自昆蟲、草和藻類。SMRC公司創始人考特拉托認為裝置有助解決全球食品危機。

美國出現全能流感疫苗 稱注射一次可終身免疫



美國馬里蘭州疫苗研究中心的一組研究人員近日宣布，他們為針對所有類型的流感中都會普遍存在的某部分病毒，研製出了一種流感疫苗，不僅能夠應對所有種類的流感病毒，而且終身有效。研究人員稱試驗結果表明，這款流感疫苗的功效超過現存任何一款得到官方許可的疫苗，其適用範圍也更加廣泛。

CITIZEN 公民

▶ ACTION 行動

23 MAY 香港

衙前圍村居民籲重開談判



據「香港獨立媒體」報道，香港市區重建局早先向新蒲崗衙前圍村內4戶村民發出收樓令，要求村民在5月22日前離開。村民在限期屆滿的翌日到市建局位於上環的總辦事處示威抗議及遞交請願書，要求市建局行政總監接受請願書並與村民見面；市建局派出一名未曾跟進衙前圍村個案的職員回應村民質詢。村民呼籲市建局立刻回應村民訴求，並重申若市建局繼續拒絕對話，他們會堅守家園絕不搬遷。同受市區重建影響的觀塘及深水埗居民亦到場聲援。

衙前圍村重建問題前後已擾攘6年，村民認為市建局一直採取拖延政策，市建局前主席張震遠近日身陷商交所醜聞更令人懷疑市建局誠信。衙前圍村重建關注組目前已經發起「守屋」行動，村民表明絕不妥協，會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抵抗，直至市建局同意重返談判桌，詳細傾談安置問題。

25 MAY 台北

宜蘭縣漁工職業工會成立



據「苦勞網」報道，經歷了一年半的籌備時間，宜蘭縣漁工職業工會於5月25日在蘇澳鄉天主教聖三堂舉行成立大會。移民勞工們盼能通過工會的集體力量，改善海上漁業工作普遍工時長、勞動條件差的處境。這是自《工會法》2011年修正放寬加入工會國籍限制後，台灣首個由外籍人士為主體所籌組之工會，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現場亦有來自漁業興盛的高雄、屏東等地的移民團體前來取經，希望能讓移工組織工會的風氣持續擴散。

據悉台灣外籍漁工約有5千名，多為菲律賓與印尼籍。他們普遍遭到僱主剝削膳宿費，基本薪資極低，工時長卻沒有加班費；多數僱主也未依法為漁工申報勞健保。工會理事林頓表示，希望工會能幫助外籍勞工解決被僱主和他人歧視的問題。工會目前有89人參與，規模仍在擴大。

27 MAY 廣西

福綿鎮村民抗議違法徵地



據「維權網」報道，廣西玉林市福綿鎮發生政府違法徵收土地事件，連日來不斷發生衝突，甚至出現不明人士鳴槍恐嚇村民的案件。

當地村民唐先生表示，從5月17日開始，地產開發商就一直在福西村強行作業，村民每天到現場阻止施工，雙方多次發生肢體衝突。到了5月22日，有一名不明人士突然拔槍，向天打了3發子彈，警告村民不要再阻撓工程進行。村民於是報警，但警察卻敷衍了事。

據了解，被徵土地已在1990年代被國家認定為「基本農田」，而徵收基本農田須經國務院批准，但村民肖先生說，政府並非以合法報批程序徵地。從2009年9月開始，福西村村民不斷到省市兩級政府及北京上訪，希望討回公道但不果。現時部分村民企圖以更極端方法阻撓施工，不排除會發生更大規模衝突。

BRIEFING 資訊

▶ PARTICIPATION 參與

01
JUN

香港



勞工創意與創意勞工

香港人為了生存，總是留在工作崗位加班；流動上網和智能手機的出現與普及，更成為隨時隨地工作的好理由，結果工作佔據打工仔絕大部分時間。大部分人缺乏閒暇參與文化與創意活動，而創意勞工是否是「寓工作於興趣」的具體表現？研討會希望探討創意勞工在香港的現實情況，以及分享普通勞工如何保留創意，將生存變成生活的方法。

時間：19:00-21:00

報名：鑽石山彩虹道 202-204 號
華茂工業大廈 8 樓 B

02
JUN

北京



英國議會政治的啟示

英國議會制與兩院制如何形成？英國民主運動爭取的是一種什麼權利？光榮革命與法國革命有何區別與關聯，又開創出兩種怎樣的模式？本期「新知沙龍」中，歷史愛好者孫驍驥將從英國議會歷史出發，從英國政治史解讀民主的含義，並探討 18 世紀英國政治史中充斥的種種問題及當中的解決方案，讓我們於此時此地仍能有所借鑒。

時間：14:00-17:00

地點：海淀區成府路
華清嘉園 15 號樓 2006

02
JUN

香港



還海岸生物一個家

在申訴專員展開全面調查期間，環境保護署拒絕根據環評條例撤回大埔龍尾人工泳灘環境許可證，「守護龍尾大聯盟」認為該舉措蔑視香港申訴制度，應當立刻懸崖勒馬。為讓龍尾海岸生物免受威脅，拒絕不可持續發展的無限擴展掠奪式建設，大聯盟號召市民大眾從中環遊行到政府總部，繼續為龍尾發聲，督促政府暫時吊銷、更改或取消該環境許可證。

時間：07:00-08:00

地點：中環 10 號碼頭

29
JUN

高雄



高雄同志大遊行

人們每日賴以生存的生活空間——家庭、學校、職場、宿舍、醫院、洗手間，卻因弱勢群體不同的氣質、外貌和性取向而充滿歧視與欺凌。為了讓同志們擁有正常的生活空間，第 4 屆高雄同志大遊行以「空間革命，異同佔領」為主題，號召支持者一同走上街頭、爭取平權。團體報名請發電郵至：khparade@gmail.com。

時間：12:30

地點：高雄生日公園廣場

04
JUN

香港



六四燭光晚會

24 年來，香港市民堅持為六四死難者舉辦燭光悼念集會，也借此堅守對自由與民主的信念。今年悼念集會亦將照常於維園舉行，主題是「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平反六四，永不放棄」。香港市民將以自己的「愛國愛民」標準反制當權者，拒絕北京將不同意見邊緣化的做法。當日下午 4 時，場地會先行舉辦座談會。

時間：20:00-22:00

地點：維多利亞公園足球場

03
JUN

北京



羅爾斯的慾望自由

羅爾斯視人為自由平等的理性個體，渴望有最高層面的慾望去實踐人作為自由人的道德能力，同時有較低層面的慾望去追求屬於自己的人生計劃，然後在此基礎上尋求公平的社會合作。中國政法大學葡門法哲學研習會邀請周保松教授在大陸首次開講羅爾斯與《正義論》，探討自由主義、社會正義與平等政治。

時間：14:00-17:00

地點：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教學樓 107



韓國松島 ◎ 航空城概念 打造國際商業中樞

韓國房地產近年發展就像它的經濟發展一樣，與世界接軌，應用全球一體化（Globalization）的世界經濟運作模式，建蓋經濟自由區。尤其在仁川，更圍繞該區韓國仁川國際機場，建設「航空城」（Aerotropolis），要點是在飛機場附近通過航空交通帶旺城市經濟發展，打造世界一流水準、可持續發展的國際商業中樞。

一向以來，韓國經濟發展模式都圍繞著首爾，加上名大學都集中在那裏，也因此當地半數人口都在首爾，無論是樓價、空氣質素、交通情況都到達飽和狀態。

韓國政府在仁川建設自由經濟區，由松島、永宗和青羅三個地區組成，規劃開發面積約2萬公頃，計劃投資125億美元。這個自由經濟區將在2020年前分兩期開發，將松島地區建成國際商務和高科技中心，把仁川國際機場所在的永宗地區開發為航空和國際物流中心，青羅地區闢為國際金融和旅遊中心。

「可達性」成買房新準則

在首爾向南40公里，在仁川黃海海岸1,500畝填海所得的大地上建構的松島國際商業區

（Songdo Intern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下稱松島IBD），是個離仁川國際機場只有15分鐘的新城市，可以稱得上是韓國面向國際的大門。來到松島讓人有一種朝氣感，可以穩約感受到這個經濟自由區的動感，因為松島是一座航空城，即依機場而建的城市。過往，機場總是建在城市的外圍區域，現在圍繞著機場興建城市，讓貨品和人流動得快，據《Aerotropolis: The Way We'll Live Next》一書作者之一Greg Lindsay分析，在今天全球一體化趨勢下，講求效率，航空城概念改變了過去買房子的準則：「地點、地點、地點（location）」，變成了「可達性、可達性、可達性（accessibility）」。

2001年韓國政府找到紐約發展商Gale International與韓國發展商POSCO E&C共同開發松島，使其成為接近當時新建成的仁川國際機場的新都市，從而成為世界通往亞洲東北部的大門，並提供便利條件，吸引國際企業及外國投資者。

以前是專門為商業會議而設的酒店，現在是圍繞著商業運作而建設的航空城，因為全球一體化過程中，航空交通必然發達。打造航空城概念近年已經在世界各地漸漸出現，如杜拜、中國、



印度，甚至非洲都相繼建設航空城概念的新興城市，以求更有效的融合到全球貿易運作中。

松島 IBD 的航空城設計是現有航空城中最完善的。設計涵括了幾個世界大城市的特徵，寬闊大道如巴黎，100 畝中央公園如紐約市，小型公園系統如薩凡納，現代化的水道如威尼斯，還有會議中心設計讓人聯想到悉尼的歌劇院。

在文化方面，松島 IBD 也有多種配套，除了有一流的歌劇院、音樂廳之外，還有博物館、水族館和一個興建中的 Jack Nicklaus 高爾夫賽事球道，全世界只有 25 個這種高爾夫球道。

松島 IBD 不單是在概念上迎合全球發展，而且市內的建築物、城市設計也是按照韓國本土環保標準和美國國際 LEED 環保標準（見右文）打造的。去年 6 月 27 日松島 IBD 宣佈完成了 1 千 3 百萬平方米的按 LEED 標準建造的空間。

2020 年完工後，松島面積將超過美國波士頓市中心，辦公面積將達 460 萬平方米，人口預計達到 51 萬 2 千人。政府官員預期，仁川將成為與首爾截然不同的「生態型和智慧型」城市。

此外，仁川已取得 2014 年亞洲運動會的主辦權，將為這座城市帶來可觀的經濟收入，促進當地各項發展，以及提高仁川的國際知名度。仁川市政府預估，亞運會將帶來龐大的經濟效益，可為韓國生產消費帶來 13 兆韓元的收入，並製造 27 萬個就業機會。

1. 松島 IBD 主要設計除了有高科技的辦公室，和世界一流酒店之外，該發展區也包含不同種類的住宅和零售商舖，提供多元的購物、餐飲和娛樂體驗，而且也設有政府和私人學校，以及先進的醫療設施。（網絡圖片）

2. 世界級耀眼新城松島開發區。

3. 聯合國 GCF 總部 8 月搬到松島：松島 IBD 以環保概念建設，擊敗多國對手，贏得了聯合國綠色氣候基金（GCF）青睞，GCF 總部大樓將於今年 8 月落戶松島。仁川市市長宋永吉曾對媒體說：「GCF 秘書處將會有 500 名常駐外派人員。為了爭取每年的基金，世界各國的人員都會來到仁川，因此僅仁川市每年就會獲得 1,900 億韓元的經濟效益。」圖為興建中的 GCF 總部大樓。

（圖片由黃許多娜提供）



正宇環球地產顧問有限公司
DOB Global Property Investment Ltd.

查詢：(852) 9277 5000

電郵：dobg5000@gmail.com



2

九大 LEED 項目成亞洲先例

1 千 3 百萬平方米的空間當中包括 9 個項目，在韓國乃至亞洲均為先例：亞洲第一座獲 LEED 證書的會議廳（Convensia Convention Center），也是韓國第一家超過 1 千平方米獲得該證書的建築物；韓國第一家獲 LEED 證書住宅大廈（Central Park I）；韓國第一家獲 LEED 證書的酒店（Sheraton Incheon）；韓國第一家獲 LEED 證書的學校（Chadwick International School）等。其中 1.33 百萬平方米的國際商業大廈廣場更獲得 LEED 金級認證。



3

「愛國」不用口號 90後擔起大旗

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說：「如果我是支聯會主席，我不會用『愛國愛民香港精神』這個口號。我覺得是否『愛國』，不需要透過口號來表達。我相信每人去悼念，希望中央政府還死難者公道，有不同的理由，而不是限於對國家的認同。」

文 / 陳嘯軒 攝影 / 鍾卓明





香港支聯會在「六四」24週年舉行的維園燭光晚會，今年因為定下了「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的大會主題，在網上引起不少爭議。以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陳雲為代表的部分「本土派」人士，更呼籲市民不要出席支聯會的悼念活動，抗議支聯會和民主派多年來心繫「民主中國」，漠視本土利益。在剛過去週日發起「非法」悼念六四遊行的香港學生社運組織「學民思潮」，大多數成員都不認同陳雲的「中港區隔論」，但就認為「愛國愛民」的口號本身雖然沒有大問題，卻可能脫離了民情。雖然如此，這群「90後」全部異口同聲表示，出席晚會不代表一定認同大會的主題或口號，今年也肯定會出席維園燭光晚會。

今年「六四」臨近之際，陳雲在其個人Facebook上不停發表「港人不應介入中國民主鬥爭」的言論，更質疑支聯會每年舉辦六四燭光晚會，根本不能達到任何成果。他上週接受本刊訪問時更明言，基於「現實政治」考慮，香港人不應過於關注大陸事務，以免中共因為害怕大陸人會要求仿效香港的政治制度，而不肯給港人更多民主。

「愛國」被愛港力騎劫

對於因為「愛國愛民，香港精神」掀起的網絡風波，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說：「如果我是支聯會主席，我不會用這個口號。我覺得是否『愛國』，不需要透過口號來表達，因為『愛』什麼這類東西，只是愛護香港力量、愛港之聲等團體才會用的技倆。」

「我相信每一個人參與六四悼念活動，都有不同的理由。除了由國家認同的情感來看，也可以由世界公民的身分去看。我的學校有一位歷史科老師是西方人，他不懂粵語，但他在香港教書幾年期間，每年都有去六四燭光晚會。他是否愛中國呢？他作為外國人未必會去愛，但他依然出席，原因很簡單，就是他覺得中共當年屠殺學生違反人道。」

黃之鋒又指，無論是「六四」燭光晚會或「七一」遊行，大會的主題或口號，很多都難以取得所有參加者的認同。「貫穿歷年六四晚會的口號，其實是『平反六四』。又例如七一遊行，以往曾把爭取全民退休保障作為訴求之一，但我認識的一些示威常客，對此都不認同，反而大家普遍要求的是民主普

選、梁振英下台。」

去年中學畢業、現於中文大學就讀的林朗彥，則認為「愛國愛民」這句本身問題不大，問題反而出自「香港精神」本身。「誰可以詮釋什麼是香港精神？可能我說出來會被罵！老實說，本土派也不能詮釋什麼是香港精神，陳雲也不能夠。」

支聯會脫離民情

不過，林朗彥也認同支聯會今年的主題，套在今日香港並不適合，「八九民運本身就是愛國民主運動，當年香港人喊的口號是『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只是支聯會這次只講史實，但現在的語境卻不適合，未必掌握到民情。有些人覺得支聯會就『香港精神』妄下判斷，結果就出現很大爭議。」

「我覺得本土派有意在製造輿論，造成很大影響。我想起去年發起『反媒體巨獸』運動的台灣社運人士陳為廷，我在 facebook 看過他經常穿着印着『平反六四』的T恤，但他又經常在網上高呼，『台獨』一定要在我們這一代完成。他在政治和生活層面完全認同台灣，但在公義問題上關注中國，其實兩者不存在衝突。」林朗彥批評，部分本土派人士不斷強調中港矛盾不能化解，但他認為就算不滿主辦單位的作風，市民只要本着自己的信念去參加悼念活動就可以。

學民思潮另一核心成員黎汶洛表示，他個人對「愛國愛民，香港精神」並沒有太大反感，但指出陳雲與「城邦自治派」這次有意借此掀起爭議，一次過清算支聯會過去所有的「大佬式文化」，和六四悼念活動年年如是等其他問題。他認為支聯會近年在支持內地維權運動時仍有一定角色，不宜過於否定。

即將中學畢業的黃莉莉則認為，

「愛國」本身沒有問題，只是近期「愛國」口號已被「愛港力」等親建制團體侵佔。「其實什麼是香港精神，大眾一直沒有一個判斷。以前有人說《獅子山下》（昔日香港電台反映社會現況的電視劇）反映的是香港精神，但到現在這一代轉變已很大。」

「我對支聯會今年的主題不會反感，但我始終覺得，人們不是因為這句口號而去晚會，而是因為大家覺得當年政府鎮壓民運是不公義。如果支聯會的人，當晚在台上高喊『愛國愛民，香港精神』，我也不會跟着喊。如果我們因為這句口號而不去，其實是本末倒置。」

下週二的「六四」24周年燭光晚會結束後，學民思潮將一如去年，在維園舉行學生交流會，去年「六四」晚會後就有逾百人圍坐討論六四問題。黃之鋒說：「對很多學生來說，政治參與都處於很被動的狀態。出席晚會只是燃點蠟燭，參加遊行只是『數人頭』，但往往很少直接參與或有發言的機會。我們構思交流會，就是希望擺脫被動參與，尤其是關於城邦自治派掀起的所謂『大中華』爭論，展開更多討論。」

堅守非暴力原則

在「六四」晚會以前，學民思潮也參加了支聯會在5月26日舉行的悼念六四遊行。遊行由銅鑼灣維園出發至政府總部，大會宣稱有1,600人參加。支聯會今年安排專上學生聯會的代表在遊行「打頭陣」，象徵八九民運的精神薪火相傳。

支聯會的遊行結束後，學民思潮隨即發起事先張揚、以西環中聯辦為終點的「非法」遊行。約500名學生和市民在政府總部起步，但人群行經高等法院門外的人行道時，受到逾



200 警員在路口攔阻和圍堵。示威者於是手挽手躺在馬路，要求警方「開路」放行。雙方對峙了幾十分鐘，直至社民連成員衝破了警方在人行道的防線，才令隊伍得以繼續前行。

學民思潮這次遊行，事前並未如支聯會按照《公安條例》，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書。警方表示，不排除日後追究有關人等的刑責。

近年經常在網絡上揶揄香港社運界人士「不懂抗爭」的陳雲，主張把抗爭全面升級至足以擊潰社會秩序的「勇武社運」，以迫使特區和中央政府就範，但另一方面他又反對由香港大學法律學者戴耀廷提出的「佔領中環」。學民思潮在六四遊行的表現，



是否走向「勇武社運」的道路，又是否希望預演「佔領中環」？

對此黃之鋒稱，在去年9月成功迫使政府撤回國民教育科後，學民思潮將把下一個戰場放在爭取「雙普選」上，並不排除把抗爭行動升級。「過去我們都說，遊行是與生俱來的公民權利，但很多人未必明白。我們這次希望藉行動打破缺口，嘗試在事前只是『知會』警方，看看警方會否放行。」

「我們的理念一直也沒有改變，我們過去組織的街頭運動，除了去年7月29日的反國教科大遊行因為由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主辦才有申請以外，小至幾十人的狙擊民建聯總部，在梁振英大宅外示威，大至幾萬人包

圍政府總部公民廣場反國教科，全部都沒有申請。」但黃之鋒強調，他們的行動以非暴力為原則，不希望與警方有任何肢體衝突，「希望告之公眾，遊行示威就算沒有向警方申請，也可以很克制、和平。」

「政府要推行被視為政治任務的國教科，我們要動員12萬人，搞十日未經申請的非法集會，才能令政府讓步，何況是雙普選？這也令我們考慮，要嘗試突破更多缺口。」黃之鋒笑言，學民思潮成員在六四遊行的表現，已相當「勇武」。

讓群眾習慣公民抗命

早在2010年已因為參加反高鐵

運動而投身社運的黎汶洛也說：「如果與陳雲口中的『勇武』比較，我們起碼付諸實行，總比他只是在網上評論好！坦白說，我們什麼時候見到自治派人士或陳雲的信徒，會好像我們當日睡在馬路上？他們最多只是幾十人，聚集高舉港英旗，高呼『光復上水』，在一些過分民粹的議題上表態。我們真是比他更『勇武』地抗爭，雖然在言論上沒有他那麼厲害。」

「不申請不反對通知書，都可以說是把行動升級。我們未來會朝公民抗命或更直接的行動去做。由戴耀廷提出佔領中環起，公眾的思考除了在普選問題外，也在行動的方式上。我們當然了解現在的社會氣氛，距離全民接受公民抗命仍然很遠，要一步一步讓群眾習慣。我們有示威自由，毋須向警方申請，公民抗命有它的道理。」黎汶洛說。

不過，林朗彥則認為，學民思潮把行動升級，未必與「佔中」有很大關係，而是來自他們反國教科的經驗。「我們佔領了政總廣場十天，廣場上氣氛很熱烈，但我們也看到梁振英和中央態度很強硬。在更加直接關乎一國兩制的普選問題上，究竟我們的行動要去到什麼程度，才能達到目標？其實未來全民需要習慣一些更基進（Radical，又譯激進）的行動，不再只是一些重覆又重覆的遊行集會。」

學民思潮目前對於佔中仍未有任何立場，也不會參加6月9日舉行的佔領中環商討日。黃之鋒解釋：「因為整個佔中安排目前仍未清晰，戴耀廷曾說不接受18歲以下的人參與佔中，我明年仍未滿18歲，能否參與也未可知。」但他表示，學民思潮在未來一個月將在會員大會討論政改問題，並爭取在「七一」前達成共識，公布組織倡議的政改方案。E

「六四」活碑——蔡淑芳： 香港學生接下六四火炬

有人問為何執著過去，何不向前行？他們不理解，親歷過這場血腥屠城的人，根本沒有放下的選擇。六四發生時在京採訪的蔡淑芳，在天安門寫下遺書時立下誓言，如果沒有死在廣場，她就站出來做歷史的見證，從此，她守着了這段歷史 24 年。

文 / 黃麗萍

墓碑，是死者曾經存活於世上的最後依據。六四死傷無數，當權者為了掩埋歷史，死者立碑設墳的最後權利亦被剝奪。蔡淑芳是當年的香港記者，89 年 4 月到北京採訪學運，6 月 4 日，她與學生一起留守到最後，子彈在她身邊擦過，學生在她身旁倒下，死神當時沒選上她，但她卻從此離不開這個廣場，她未敢遺忘，無法放下，多年來，她四處搜集當年的痕跡，把自己化作了六四的活碑，印證着這段被中共大力刷走的歷史。

親睹屠城 沒有忘記的選擇

有人選擇忘記，有人選擇逃避，有人說為何執著過去，有人說何不向前行，但他們不理解，親歷這場血腥屠城的蔡淑芳，根本沒有放下的選擇，「如果我選擇遺忘，我對不起當年天安門的學生，如果我對不起他們，我也無力再行。」

6 月 4 日凌晨時分的北京，槍聲處處，蔡淑芳在天安門廣場，四方八面傳來解放軍已開槍、傷亡慘重的消息，她沒有退避的準備，這兩個月的駐京，她被學運的精神感動，她已決心與學生一起留到最後，見證着這一切的發生。她在流彈中奔走，被血流

如注的學生嚇得驚呆。在凌晨 4 時的一刻，廣場關燈，漆黑一片，恐怖的氣氛在黑暗中瀰漫，她感到死神隨時會找上她，她走到帳幕前，與其他學生一起，在電筒光之下，寫下了遺書。

「在這樣的一個夜裏，我從個人掙扎到成為國家興亡的潮流中淹沒自己，我相信我這樣做是對的。……這國家是沒救的了，這次流血事件叫人們一定要醒過來，徹底地把這政權栽下來……我不想回到過去，庸庸的生活中去，我在這裏經歷了一場革命的洗禮，我已獲得新生了，因此，我再也不用怕死，而且也想迎接死。」那一夜，她立下誓言，如果沒有死在廣場，她就站出來做歷史的見證。

「為何我們堅持？因為我們明白那種傷痛，我們知道這個歷史要靠我們去守住。」蔡淑芳知道，如果連她們這些倖存者也不出來做見證，這段歷史就會被洗去。回港之後，有好一段日子，她在很深的傷痛之中，有時會禁不住默默流淚，中共拒絕了她到大陸採訪的申請，再次刺痛了她的心，她從此再沒有當記者。此後，她在 NGO 做教育工作，並默默兌現當時在廣場的承諾，努力去搜集當年六四的證據，她說：「這段歷史必須再被

看見」。

化作活碑 守住歷史

蔡淑芳打開她面書的相簿，展示着她辛苦搜集回來的「歷史罪證」，「這是王楠，死時十九歲，他希望用相機紀錄下當年的學運，結果子彈穿過頭上的頭盔，中槍身亡……這個是他媽媽，張先玲，就是她把那個有彈孔的頭盔捐給支聯會。」「這個是當年頒給鎮壓六四軍人的勳章，上面竟然還寫著『平息暴亂紀念』。」「這個是開花彈，這子彈會於體內「開花」，令傷口更深，血流如注，是禁用武器，這個政權為了確保自己政權，已經失去理性。」

蔡淑芳收集了至少 202 位六四死難者的資料，成立了網站《廣場活碑》，把每一位死難者的資料整理成「人物誌」，以作悼念；她把當年開槍的地方，重新在網站以地圖展示；她把每一個歷史時刻製作成時間表；她把自己當年在天安門廣場的錄音放到網上，以網站去重現當年歷史。

六四二十週年，蔡淑芳放下工作，參與「我要回家運動」的採訪，協助《人民不會忘記》的再版，籌辦六四舞台劇，並出版了《廣場活碑——



個香港女記者眼中的六四血光》，流亡海外的報告文學作家蘇曉康撰序，他寫道：「她不是軟弱。她只有恐懼，恐懼廣場上的血白流了，恐懼坦克碾壓人群的影像不再震撼。假如六四被遺忘，等於再一次槍殺她。」

假如六四被遺忘，也再次槍殺着其餘六四的生者、死者，蔡淑芳說：「有個北京大學中文系 1989 年畢業的學生，他同屆畢業的十個同學都沒好下場。他失去了工作保證，結果去當了一個割豬的屠夫。他同屆的同學，

有 5 個最後抑鬱自殺。我已是幸運地能在香港這個小小的安全島上，這些六四後在北京生活多年的人，是怎麼過的？」

「那是個有希望的時代」

八九學運的傷痛難忘，但她最念念不忘的，還是北京學生對理想的追尋，「我在那時的北京學生上，看見對理想的堅持，對民主的追求，對尊嚴的執著，這些是很基本的東西，他們沒有做錯任何事。」

她記得，那還是個有希望的時代，「那時的北京人民真的很可愛，齊心合力希望國家變好，哪裏有軍隊，他們就去那裏阻擋；哪裏的學生有難，大家就去那裏幫忙。打官倒、反貪腐、爭民主、爭自由，是每個年青人的理想。那時國家也有很多不好的事，但大家都相信是可以修正過來的。」但從 6 月 4 日廣場關燈的那一刻起，蔡淑芳說：「中國的希望永永遠遠被禁閉起來。」

絕望讓人走向犬儒，不再關心政治，也不再為公義出頭，因為沒有用，也不值得。曾在北京學生身上找到的希望和理想，已消失無跡 24 年。

年青人接下六四火炬

教育局常秘謝凌潔貞指，六四只是歷史長河的沙沙石石；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又說，六四未定性，如何平反？梁振英更問，為什麼第一個拿諾貝爾和平獎的，不是鄧小平？這些話都是對「六四」生者、死者的二次傷害。

24 年堅守歷史，還未看到平反，更多同路的維權人士被關進監獄，但蔡淑芳說，人不能絕望：「我仍然相信人，相信人有良知，如果你不再相信，你會走向邪惡，與他們同化。」

蔡淑芳最近常與香港的年青人一起，今年，香港的年青人成為六四遊行的主力，他們在街上報哀音，他們籌備六四的藝術展覽，他們穩穩接過「毋忘六四」之棒，蔡淑芳說，在香港，她還是感到有扶持的，尤其是香港的年青人。「我很感恩，每次跟他們分享，他們都很體會到我的痛，很樂意幫助我，在行動的時候，他們真的會與你同行。他們就像當年我在北京處處保護我的學生一樣，他們是未被污染的一群。」**E**

我的人生軌跡因六四改變

作者擁有「根紅苗正」的出身和絢爛的童年，卻被母親的信仰和藏書，及父親的「敵台」在心靈中撒播下追求自由的種子。六四學運後，作者選擇出走海外，開始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人生。

文 / 柏因

偶爾聽朋友講，在大陸，根紅苗正的好學生走上社會，一般都會以親政府的眼光和態度，觀察身邊事並選擇立場，以確定個人在體制中的角色身分，並對現實體制與民間二者間的衝突，做出符合個人態度立場的表達。

可以說，經歷了人到中年的體驗，我大體上認同這一觀點。而在我的人生軌跡中，卻演示了與此完全相反的邏輯悖論。

根紅苗正和絢爛的童年

我出生於幹部家庭，受益於家庭和父母的「良好」教育背景，從幼兒園開始，就是區裏幼教系統有名的童星。彼時屢有各類文藝匯演，每一次有演出任務，都由我與本園的一名幼教老師，分別飾演樣板戲中的李玉和與李鐵梅父女，代表本園表演；每一次我們與報幕員一同走出側幕條出現在舞台邊沿時，伴隨着追光刺目眩暈的投射引導，總會從觀眾席一側傳來長時間爆發式的掌聲和緊隨其後的議論。不誇張的說，我的幼年生活，是在掌聲與同伴羨慕的目光中度過的。

小學讀書階段，雖然因母親的家庭歷史和個人原因，我跟隨她下放到西北某地農村落戶，期間她也曾遭受到各種難以言表的屈辱對待，但對於懵懂未知的我而言，畢竟難以體會。況且她早年受洗，或許是受了政治高

壓年代下信徒於心底埋藏的信念的驅使，她顯然刻意淡化痛苦，極力掩飾處境。以致很多年以後，那段生活在我的記憶中，並沒有刻下什麼不堪的烙印或揮之不去的陰影，反而在母親早已不在人世以後，每當我想起那段經歷，總會生發出幾許親近或美好。

聽父親說，我是那所公社小學裏極為罕見的兩名來自大城市的新社員子弟。取決於先天教育所長，我講的是普通話，我的功課年年班級第一，我第一批加入少先隊，我會拉琴還會唱歌。甚至在小學連續五年的班隊競逐中，我都是少先隊組織和班幹部的熱門人選。現在想來，也還會在內心生出些許莫名其妙的優越感。

母親的藏書和父親的「敵台」

初中一年級夏天，母親因久治不愈的風濕心臟病猝然離世，父親從天而降。處理完母親的後事，我跟隨他回到久違了的城市。雖然經歷了少年喪母的苦痛和震撼，而因為有大姊悉心周到的關護，喪母陰霾很快煙消雲散。我繼續讀書學琴，繼續懷揣夢想報國。父親常說，報效國家是我們的義務和責任。我自認是社會主義祖國的接班人，當然對此深信不疑。

母親沒能回來，她所遺留的兩萬冊圖書，靜靜地躺在城裏家中的地下儲藏室和閣樓上。起初，父親和大姊

只允許我選擇性閱讀其中極少經他們精心選擇的小說或圖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我的童年》《苦菜花》等社會主義現實題材類文學，是我的閱讀啟蒙。慢慢地，我的閱讀空間變得寬鬆一些。

父親是現役軍人，每年間斷有三到四個月時間，下部隊指導工作。姊姊們工作的工作、住校的住校，父親不在家的三四個月裏，平常家中只有我和一位阿姨。阿姨來自父親的老家，是他在農村的叔伯兄妹幫着介紹來城裏照顧我生活起居的。她沉默寡言，臉上總掛着冰霜。除去每天早晨叫起床練琴上學，下午準時到學校大門口接我回家以外，父親交給她的另一項重要任務，便是每天盯着我完成不低於三個小時的練琴時間。並在每個週末的固定鐘點，送我到樂團的老師家上琴課。其餘時間，只要我不走出機關大院，一切任由我自行安排。

父親下部隊短則十天半月，長則一月有餘，這段時間是我的狂歡季節。我不用在他的精挑細選的監督下，有選擇的閱讀。也可以逃避每天晚飯時他那極具生澀、令人厭煩的飯間思想政治課。雖然活動空間有限，但只要他不在身邊，我似乎有了空前的自主權和隨意安排個人時間的權利，亢奮愉悅自可想像。讀完四大名著後我意外發現，母親的藏書裏有許多傅雷翻

譯的著作。其中《約翰·克里斯朵夫》還是3、40年代的本，該書紙張發黃變酥，翻檢時稍加用力過度，便發生撕裂或是脫頁。就是這一套四本長卷，讓我對遙遠西方的人文藝術，產生出難以遏制的的好奇與探知欲望。我想到父親書房的一台短波收音機，想起某個週日上午我迷迷糊糊不斷拉錯音，致使他憤怒的拔掉耳機，衝着我大喊大叫時的情景……伴隨他扭曲的表情和聲嘶力竭的嚎叫，收音機音箱裏傳出軟綿綿富於誘惑的女聲：「美國之音，中文普通話廣播……」

我開始想方設法溜進父親的書房偷聽「敵台」，了解到美國之音每天的第二次廣播在下午六點，便刻意將晚上練琴的場所，轉移到父親的書房，甚至以干擾為藉口，說服阿姨允許我關閉房門，獨自一人待在房裏。終於在某個傍晚，我的不軌行徑被出差返回家中的父親發覺，一場意料中的訓斥過後，以後每逢他出差在外，我就会被雙目緊盯的阿姨嚴密防範。

生活又回到了起點，我還是一個好孩子，儼然一切未曾發生。

抗拒「黨的文藝事業」

1987年7月，我以所在大學一名自願要求前往「祖國最艱苦最邊遠地區」工作的熱血青年身分，在學校委派的人事處長的親自護送下，前往西部某省某事業單位工作。至今令我記憶猶新的是，處長當着我的面從挎包裏取出我的檔案，雙手供奉着交給接收單位負責人時說：「我代表學校把我們最優秀的畢業生交給你們，希望他能夠發揮所學，組織上也能愛護培養，最終為黨的文藝事業做貢獻。」到劇團報到次日，團裏為我和其他兩名來自南方某藝術學院的畢業生，舉辦了隆重的歡迎會。歡迎會上，兩位



新同事聽完書記介紹過我的大致來路，同時投來異樣的目光。團領導破例安排我擔任管弦樂隊首席，半年後任命藝委會成員兼樂隊隊長。同事們紛紛不加掩飾的揶揄到：還是外來的和尚會念經！

「好景」不長。一次藝委會有關年終排演曲目討論時發生的爭議，猝然拉開我與團領導及主管上級間的關係。上級要求在新年晚會曲目中加入《紅旗頌》我堅決反對，理由是該作品音樂語彙政治意味太濃，符號化表達太低級。一番面紅耳赤的爭論過後，書記唬着黑臉質問：「你是不是不願意上演歌頌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作品？」我不置可否。書記高聲叫嚷：「不願意歌頌黨和社會主義制度，你上我這兒來幹嘛？！」我語焉模糊。

六四學運造就新生

一年過後，我心灰意懶的回內地讀研。設想在音樂的象牙塔中，尋找自己的夢想。

1989年春夏之交，我和大部分在校生一樣，難以避免的捲入到學潮當

中。想的是為夢想站街，為國家前途示威，得到的卻是坦克上街，刺刀上槍。

1989年6月4日上午，我輾轉飛往歐洲門戶法蘭克福，北京屠殺的頭號國際新聞滿眼皆是。那一刻起，我徹底切斷了我和黨的各種紐帶，並對它不再抱任何幻想。二十四年來，我游離於體制終而被邊緣化、純民間化，並非對體制有什麼留戀，而是血脈親情橫互其間。

見我事業凋敝、成就漸遠，親友們總會在言及時唏噓慨歎。甚至常有人猜想，如果沒有「六四」，或許我會在某個事業單位早結碩果；或許走上仕途成為一名職位相當的體制官吏；又或是任職於某所大學，與當年的師兄妹一道，修行成某一學科方面的出類拔萃者。

我的回答是：沒用。我的因果起始於嚮往自由，即使沒「六四」，也會在後發的某一起群體政治抗爭事件中爆發。我早想清楚了，我想躲也躲不過去。這是我的宿命，我認了！^⑤

（作者是留法藝術家）





不能讓記憶沉睡

香港文化界 八九六四記憶檔案

鳴謝進念、蔡仞姿及各位作者、被訪者提供相片

編者：

六四 24 週年祭前夕，香港部分本土派人士發起不去維園行動。多年來一直以各種行動抵抗六四「記憶」消失的文化界，會如何看待呢？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助理教授梁志和指：「六四是港人重新認識自己身分的過程。學民思潮指我們可以一個世界公民的身份，基於普世價值去關心六四，我認同，但我覺得不止於此。對於我們這些經歷過六四的人，六四是我們回憶的一部分，我是否可以抽身出來，像一個外國人般，只以普世價值去關心這件事，我很質疑。但你問我：『香港人是否完全等如中國人？』



我又覺得不是。這是一個很複雜、介乎於中間的身分，也只有香港人擁有如此獨特的身分。」

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院助理教授麥海珊亦指：「六四，不只是中國的事，並不是因為香港與中國血濃於水、或是要血債血償、更不是因為香港要做什麼民主示範。六四是香港的事，因為這是港人追求自由的很重要經驗和例子，是很多習慣非政治化的香港人首次上街表達自己，是港人在過於守規矩的生活中破個出口、是個人與集體情感的連結。」

圖：（上）1989年7月上環文娛中心多媒介展演《東西遊戲》，鄭志銳的即興形體動作和蔡仞姿的水缸裝置。

（下）1989年5月14日中環遮打道，進念「現在進行式：運動（一）」中「四女組」鮑露倫、馮美華、戴美玲和陳碧如。

文：盧燕珊

記憶脆弱，如果不記錄下來，容易丟失、錯置甚或被策反。二十四年前此刻前後，我們在幹什麼？當香港80、90後青年努力抵抗遺忘時，當年在電視機前首先受天安門現場轉播衝擊的香港文化界，在「前互聯網」年代以怎樣的方式和行動向暴力說不？

於是我請來亦師亦友的前輩，以及幾位當年跟廣場學生差不多年紀的同輩，各自撰寫短文，嘗試將散落的記憶碎片，重新撿拾拼湊，讓非主流論述的圖像逐漸顯現，互補驗證。

因時空所限，沒能做一個整全的文化界「六四記憶檔案」，但或可作為一次自省的開端。首先，不能讓記憶沉睡。

搜索將近四分之一世紀前的記憶蛛絲馬跡，仿如掉進無底深潭，一個小漣漪牽連另一個。那年春夏，作為理工太古設計學院文憑一年級學生，我們基本上已經停課，離開課堂帶我們討論的老師韓偉康，比學生更沮喪。這位我最尊敬的老師，後來移民到加拿大一個叫 Hope 的地方當上救生員。當年同學都忙着一件事：到尖沙咀的商業大廈敲門，請大家幫忙「傳真」，亦聽說有師兄從北京偷運菲林回港。這兩件事，對於 Facebook 一代來說，似乎難以想像。多年後遺留腦海的，還有一個不斷重複講話的「李鵬」——「錄影太奇」鮑靄倫的一個錄像。

影像的兩種力量

此刻，在錄影太奇駐場藝術家林欣傑於 Facebook 發起「當代藝術及政治議題二：六四廿四週年——何時能突破困局？」時，鮑靄倫說，大約在北京戒嚴時，她在「進念」灣仔舊址，找來馮美華、游靜、鄭志銳、潘寶如等，



每人一張柏欖圍坐，面對電視中的李鵬，模仿其講話動作，這個叫《佔領袖》的錄像，在1990年錄影太奇年度節目「捌玖捨遺」（The Year Living Dangerously）中播放。

1989年5月14日，中環遮打道出現十六個蚊帳，進念以「現在進行式：運動（一）」回應天安門廣場的帳幕。其中「四女組」的鮑靄倫、馮美華、戴美玲、陳碧如，每人手執巨型白布一角，像今日80後苦行般，以極緩慢步伐行至和平紀念碑前，將「白色國旗」一格格摺成小塊，如莊嚴祭祀儀式，肅立半小時，烈日當空下，鮑靄倫不支暈倒。她回憶道，「那一刻，很自然地把自己代入了學生的位置」。

6月23、24日，「現在進行式：運動（三）」在沙田大會堂上演，場外的錄像裝置，是鮑靄倫拍攝紅磡火車站北上的直通車，背景音樂是

Meredith Monk 的《Dying》，作品後來剪成《Blue》。她說，那兩個月，思潮起伏，拍了很多東西，但在過百萬人大遊行時，她不想做一個只拿着攝錄機、置身事外的旁觀者，所以她才只帶錄音機，邊遊行邊把雜音紀錄下來。自此之後，每次拿起攝錄機，她都很在意自己究竟是站在外邊或裏面？不過廿四年後回想，最深刻的一個影像，倒是1989年5月6、7日在赤柱聖士提反書院舉行「五四運動七十週年馬拉松音樂會」時，一班年青人圍着「錄影力量」的蔡甘銓，討論如何紀錄這場名為「我要做個口口的人」的音樂會。

今日，在大學教電影、紀錄片和藝術行政課程的蔡甘銓說，那是他們第一個作品。1989年4月，蔡甘銓在《電影雙週刊》刊登一則廣告，集合有興趣用攝錄行動關注社會的朋友組成 Collective，當時參與其中的，有無



線電視編導和香港
電台攝影師。

六四發生後，一班人很緊張地聚集在九龍塘某製作公司，剪輯各種新聞片段，準備帶上大陸，其中包括錄影力量的第二個作品《血路》。蔡甘銓說，那一年，他們是被動地帶着走。由1989至1992、93年，他用V8攝製一個關於北京學生運動和香港民主運動的紀錄片《June 4th and Beyond》，並且以批判眼光檢視社會運動紀錄者的角色。

紀錄片一開始，他和一位志願者邊剪接邊討論錄像拍攝的操縱與道德議題，同時亦向「民主台」致敬。「民主台」是一班草根志願者在灣仔新華社對出長期擺設街站，他們大多來自勞動階層如酒樓侍應，其中有人剃光頭誓言直至民主植根中國土壤為止，而主角是放棄穩定工作去競選區議員的阿牛（曾健成）。

蔡甘銓想知道，究竟是什麼樣的精神支撐他們全身投入民主運動？錄影力量另一成員鄭智雄的《小數人的民主》，拍攝梁國雄的四五行動。蔡甘銓說，「今日，有些人消失，像你和我，有些仍存在的組織卻無所作為，此刻只有一個『影行者』。」數碼網絡年代屬散點透視，大家以各自方式紀錄自己關注的事情，有人退到幕後，但仍然做該做的事情，蔡甘銓去年亦到北京草場地，與吳文光合作交流工作坊，主講社會行動紀錄片。

望神州與閱讀都市

1990年6月，《小數人的民主》在香港藝術中心電影節目「春風吹又生——六四週年祭」中放映，其他還有舒琪《沒有太陽的日子》、黃奇智《八八-八九那些昏頭昏腦的日子》，以及幾部關於東歐解體的紀錄片。1988年為藝術中心成立電影部的黃愛玲，兩星期前從倉庫中找回封塵的小冊子。「真不敢相信已過了差不多廿四年。你不問起來，這些細節都埋在記憶的底層裏，沉睡了。」她說，1989年6月，藝術中心的主打節目是比利時電影節，重點介紹比利時電影大師安狄科（André Delvaux），還邀得他來港參加一個論壇。「那一天，剛好是六四，來的人當然寥寥可數。他來了，杜可風也來了，可是我什麼話也說不出來，狄科很理解，他對觀眾說，他很明白當下中國人的哀痛，在這種時候，現實生活比電影重要。他回到比利時後，還寫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來，體現了一個藝術家的敏感與同理心。」六四發生後，無論是現實生活或藝術，都不再一樣了。1989年7月的電影節目「望神



左圖、右圖（一）：進念「現在進行式：運動（一）」的藝術指導榮念曾，企圖用蚊帳陣法作為「中國文化深層結構」的基本單位，可那刻出現在遮打道已滿載另外的指涉。

右圖：（二、三）1989年7月16日維園「民主藝墟」上，進念的「苦行」其實是8月在日本演出的《百年之孤寂第五年——最後光景》。

（四）「民主藝墟」楊秀卓的《四個堅持》痰罐上，坐着梁文道（左二）和鄭志銘（左三）。



圖：（1、5）1989年5月6、7日「五四運動七十週年馬拉松音樂會」場刊，此次音樂會由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香港大學學生會、浸會學院學生會國事學會及時事委員會、樹仁學院學生會國事學會合辦。台上節目表演嘉賓，由流行音樂人如羅大佑、夏韶聲、葉振棠、彭羚、黃凱芹、周啟生、吳國敬、阮兆祥、梅愛芳到獨立樂隊如黑鳥、小島、浮世繪、盒子（龔志成、彼得小話、韓偉康）、Aliens、Fundamental、Martyr、Juno's Infant、Octavian、Nelson Hui等。（場刊圖片由陳智德提供）（2）藝術中心1989年7月電影節目「望神州」小冊子，除放映中港台導演作品（包括唐書璇《再見中國》、田壯壯《盜馬賊》、陳凱歌《大閱兵》、嚴浩《似水流年》和侯孝賢《童年往事》等），還有西方眼中的中國和亞裔美籍導演作品。（3）在鮑露倫的錄像作品《估領袖》中，所有人都叫李鵬——李鵬是學生？李鵬是革命者？李鵬是李鵬。（4）藝術中心1989年10月電影節目「自由魂」小冊子上寫着：「獻給前仆後繼者 Dedicated to all free thinkers」。

州」，雖然早於六四前策劃，但當觀眾看到唐書璇的《再見中國》、陳凱歌的《大閱兵》，或者西方以中國為題材的劇情片時，已經沒法擺脫另一個神州的陰影。那年10月，黃愛玲策劃了「自由魂」，選映愛森斯坦的《罷工》和《波特金號戰艦》、Andrzej Wajda《大理石人》和《鐵人》、Rossellini《不設防的城市》、Tarkovsky《潛行者》、Chris Menges《A World Apart》、Richard Attenborough《Cry Freedom》、關於曼德拉的紀錄片，還有關於阿根廷獨裁政治的《Las Madres - The Mothers of Plaza de Mayo》。11月放映美國獨立導演Jon Jost、Jim Jarmusch、Gregg Araki的低成本作品，節目名為「秋後算電影的賬」。

當黃愛玲翻出沉睡記憶，我才突然發現，這個「秋後算賬」是我給《電影雙週刊》寫的第一個影評，那年春夏，游靜是《電影雙週刊》「閱讀都市」的編輯。此刻，游靜正在美國做駐場藝術家，沒法找到準確資料——「閱讀都市」做過多少期關於學運和六四的專題，但她記得，潘德恕設計過黑底白字的版面請大家聯署、黃啟裕用散落各處的解放軍帽作攝影拼貼、黃碧雲寫過關於共產黨之死、葉輝以筆名葉彤發表過不少文章。「大約六四前後，《閱讀都市》做了可能是全港最早之一的劉曉波專題。」那段日子，游靜在《星島日報》的專欄「裙拉褲甩」寫劉曉波、寫波蘭和匈牙利兩個共產國家的春天、寫學運的啟蒙、寫中國的「異我」與「異己」、寫嚴峻聲明，還有《東西遊戲》（Object-act-ivities）。

東西、革命、堅持

《東西遊戲》原本是蔡仞姿、梁秉均、龔志成、鄭志銳、梅卓燕、游

靜合作的多媒介演出，「探索概念、形式，與各種藝術表現媒介對話的可能性，並嘗試從日常生活中對物件／東西的思考和想像，誘發出人對環境、生活的反省。從人觀看事物的角度，整理出人與物、人與人各種參差不定的關係。5、6月間的中國民運，自然成為創作環境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

到7月演出時，有更多人加入：陳德昌、馮德君、關本良、陳也、鄭綺釵、黃志輝、鮑靄倫。第一晚，游靜做木乃伊，被紗布包裹，難以呼吸。第二晚，她手執膠紙，即興地將不同物件纏起來。其間，她用剪刀剪掉觀眾的頭髮，有人尖叫，然後梁文道突然脫掉衣服，躺在地，游靜在他身上灑爽身粉，最後地上留下人形白邊。而梅卓燕和鄭志銳，在地板貼着《靜物》詩的位置上，跳起「一個人要抱着另一個人又滑走」的雙人舞。那時，語言無力，吞吐散落滿地，家具崩塌，人與人的信任被殘酷瓦解，看與被看的關係得在混沌中重新審視整理。

鄭志銳雖是進念創會時的成員，但1989年7月16日維多利亞公園的「民主藝墟」上，他沒參與進念的《百年孤寂》動作預演，卻選擇拿掃帚掃地。當時有30多個藝術家和團體參與，其中有楊曦的《炭牆與冰牆》和楊秀卓用四面黑色黨旗蓋着四個痰罐的《四個堅持》。其間，梁文道脫掉褲子，被警察問話，同樣坐在《四個堅持》上的鄭志銳，跟梁文道一起到警署。鄭志銳記得，他亦有份幫忙黃婉玲編導的《又試革命》，梁家輝飾演一個勞動工人。另外，因為他的辦公室在蘭桂坊，四五行動初期的成員經常到那裏開會。後來，一位從大陸出來逃亡者，在辦公室借宿一宵。

1989年6月4日前後，香港每

個角落，有太多事情在發生在蘊釀，沒法一一算清：《大公報》「開天窗」不久，有學生報致電要求多印1000份讓他們派發，沒想到官方黨報竟然答應；在黃大仙城市當代舞蹈團的城市劇場內，「沙磚上」在紮營，與天安門廣場平行進退；學院老師帶着學生作繪畫行動《閉門打狗》；在日本富士山縣利賀野外劇場滂沱大雨下，進念上演《百年之孤寂第五年——最後光景》；盒子樂隊和友人在藝穗會演出「Gun Metal Penguin」；黑鳥樂隊出版《民眾擁有力量》，在摩士公園辦國殤音樂會……

1970年代末，大陸改革開放，香港第一批文化工作者如榮念曾、蔡仞姿、曹誠淵等從國外回來。1980年代，是大陸文化實驗最「百花齊放」時期，而香港另一批文化工作者陸續回來：韓偉康、黃仁逵、何慶基、蔡甘銓、龔志成、黃愛玲……在中英談判觸發尋找香港人身份時，給本土文化帶來各種開放多元實驗的聲音，直至1989年，中國與香港血脈相連。之後，中國一代人的聲音被消亡，再沒什麼願望可言。這邊，有人因絕望出走香港，有人因此決心回來，有人因而背離藝術，有人亦自此介入社會。原來，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六四故事。

廿四年後的今日，有大陸人不明白為什麼香港死纏爛打，因為六四在香港人心底留下的烙印，跟當年北京老百姓一樣，當他們只能沉默，我們必須拒絕遺忘。㊟



圖：（上）《東西遊戲》中，梅卓燕穿着梁秉均的「詩裙」與鄭志銳跳「雙人舞」和「沙磚上」的梵谷（右一）。（中）十八歲的梁文道，從《東西遊戲》觀眾變成脫刺內褲的參與者。（下）《東西遊戲》中梅卓燕以形體動作建構與家物的對話。



► 蔡仞姿

1989：香港大學藝術系兼職講師

2013：1a Space 藝術總監及副主席

真摯自由的個人獻禮

1989 年的夏天，天氣特別潮濕，颱風颳了幾遍，雨又下得兇，我們大都沒有上街遊行的經驗，戴了黑手袖，打着雨傘，踏着數吋深水，不太習慣喊口號，只默默走着，淚水和着雨水，涓涓而下，仿然在大哭。

1989 年春，2、3 月時分，也斯、游靜與我走在一起構思一個跨媒介創作，是想延續 1986 年我與也斯一起作「詩畫舞」展演的理念。當時也斯已拿到贊助，所以製作可以有點規模，同時亦擬定在上環文娛中心展覽廳演出，以開放式的舞台進行，作品命名為《東西遊戲》，包含着兩面性的反諷。那時討論的聚會往往在吃喝中進行。3、4 月的會面已開始談北京的文化躁動，各人的耳朵都豎直起來，漸次都竟以談北京學運為主軸，放不下。誰與誰已到北京支援……我們呢？

5 月每個悶熱的深夜，我們都不

睡，靜聽電台以大哥大電話傳來的訊息，至凌晨 2、3 時。啊軍隊今夜不會入城！大家才安然休息。

《東西遊戲》要演出了！是六四之後的第六個星期，大家只感到文化的無力，一切意義都變得無意義。《東西遊戲》的主軸散落了，在無架構之下成為一個大眾展演平台，一連兩天文化人都來了，梅卓燕、鄭綺釵、龔志成、梵谷、梁文道、盧燕珊……還有黃志輝、鮑靄倫幫忙錄像製作。它成就了一次凝重的即興演出，真摯自由的個人獻禮。

► 陳炳釗

1989：與演藝學院畢業同學成立「沙磚上」實驗劇團／2013：前進進戲劇工作坊藝術總監

我們自己首先受到衝擊

1989 年 3 月底完成了《蛻變》後，作為剛成立的表演組織「沙磚上」的主席，我開始籌備第二個作品《惟有我永遠面對目前》，這是一個聯展式的裝置演出。梁文道、馮敏兒、梵谷、潘達培、黃志輝、林苑鶯等人第一次

走在一起，大家一心想着要衝擊一下劇場觀眾的觀賞經驗。隨着民運的形勢急遽發展，我們自己首先受到衝擊。5 月中，大家認為藝術在革命時刻已然失效，一度考慮放棄。最後，還是在 5 月底如期演出，內容大幅修改，出現更多革命和民主的符碼，更多人參與了創作，包括原為監製的我、城市劇場當時的經理鄺為立等。六四後那幾天，我和張達明等沙磚上友好在市區裏四處張貼標語：「人民屢跌不倒，民主即滅即生」，那是王守謙自資印製的貼紙。然後，我忘記了由誰發起，進念的姚永安、張煥祥（編劇滿道）和我，三人作為召集人，在維園搞了一個叫「民主藝墟」的活動，以露天匯演的形式集合了大部分的戲劇團體和一些視藝界朋友，試圖延續本地文化界對六四的思考。

這之後，沙磚上斷續地找過呂大樂、長毛、Q 仔（黎則奮）等人內部授課。然後在十二月，在鄺為立的建議下，沙磚上邀請了威爾斯劇團 Brit Gof 到港合作，編作了一齣有關香港殖民史的形體劇場《酷戰紀事》。其後一年，沙磚上的創作直接與間接全部與六四有關，我自己則陷入一段頗長的創作低潮，需要重新摸索。

圖：（左）1989 年 5 月底黃大仙城市劇場，陳炳釗和「沙磚上」成員演出《惟有我永遠面對目前》。

（右）1989 年 12 月，沙磚上與威爾斯劇團 Brit Gof 合作《酷戰紀事》。

► 馮美華

1989：香港政府行政人員

2013：香港兆基創意書院顧問 [優質學習]

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後

1989年六四之前數天，是5月下旬的某日，我跟其他人們走到灣仔新華社示威，那天狂風暴雨，但全沒把人們唬走。我們全身盡濕，也全然不動地站在雨中——這前奏是沉重和充滿憂患感。

在6月3日晚上，整個城市的氣壓低沉到使人動不了，那悶熱使人感到風雨欲來。整個城市祈禱中國不會用士兵鎮壓天安門上的學生。但鎮壓終於降臨，我還記得那絕大的悲痛和憤怒，而趙紫陽充滿淚光勸喻學生的影像仍歷歷在目。

我當時是「進念」的一分子，某天我與另一成員到新華社示威和張貼抗議單張，警察干預並抄了我的身分證號碼。當時英國廣播公司電視台在場訪問了我，而我在英的朋友看到訪問播出。

我當時是政府的行政人員，我曾叫同事參與示威，但沒人跟我，更有同事勸我小心行事，因我的名字出現在保安局的有關檔案中，但我一點兒也不理會，繼續參與示威和抗爭性的藝文活動。

當然當時六四的暴行曾使我們感到虛妄，不知道藝術可發揮什麼的功能，但作為一個藝術家，我和其他藝術家朋友皆感到藝術創作若不能回應六四或社會政治動盪的衝擊，它實在是沒意義，不創作也罷。

在六四前，我期待回歸。六四後，我完全不能接受中國政權，雖然鄧小



平仍是我敬仰的一個人。

► 楊秀卓

1989：行為藝術家

2013：資深中學視藝科老師

六四回憶

1988年末我辭去幹了17年的會計工作，本打算出外遊歷一年半載，尋找生命的其他可能性。怎料父親患癌，唯有留下來陪他走最後一程。

由1989年4月5日群眾聚集天安門人民紀念碑悼念總理胡耀邦開始，直至後來演變成一場轟轟烈烈的

民主運動，那幾個月，我的情緒一路被電視機牽引着。

其後，父親過身，邊辦喪事，眼睛邊盯着電視，難過的同時仍心繫北京天安門廣場學生——王丹、吾爾開希、柴玲等幾位樸實的青年人，教我看到中國的希望。從屏幕看到聚集廣場群眾的人數一日比一日多，心情既興奮又鼓舞，人民真站起來了！……直至「四·二六」社論出台，那份怒火不知從何發洩。

在八號風球高掛的橫風橫雨下，我隨群眾從銅鑼灣維園遊行到跑馬地新華社，與數萬人一同呼叫哭喊、情緒高漲激動。

六四槍聲響起，幾個月來積壓的心情崩潰了，悲痛莫名，原先對中國終能自由民主的盼望幻滅成泡影，還要加上無數愛國的無辜學子慘烈犧牲在強權暴政下，那一刻無法面對眼前的事實，內心矛盾、人像懸浮半空、感覺無法解釋、腦海茫然空白、不知所措……

大約過了不到一個月，有人在維園搞了個「民主藝墟」。我創作了一件作品，以四張摺機、四張黑色黨旗、四個痰罐、象徵當年的國策「四個堅持」。信息明顯不過——在黨領導下的所謂「四個堅持」只不過是痰罐內的屎尿。作品放在維園草地，讓觀眾吐痰、小孩痢尿。

當年每位參與的藝術家都獲發一件印有「民主藝墟」四字的T恤。穿了幾年，衣領都開始磨爛了。於是我決定把它收起，打算待六四平反時，再拿出來穿。誰料等了廿四年，我已白髮蒼蒼，平反仍遙遙無期，不勝唏噓！究竟中國何時才肯才能踏出民主的第一步？

之後我投身教書，最大的願望是教出有承擔的公民。

龔志成

1989：香港演藝學院音樂講師

2013：龔志成音樂工作室總監

一些記憶

六四前，我是演藝學院舞蹈系音樂講師，當時大家的腦海只想着北京的形勢，很難正常上課。很多學生帶小型收音機回校，我們便不停收聽電台新聞。整個氣氛混雜着興奮和緊張，大家知道將會有「大事」發生，但那是什麼？毫無頭緒。

那時我和Josh（韓偉康）及其他藝術家朋友，經常到新華社前靜坐。六四屠城後，我記得，很多學生哭了，而我沒法安慰或向他們解釋，為什麼政府會做出這樣的事。可以說，這是其中一個導致我辭去下一年度學院工作的原因，我覺得自己沒足夠「智慧」和不夠堅強，在危機時幫助我的學生。

當一班本地藝術家如麥顯揚和Josh，還有演藝學院科藝系學生，在學校工作室重塑民主女神像時，我非常感動。我經常到那邊看進度，每個參與的人日以繼夜地努力，希望趕及6月18日維園的大型示威遊行。可以說，它讓大家在面對荒謬悲劇時，找

着一點目標。然而有些事情發生，我很清楚記得那天，6月15或16日黃昏前，學校警報響起，保安趕所有人離開，把學校封鎖，當時警察亦在場，並警告，學校遭到恐嚇（有謠言說是炸彈），所有人需要撤離，包括正在做女神像的。當然，什麼也沒發生。第二天學校仍封鎖，並以保安原因要求將女神像移走。沒人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但明顯地，學校可以借安全理由把這「燙手山芋」趕走。

自4月中天安門廣場被佔領後，香港舉行了不少藝術及音樂行動支持北京學生。我、Josh和Pete（彼得小話）參與在尖沙咀明輝中心的演出，我記得Josh用很怪異的方式演繹一首歌：「在老橡樹繫上黃絲帶」，我用小提琴即興，Pete在敲打物件。李繼堃該是其中一位主辦者，演出設備簡陋，現場有警察和便衣。那天在下雨。我和Pete的盒子樂隊參加了6月高山劇場的Musicbus音樂會，我用柴玲的錄音（這是她6月8日躲起來時錄的，10日在香港播出），作為即興小提琴的背景。1990年1月5日盒子在藝穗會做「no subversion」音樂會，1月6日參加高山劇場的「革命音樂會」。

（原文英文，盧燕珊中譯）

黃仁達

1989 / 2013：畫人

關於六四

八九六四那時我在拍《廟街皇后》。解放軍血腥鎮壓之前，香港已經有過150萬人支援北京學生大遊行，大屠殺後，民憤更甚。天安門女神像被解放軍推倒，我們一班搞文藝的朋友都認為該讓女神像在這城市再立起來，大家在中環一家茶餐廳談了一個下午，初步分配了工作，作曲的潘某負責籌募經費，我和小蔡物色製作人員，阿麥本來就是搞雕塑的，他動手做就可以了，演藝學院舞台製作的師生十分熱心，我們就借用他們的工作室製作女神像。小蔡一個國內移居香港的雕塑老師很快就塑出了一米高的女神辦樣，成品則有十多米高，為了方便製作及搬運，得分成三截進行。施工其間有兩個人來探訪，自稱學生家長，要求與每個參與者拍照留念，我們都懷疑他們是新華社的人，有些人就退縮了，包括先前答應負責籌募經費的小潘。女神像最後在維園立起來了，還有當時的「民主藝墟」，於我而言，那是一種追求民主的精神延續，在這樣的時勢下，她是否一件「藝



圖：（左）當年行為藝術家楊秀卓在民主藝墟擺出《四個堅持》，2011年他參與賴恩慈的獨立電影《1+1》演主角之一的爺爺。（右）1990年1月6日高山劇場「革命音樂會」上，盒子的龔志成以即興音樂作背景，穿女裝睡衣的彼得小話朗讀一首關於香港人處境的作品。

術品」，無關宏旨。同時間我們的 Quart Society 有人響應「傳真行動」，大家找來國內城市電話冊，把屠城新聞傳真到內地的商行、學校，以至任何有傳真編號的機構，其間有消息說國內許多傳真機都有國家人員看守，堵截消息，我們想，那就讓負責看守的人員看看他該看的報道吧。

▶ 梁志和

1989：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學生

2013：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助理教授

由救生員到劇場幫工

1989 年春是我大學三年級下學期，所修學科不多，4 月底已完成所有期終考核，想可以度一個最長的暑假。

我對時事沒有特別關心，中國於我是遙遠的，跟台灣，甚至韓日也差不多；「大陸」與我的連繫只是小時候隨母親回鄉探親而已。當許多學生在 4 月下旬的北京悼念胡耀邦而遊行集會，提出反貪腐和民主訴求，我還是在看成國際新聞一樁。

5 月初我開始人生第一份暑期工，在一間五星級酒店當泳池救生員，想着兩個月後拿着工資到中國旅行。工作很清閒，大部分時間都沒有人來游泳，我可以看書、讀報，甚至跑到旁邊的健身室和壁球場去，有泳客才跑回來。還記得那時 Pet Shop Boys 到香港演唱，就是入住我們的酒店，報章上一邊是學運的消息，另一邊卻是他們。

但是當學生開始絕食，媒體的報道愈來愈多，我也為之打動，之後的遊行集會都是大家熟悉的。其中一幕

較為特別，支聯會呼籲全港罷市罷工，酒店特別召開員工大會討論是否響應，那 marketing 的同事以香港淪陷時淺水灣酒店照常營業為例囑我們緊守崗位；已記不起其他同事的反應，總之我是第二天請假去了遊行。

6 月 3 日天安門廣場的民主女神像倒下了，一群本地藝術工作者發起在香港重豎神像，並召集各院校同學參與。6 月 6 日一早我便跑到演藝學院的舞台製作工場——我從未見過如此巨大的工作室——在這裏要造一個七、八米高的雕像。當時由一個居港的前內地美院教授按照泥塑出一個不過半米高的模型，然後按比例放大雕刻到巨大的發泡膠上，最後以紙塗貼在表面，並掃上白漆。頭部細節較多，由已故的麥顯揚操刀，我們這些學生哥只是從旁幫手打磨或黏貼之類小工。記得當時他們還對於女神面容應否保持原來的蘇俄寫實主義風格有所爭論。

中午時居然是富麗華酒店的自助餐到會，剎那間感受到香港人從未試過的上下一心；整天都有願望明天尚在的感覺，直至午夜之前。全人召開大會，說要把一切工作暫停，因為傳聞中共的特工已滲透，現場環境已不再安全。

以後的個多月我目擊斬件的女神像藏於舊港大工程大樓、許多的會議商討神像的去留到神像最後在維園的草地豎立起來。

最後我只當了一個月的救生員，卻因為民主女神認識到一群藝術工作者，當中一個劇場經理給我機會到黃大仙城市劇場當了兩星期的小工。往中國之行告吹了，我改為到尼泊爾跑了三星期，各種細節雖已變得模糊，大時代的場景卻難忘。



▶ 麥海珊

1989：香港浸會學院傳理系學生

2013：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院助理教授

個人和群體如此連繫，第一次。

1989 年，大學一年級，讀電影。當時沒有互聯網，沒有個人電腦，世界很不一樣，資訊不多，流通也慢，可能也是因為如此，人更主動、更投入、更多計仔。

4 月頭學生運動剛開始，學聯第一次搞遊行，當時人不多，走到街上會被商店罵阻礙做生意，那是，我第一次上街。後來學生運動慢慢發展成全國的民主運動，我們每天每小時追着聽收音機，用 VHS 帶錄電視新聞……5 月，開始罷課罷考，在學校、傳理系總有不同的事可參與——大清早把所有報紙讀完，剪下有關的消息，有一天我也做跑腿，把剪報送去沙福道一個 production house，只記得，那裏的人很緊張和沉重，我離開時也呼了一口氣。後來，他們說要到機場派報紙，希望旅客會帶上機，打破新聞封鎖。又有一次，跟着一個師兄去到工廠區，就在路邊架起一個用竹做的小 banner，自然就有一些人走過來聚集討論，沒有差人過來問過是什麼，我知道，那的確確就是自由，如此自由，如此如此。

之後的百萬人大遊行，大家都知道，我們再沒有被人罵阻礙做生意，其實，當時覺得很荒謬，香港人的態度可以如此突變。遊行中，我們自發做糾察，一面在馬路邊拖手做人鏈，一面叫着「歡迎市民加入」；另有新聞系的同學聽着收音機，把最新消息說出來，然後大家會人肉傳開去。

從來沒有覺得個人與群體／社群如此連繫。如此如此。

六四那天，在家，新聞傳來影像聲音，哭了不知多久。然後，我知道，從此，我再不一樣。就在那年10月1日的國殤音樂會，在摩士公園，我認識了AMK的成員，開始我們做音樂的道路。一直到2011-2012年做長片《在浮城的角落唱首歌》，原來，這些都已在，而且，一直在。（注：當時的浸會和理工，仍然叫「學院」，後來才升格為大學）

► 吳文正

1989：理工學院設計系文憑學生

2013：本土文化研究者

青春的驕傲

回首前塵，是一段刻骨銘心的回憶。在躁動的青春歲月，經歷了一場不一樣的成人禮，領略到期盼與理想的瞬間落空，大時代的鞭策和見證與汗淚交織，刻劃上一道永不磨滅的疤痕。

1989年，作為理工學院設計系的一名學生，經常留連在理工學生報的工作室，擔當封面和版面設計工作，在六四事件發生前後的兩三個月，不少的編委同學都日以繼夜留守其中，基本課程已近半癱瘓狀態，全身投入

學運的同學不計其數，期間我差不多每天，都會碰上來自不同院系的同學到來請纓義務支援，他們熱熾和殷切的眼神，令我難忘。

編委會經常討論策略，包括支援、宣傳的各種可能，不同同學都各抒己見，雖則偶爾激烈，但不失理性和具獨特見解，相互之間，存有一份患難與共、同舟共濟的默契和包容，在今天雜亂紛陳的亂世，已難復見。

六四前後，同學們發起傳真大行動，從不同渠道，找來國內朋友或工廠的傳真號碼，輪班式的「FAX」，務求將香港得到的最新資訊，向國內發放，突破所謂的「新聞封鎖」。其中編委會部分同學抱有懷疑態度，擔心訊息早給官方堵截，但聽聞有國內的回覆，此話孰真孰假，今天已無從稽考，然而這些「好消息」已令我們雀躍不已，為往後的長期作戰，注上強心針。往後也聽聞有團體招募義工到邊界，以熱汽球帶上影印報紙，飛越邊境。今天回想來，感到匪夷所思，又是充滿地道的智慧，當然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對學生來說，說是一種鼓勵也好，也是一種保持理性、靈活變通的真切體驗，誰說學生只是激情和非理性的一羣。

在良知感召中，在冷漠炎涼的世情下，努力尋找的，仍是那雙充滿熱

熾、令人溫暖的眼神。為曾經青春，而感驕傲。

► 鄭嬋琦

1989：理工學院設計系文憑學生

2013：「藝術在醫院」總監

風聲雨聲讀書聲

八九六四時我仍就讀香港理工學院的設計文憑。六四運動發生時，正值第一個學期的尾聲，以往我們都只會埋頭苦幹做功課，突然在新聞裏見到北京的學生為當時的社會去發聲，最初都沒有太留意，但當見到情況有改變的時候，同樣身為學生，有什麼東西可以做？

當時，我們同學間亦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其中有同學及老師在課室內外掛了不同的文字標語，表達對國內同為學生的支持，亦將標語掛在身上以藝術的形式遊行校內及校外到天星碼頭。

因為當時國內消息的傳遞非常混亂，有學生提出我們可以將六四事件的來龍去脈以傳真的方式，帶到國內不同的地區，以當時的新聞圖片傳送到不同的國內有傳真號碼的地方，希望能讓國內的同胞得悉六四及相關的資訊，但因為其時國內的科技都頗落後，發覺很難將訊息傳遞；大概整個暑假都回校協助此計劃。過了一個暑假，大家又重回校園的生活，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表面上，生活並沒有任何的改變，但心靈上希望能為這個世界去加添一點美，一點善，對於一個平時只懂



圖：理工畢業後吳文正在報紙雜誌做了十七年新聞攝影記者及攝影編輯，最後專注研究本土文化。

畫畫貼貼的人來說，我只能回到老本行去找尋人生的意義。設計畢業後，成為藝術系的學生，以藝術去尋找生命的根本。

現在我仍穿着當年的一件T恤（文化衫）——前幅：國難當前豈容坐視；背幅：風聲雨聲讀書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色濃烈未受歐美敘事邏輯或藝術與商業市場宰制的電影，青年激蕩又溫柔的搖滾，勇猛得眩暈忿怨的行為藝術；我們瞥見從創傷與封閉凝煉出來的龐大能量迸發，看不見特權階層同等龐大的焦躁。當中年知青與他們的年輕追隨者從文化參與權順延至要求政治參與，並像火一樣遠遠燒出大門以外，老人們感

► 馮敏兒

1989：《星島日報》星期日雜誌記者

2013：週刊健康版記者

焚怒的狂情

我只能記得我想記得的事情，六四沒有改變過世界，只是某時某地的情緒反應。《惟有我永遠面對目前》只是坐在箱子（劇場）裏看着箱子（電視），有人要衝出箱子，不，是衝入箱子。衝上街頭、衝上北京的是陳木南，六四改變了的是他。

古時行刑是要大宣鑼鼓，廣為宣傳，當街示眾的，那就如一個生命劇場，它很重視「大結局」，很想大家能夠掌握每一個最細節的「驚世場面」，充滿意象，就像每個人自己的死亡一樣，細心刻劃，有人怕得像真的自己死了，亦可以磨練意志，參觀了地獄之門後，繼續遊覽大千世界。其實我們體內不都是無時無刻的殺場嗎？只要我們把歷史稍稍向後推，你就會發現一個比一個更殘酷的殺戮，虐殺個人意志，腐蝕人心，培養無情基因的魔鬼程式，一直禍延至今，教人狠心見死不救，那跟自殺毫無分別！但有些人選擇了死，你是阻止不了的，無論你多有「道理」，都戰勝不了他要「找死的道理」，無論是

六四時赴湯蹈火的學生，還是今天撞倒途人，還要再三輾過，唯恐不死的恐怖人心。只要我們回到更早遠的從前，就算最壞的壞蛋，他都可能比「恐怖人」更「好人」。

在《惟有我永遠面對目前》裏，我築起淺水游泳池，騎在注滿水的浴缸上搖動水花四濺，經歷了個人的生死時速，在哭泣、焚怒的狂情中，騎着浴缸逃亡。我不懂演技，我只是在你的面前，示範了我的生命，五臟六腑再無所遁形，再也不管，也管不了你是誰！我記得已逝的一代奇女子狄娜說過：「國是兒，不是母！」而母親總是願意為兒子犧牲的。

► 游靜

1989：《電影雙週刊》「閱讀都市」編輯／

2013：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二十四年的政治啟蒙

那時候，我們並不犬儒。一塊曾經密封多年的土地，悄悄敞開他的門。我們開始聽見來自裏面、沸沸揚揚的人聲，既朦朧又清新的詩，對邊緣地區的質樸粗獷作深情凝視的小說，聲

到天地震動，依稀看見前世。那時候，我們並不犬儒，以為老人夠老，總有包容年輕、反省自身的智慧。我們何其幼稚。當坦克駛過長安大街，紅着眼的軍人持機關槍開始掃射，敢死隊向屠殺人民的解放軍死諫，我們前所未有地通宵哭墳，比面對親人瀕死都悲愴。是我們認同學生的反叛與委曲，因為我們也從沒有政治參與權，亦想穿着睡衣去談判？還是長期的殖民洗腦教育叫我們對這片鄰近地區有近乎偏執、脫離現實的文化認同情感？我們憤怒，因為我們以為那政權比我們認識的橫蠻。但我們認識嗎？我們前所未有地團結；上環有東西、中環有藝墟、電影編輯室一片黑、劉曉波是誰、聯署遊行、每人每天傳真至一百個不知名的號碼。那幾個月我們究竟有沒睡過？那是我們最優良的素質、最無畏的動力被喚醒，但我們不是面對所有事情所有時候都能夠這樣。為什麼不是？我們當時正義感爆棚，是因為我們天生品質優良，還是無法面對我們自身前所未有的害怕？我們害怕什麼？今天港媒像公務員一樣的「中立」教曉我們什麼？二十四年，正是一個年輕人長成的年歲。六四是我們的啟蒙，而真正長遠的政治覺醒與賦權，必須從自身出發。E

「第二代民族政策」的危害

近年來，有人提出「第二代民族政策」，即淡化族群意識，推進中華民族一體化。」此理論的危害極大，因為民族交融是長期自然的過程，任何試圖強制行為都會製造出更大的民族間的鴻溝。

文 / 吐爾文江·吐爾遜

政策來源於中共的民族理論。從瑞金時期到延安時期再到中共建政，中共的民族理論也經歷了不斷修訂的過程。從早期的照搬蘇俄到後來根據中國的情況拋棄民族自決理論和聯邦制，而採取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中國的民族政策是中共根據馬列主義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制定的。

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概念及謬誤

中國的民族政策自實施以來，包括從改革開放以來，並沒有在國內學界引起過多的討論和爭議。主流社會中的學者和普通民眾也一致認為民族政策沒有什麼問題。但進入 21 世紀以來，特別是近 5、6 年來，對於民族政策的爭論突然在主流社會輿論中顯現出來，不僅是學者以及個別官員，伴隨着互聯網的普及，普通民眾也開始對民族政策激烈爭論。主流社會的學者和群眾立場一致，認為現有的民族政策不公平、不符合法治、不適應現實，把當前國內部分民族地區社會矛盾激化視為是民族政策造成的，認為中國的民族政策效仿於前蘇聯，現在前蘇聯都崩潰了，因此我們的民族政策也必須要變。在此番爭論中，主流社會主張改變現有政策的學者基本上都來自民族理論、民族學界以外的從事經濟、政治、公共管理等領域，



到 2011 年，終於有人正式拋出了「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提法。提出「與時俱進地推動民族政策從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轉型，即在政治、經濟、文化、中國的民族社會等各方面促進國內各民族交融一體，不斷淡化公民的族群意識和 56 個民族的觀念，不斷強化中華民族的身份意識和身份認同，切實推進中華民族一體化」。

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提法奪人眼

球，但其內容並無太多的新意，之前在 2004 年就有學者提出加強全體國民對「中華民族」的政治與文化認同，同時淡化 56 個民族這一層面的政治意識，把國內 56 個「民族」這個層面的「民族問題」「去政治化」的觀點。第二代民族政策論者們引經據典、滿篇的國際經驗和數據統計，貌似有理，但其實質是從根本上否定當前民族政策的核心民族區域自治，並以民

族政策實現轉型的幌子達到最終廢除民族政策的目的。

第二代民族政策論反覆強調構建國族認同，淡化族群（民族）認同，以所謂樹立國家意識來要求少數民族消除民族意識。但對少數民族來說，都存在一個不管是國族還是中華民族到底是什麼族的疑問，國族不是一個政治口號，它必定有物理載體，毫無疑問，從人口規模、統治資源、社會及文化影響力來說，國族的載體就是漢族，而國族認同的實質和結果只能是漢族認同，實際上是對少數民族進行一種文化同化的動聽說辭罷了。

第二代民族政策論提出淡化附加在各族群（民族）成分上的政治權利，不允許以各族群（民族）成分來要求在國家享有或在特定區域內享有特殊的權利和義務，所有公民不論族群（民族）成分一律平等。這其實是針對民族政策對少數民族的一些所謂優惠而來的。這種說法從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有道理，但事實上是完全站不住腳的。中國的民族政策是通過對少數民族提供更多的提升政治、經濟和社會地位機會的政策，補償歷史上對少數民族的體制性歧視造成的傷害，以及由於文化（語言）的差異而產生的少數民族在漢族主流社會中生存所要付出更多的代價和努力。維吾爾族說，如果漢族學生能夠用維吾爾語來參加高考，我們同意給他們加 100 分。片面強調絕對平等的弱肉強食的社會叢林法則，並不是對社會公平和正義的維護。更何況在現在的主流社會中，在政治權利、教育、醫療、就業、收入分配等各方面真的存在公民一律平等嗎？

第二代民族政策論者動輒就用美國的例證，來證明我們的政策有問題，美國的好。的確，我也贊同美國對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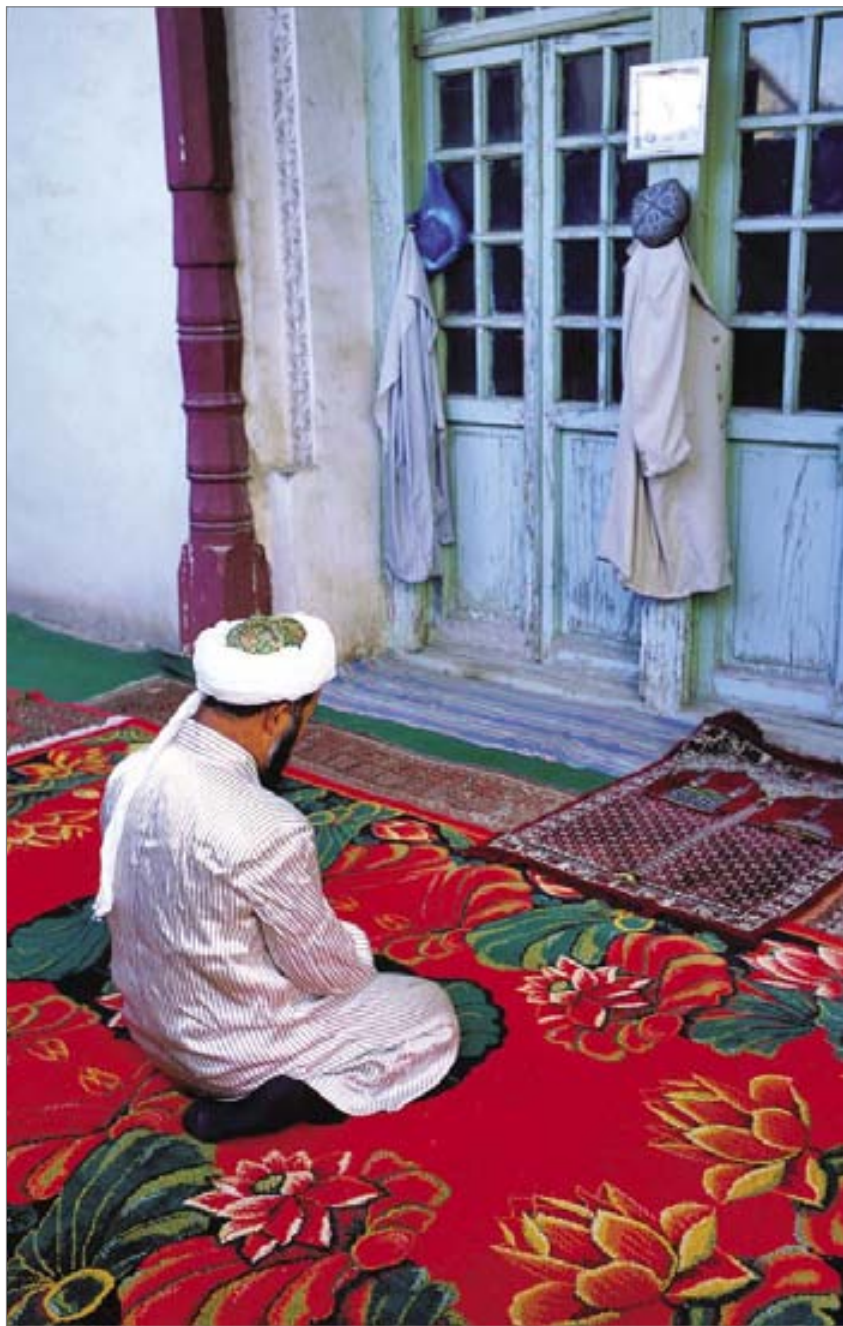
圖：新疆喀什舊城街景。（AFP）

少數族裔的政策。但不要忘了，美國的民族政策是建立在其國家政治制度和社會價值觀念的基礎之上，在美國自由、民主、法治、公正等的制度設計和保障下，才有了其民族政策。中國要借鑒它的民族政策，難道能夠脫離開他的政治制度嗎？民族政策不可能脫離國家政體而獨立存在，只提要學習美國的政策，而閉口不提學習其政治制度，這恐怕不是符合科學的判斷。正是從這一點出發，我認為中國無法採取被第二代民族政策論者認為是很好的所列舉的諸多其他國家實行的民族政策，因為我們的政治體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跟誰都不一樣，在一些具體的操作措施中，可以借鑒國際的經驗，但在民族政策的核心理念和政策路徑方面，我們的民族政策只能走自己的道路，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就是我們探索出的符合中國特色的解決民族問題的政策之路，我們的最佳選擇就是堅持和全面落實這一政策。

了解情況的學者都能看出，第二代民族政策論者論點的提出基本都是基於新疆的情況，但是中國的民族地區不只有新疆，少數民族也不只是維吾爾族。中國的民族地區情況複雜多樣，從新疆的情況就提出一個要影響到全國的政策本身就是錯誤的，更不用說這個所謂的轉型政策其實根本解決不了新疆的問題。

強制同化違反基本人權

第二代民族政策論提出要與時俱進以「去標籤化」作為處理族群（民族）問題的基本策略，以不斷淡化各族群（民族）意識。把「三個離不開」的民族團結昇華為「三個分不清」，以增強少數民族的中華民族身分歸屬。這實際上既是對中國少數民族的污



蔑，也隱含着對少數民族的制度同化，似乎少數民族只有自己的民族歸屬而沒有國家歸屬。事實上少數民族的身分認同是表現為多個不同的層次，從部落、家鄉到民族再到國家是層層擴散和重疊的。彼此之間並不是對立的關係，我是某某族也是中國人，這是

中國每一個少數民族都知道的常識。

更何況「去標籤化」或許可以「淡化」那些我們通過政治建構的如中南方的一些少數民族。但它根本解決不了二代論者們立論的新疆民族問題。因為維吾爾族等並不像國內的不少少數民族是政治建構的民族。從根本上

講，新疆的民族問題我認為實質是種族問題，如漢、維吾爾間的差別和關係如同美國的黑白種族問題一樣，基於視覺就可以看出差別，有沒有「民族」這個稱謂，身分證和個人信息有沒有「民族」一項，對於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蒙古族等根本無所謂，甚至新疆的「民漢」（少數民族與漢族，編者註）差別比美國的黑白差別還大。

第二代民族政策論者提出不同族群（民族）人口的相互通婚，是中華民族發展的客觀需要，對某些少數民族族際通婚率低表示不滿，要求從制度上引導族際通婚，促進中華民族的一體化進程。在當今開放、進步的大環境下竟然在學術界出現這種赤裸裸的種族同化論，令人難以置信。族際通婚與族際間的特徵差別如種族、宗教信仰、語言、文化傳統、政治制度以及價值觀念密切相關，族際通婚率並不能反映所有族際間的關係好壞。即使按照二代論者同意的族際通婚率是衡量族際關係好壞的標準之一，那麼新疆的民漢通婚率低反映出民族關係較差，解決的方法應該是採取措施改善民族關係。但二代論者卻提出從制度上引導族際通婚，違反基本的邏輯常識。

民族地方自治權利未落實

民族政策的實質在建國之初就已確定，那就是少數民族自主管理地方事務，顯示出當時我們在政治上的民主，表明解決民族問題的核心是實行政治民主制度，但是這一點並沒有得到全面的落實。1984年國家頒布《民族區域自治法》，民族政策正式通過法律框架予以確認。但此後的很長時間，五大自治區的自治條例由於國家有關部委在權力分配上不願讓步而遲

遲未能出台，這之後，政府對民族政策的認識實際上已經開始發生變化。2001年國家頒布了修訂後的《民族區域自治法》，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權利開始減少，儘管如此，直到現在，五大自治區的自治條例仍然沒有一個出台，反映出民族政策的全面執行仍然面臨着巨大的思想認識和政策制度障礙。目前國內出現的一系列在民族問題上的矛盾愈加激化的現象，許多人將之歸結為是現行民族政策執行的結果。但恰恰相反，我認為正是民族政策的執行不力才導致了現在的結果。因此，我們要做的是推動和促進民族政策依照民族區域自治的法律框架去切實地實行，而不是要去把原本正確但沒有真正落實的民族政策引到錯誤的方向上。

民族問題是社會矛盾的縮影

目前國內民族地區的民族問題，從根本上說，是中國社會問題在民族地區的反映，折射出的是國家存在的政治、經濟、社會等問題。二代論者迴避這一事實，閉口不談中國社會存在的巨大社會矛盾，反將過錯都扣到少數民族頭上。認為通過民族政策轉型就能夠單獨解決民族地區的社會問題，這恐怕是緣木求魚，政治上的幻想。

第二代民族政策論的最大危害是使得各少數民族對國家民族政策的執行和走

向產生懷疑，從而會破壞中國各民族間在建國以及後來的發展中所形成的傳統良好民族關係，割裂中國多民族社會，少數民族會認為當局是過河拆橋。更會使得少數民族中的精英群體對當局和主流社會充滿疑慮和戒備之心，認為所謂的民族交融實際是主流社會對少數民族的同化圖謀，從而會做出防禦性反應。近年來，不僅是新疆還有其他地區的一些少數民族尤其是與主流社會同質性較高的民族，正在通過包括語言、服飾、宗教、族內婚等方式拚命構築自己的民族邊界。民族的交融是一個隨着經濟社會和政治、文化的不斷發展長期自然形成的過程，任何試圖強制性加速這一過程的行為最後都會適得其反，反而會製造出更大的民族間的鴻溝。

多民族國家民族問題的解決需要一個過程，實現的途徑可能有多條。中國只能採取適合自己現實情況和歷史傳統的政策，但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和國家治理的法制化應該是所有多民族國家根本解決民族問題的必由之路，中國也不例外。⑤

（作者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左圖：新疆喀什舊城的穆斯林祈禱者。（AFP）

右圖：喀什街頭的食物攤檔。（AFP）

族群衝突中的國家與社會

自 80 年代中後期開始，中國社會就漸漸被一種對於族群關係的緊張感覆蓋。中央政府缺乏價值與道義感召力。族群民族主義勢力也無法贏得中國社會內部本群體的有力支持。雙方都不具備壓倒性優勢使對方屈服，因而族群衝突陷入一種持續緊張的困境。

文 / 拉米

無論是近年發生的「切糕事件」，還是以安多地區為主的不斷發生的藏人自焚事件，都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正在當代中國社會發生的一個更大範疇的社會變遷的連續統中的一部分。同時，族群衝突的本質，也並非僅僅是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對抗結構（在某種經驗事實的意義上說，這種結構甚至可能並不真實存在），而可能不過是社會變遷過程的外在表現形式及公共輿論與社會心理的意義生產結果。

自 1980 年代中後期開始，中國社會就漸漸被一種對於族群關係的緊張感覆蓋，特別是在西藏和新疆地區。在這個問題上，一方面，中央政府將之解釋為民族 - 國家外部行動者的政治陰謀，其真正目標並不在於維護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權益，而在於遏制、制約甚至是分裂中國。換句話說，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存在，境外的族群民族主義政治活動家未必能夠得到西方世界如此強大的支持；另一方面，無論是身處境內還是境外的少數民族政治精英，都經常不承認至少部分由他們操縱的族群民族主義運動的戰略方向主要是追求獨立，建立自己的民族 - 國家。在他們的解釋中，這個獨立目標的出現，實際上是因為

看不到中央政府有任何妥協的可能，所以才不得不選擇的極端道路。

「兩面不討好」的中共民族政策

然而，中央政府和族群民族主義勢力都不具備壓倒性優勢使對方屈服，因而族群衝突陷入一種持續緊張的困境。

在中央政府看來，中央對民族地區的治理，自 1949 年後始終採取的是優惠政策。為了實現社會主義原則下的「事實上的民族平等」，中央政府甚至不惜在個體與群體層面犧牲漢族的實際利益和社會公平，使少數民族與民族地區擁有更大的利益機會。無論是西藏還是新疆，不僅是財政淨補貼單位，還是在地方政府層面實施「對口支援」的直接受益方；無論是升學考試還是計劃生育，甚至是刑事責任，少數民族都比漢族面臨更為寬鬆的政策待遇。將中國對西藏、新疆的治理污名化為殖民主義的聲音，從來不曾首先定義什麼是殖民主義，因為歷史上的任何殖民者從來都沒有以這種方式對待過任何殖民地。

但中央政府或難以理解或不願面對的事實是，中國既有的民族政策是一種「兩面不討好」的政策，當少數民族抱怨民族政策的實質是大漢族主

義同化邏輯的時候，漢族卻在抱怨這是一種逆向歧視的政策。對於旨在協調民族關係的民族政策體系來說，政策所涉及的兩大分類集團——漢族與少數民族都不滿意，確是一種詭異的處境。更為重要的是，中央政府雖能夠對社會穩定實施精細化的控制，但是這種強度維穩卻治標不治本，無法促使社會的族群緊張關係發生逆轉，如果不是愈演愈烈的話。

對於族群民族主義勢力來說，高度依賴於西方支持的境外活動家的痛苦在於，儘管西方社會的輿論為他們提供了相當的道義支持，其話語也能與西方主流價值對接，但他們卻無法贏得中國社會內部本群體的有力支持。他們通常將這種現象歸因為中央政府的社會控制，其實未必盡然。除了達賴喇嘛對於藏族群眾具有某種至高無上的宗教影響力之外，境外族群民族主義活動家的西方化話語體系與國內的族群草根社會完全不對接，並不能代表本群體產生於日常生活實踐的真實訴求。同時，境內族群運動更為有效的組織基礎是宗教網絡，而非世俗精英。

對於境內的族群民族主義精英來說，他們中的大多數，實際上都以各種形式身處體制之內。他們必須通過

支持改革開放後新崛起的民間宗教、商業與文化精英，才能與族群運動合流。但這種支持是有限度的，否則就會威脅到他們自身的利益。同時，如果把階級概念帶入對族群內部結構的分析，在漢族社會普遍存在的官民對立與貧富對立的社會情緒，



在少數民族社會內部同樣顯著。我們在一些民族地區的田野調查發現，少數民族底層社會甚至更喜歡漢族幹部，因為他們不在族群裙帶關係的網絡之中，處事更為公正。

政府及民族精英皆缺基層動員力

因此，從結構上看，當代中國社會的族群衝突至少在此刻，只可能是低強度的。然而，至少在當下，中央政府與族群民族主義精英卻也都無法有效地動員底層社會全面支持自身的行動目標。

前者的軟肋在於缺乏價值與道義感召力。曾經對少數民族社會極具感召力的平等、解放與進步的社會主義觀念在市場經濟的殘酷生存現實面前變得蒼白乏力，以官僚體制為中心的治理結構也不能有效回應草根社會變化中的權利與情感訴求，過分依賴強制手段的維穩機制也為所有弱者的反抗提供了一種現實的正當性來源。但不能忽視的是，既有民族政策優待少

數民族的立場出發、經濟發展、財政優惠政策對少數民族草根社會的特殊照顧及其生活品質的提升、少數民族底層民眾對本群體內部等級秩序的厭倦與排斥、60多年來民族-國家建設在各方面的成就，都使任何民族分裂主義運動在中國不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除非中央政府本身出現重大的崩潰性危機。

後者的優勢在於族群民族主義在反體制這一點上配合了普遍生成的社會不滿情緒，並在話語敘述上配合了以多元主義為核心的西方或者說當代世界的主流價值。其致命的軟肋在於：族群民族主義的所有正當性都來自於社會不平等，但在這種由主要市場經濟體制生產出來的社會不平等之中，階級的作用遠遠高於族群。操弄族群民族主義將製造更多的「可憐人攻擊可憐人」的社會悲劇，不可能為大多數社會成員，無論什麼族群，所真心支持。

中國的改革開放，在本質意義上

改變了國家-社會關係格局。在漸漸生成的諸多社會矛盾之中，無論是族群民族主義還是宗教，都是成本最低、影響最大的社會動員工具。在從帝國體制轉向民族-國家體制的過程中，是中國共產黨通過對基層社會的精彩動員完成了國家對社會的全面而直接的治理與控制，但也在社會結構變遷、價值意義流變與官僚體制的僵化過程中漸漸銷蝕了國家對族群草根社會的感召力與影響力，並逐漸開始面對地方社會與新一代族群精英崛起後所帶來的複雜局面，特別是當全球化為這種局面不斷賦予某種世界性意義的時候。

當國家與社會在族群衝突上共享一種緊張感，國家唯有通過與社會的有效溝通，方能破局。我個人相信，當溝通之門敞開，族群關係的真相也許會讓很多人大吃一驚。恐懼、怨恨與理解，從來都是相互的情感，而非取決於任何一方的單獨定義。^⑤

（作者是中國大陸民族問題研究學者）

梁振英離下台還遠嗎？

梁振英頭馬張震遠遭警方調查，事件可能會拖累梁振英提早下台。

文 / 黎則奮（時事評論員）

梁振英的首席智囊、行政會議成員兼市區重建局局長張震遠，因名下的香港商品交易所財困涉及偽造文件詐騙罪，受商業罪案調查科調查而被迫辭去所有公職。

商品交易所成立於 2008 年，本來着意發展石油期貨等商品業務，但得不到中國證監會的支持，無法在內地開展實地商品交易業務，要遲至 2011 年 5 月才可能正式啟業。但只限於黃金和白銀買賣，且非 24 小時運作，缺乏競爭力令業界不看好。不過自 2011 年梁振英宣布參選特首，並由張震遠擔任競選辦主任後，商交所由開業後每月成交商品合約總數只有 24553 張，大幅飆升至 141939 張。去年 7 月梁振英上任，張震遠獲委任行政會議成員及後，商交所的每月成交商品期貨合約總數更激增至 20 萬張以上，由此可見張震遠的政治權力。

然而，好景不常，今年 1 月劉夢熊倒戈相向，暗示梁振英身邊重臣有資金問題。商品交易所的每月成交商品期貨合約總數即下跌至 39134 張，四月更暴跌至 18189 張，收入完全無法維持經營開支。商品交易所明顯入不敷支的違例情況，年初已為證監會知悉，連民建聯陳鑑林和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亦先後表示知道。如果按照正常做法，商交所早已被勒令停牌，但事件拖至 5 月 18 日才公諸於世，明顯是有人從中作梗，一直拖延，讓張震遠有足夠時間張羅籌集資金，掩

蓋危機。不但如此，今年 4 月，張震遠在市建局的主席職位本來任期屆滿，卻獲破例延任兩年，《信報》政情專欄作者余錦賢更透露，政府本來積極推薦張震遠接替錢果豐出任港鐵主席，目的顯然是要增加張震遠與商界討價還價的融資籌碼。

可是，事與願違，由外籍人士歐達禮新任行政總裁的證監會掌握商交所偽造文件證據，轉交警方調查，迅即有人被捕和起訴，事件再也掩蓋不住，張震遠由停職轉為全面辭退公職。

事件急轉直下與梁振英的政治行情趨淡有關。原投機挺梁的富商與其劃清界線拒絕施予援手。有人甚至向中央舉報，使中央下令兩間商交所股東中資公司中遠國際和工銀亞洲交代清楚，後者的母公司工商銀行副行長兼商交所董事會前主席王麗麗，更突然宣布辭去工銀和商交所的職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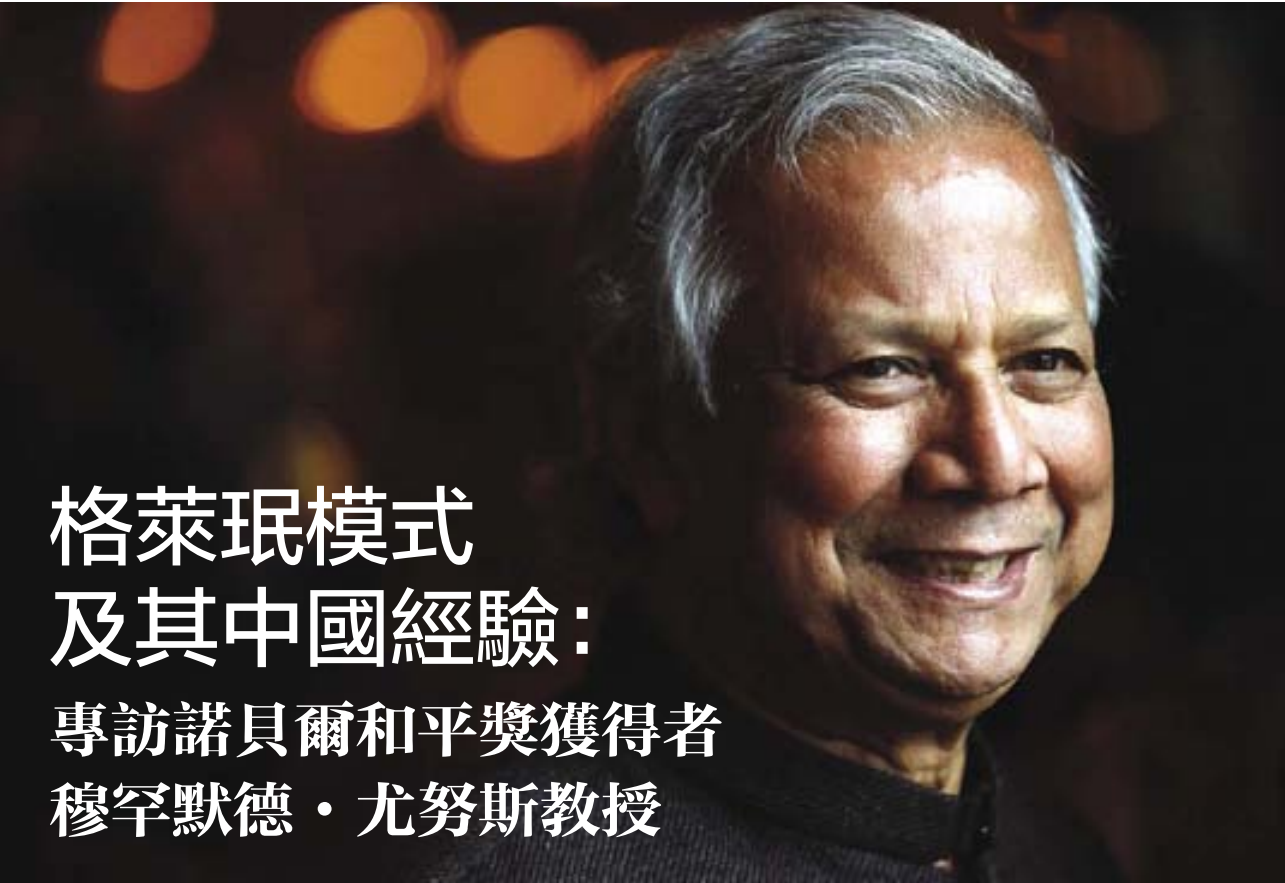
幾名被起訴的大陸人士，都是不見經傳的人物，他們捏造幾十億元的信貸證明，從動機推敲，根本沒有明顯利益和目的，除非是收入錢財，受人所託。因此，只要有證據證明張震遠與他們認識，又明知他們沒有財力而仍然以偽造文件向證監會證明商交所獲得融資，資金周轉不成問題，張震遠被拘控的日期，便不遠。

但問題就來了。第一，特區政府早知商交所財困，卻遲遲不讓證監會履行應有的職責，還要在關鍵時刻委張震遠以重任，梁振英包庇的意圖，

彰彰明甚。第二，如果張震遠涉及偽造文件詐騙，梁振英有否同流合污，最終分享張震遠的經濟收益，馬上成為公眾疑問。不要忘記，梁振英在海外擁有一間 BVI（英屬處女島）公司，至今仍未清楚交代有關詳情。即使梁振英不涉利益繆綳，但倘若張震遠最終被揭發以權謀私，一再賦予張震遠公權的梁振英，亦責無旁貸難辭其咎。

當日梁振英宣布參選，全無人脈關係的他竟然得到張震遠和劉夢熊拔刀相助，終成功奪取特首寶座，明顯是因利結合，各取所需。按梁振英競選政綱，土地發展和金融發展局都是重點大計，相信出謀獻策的正是張震遠。市建局和港鐵都是香港國企，操控最多土地資源，加上嫡系梁粉陳茂波出任發展局局長，全港土地幾乎盡歸旗下，試問地產商又豈能不俯首稱臣？要選擇性地輸送利益易如反掌。至於如今形同虛設的金融發展局，倘若一如最初的構思成立主權基金，分享金管局的投資權力，由梁粉出掌，商品交易還能不其門如市嗎？

但梁振英志大才疏，倚重的人物又虛有其表，品格、信用、能力皆成疑，一個奪權發達大計，最終功敗垂成。對中央來說，連串醜聞充分證明梁振英是個徹頭徹尾無能的政治騙徒，完全缺乏管治能力，再苦撐下去，只會令局面更難收拾，看來港澳協調小組真的要啟動 B 計劃，準備梁振英下台的工作了。●

A close-up portrait of Muhammad Yunus, an elderly man with grey hair, smiling slightly. The background is dark with out-of-focus orange lights.

格萊珉模式 及其中國經驗： 專訪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 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

在中國，一切都是政府、政府、政府。而我們必須鼓勵民間資本的發展，鼓勵它們參與更多不同的事情，小額信貸就是其中一種。鼓勵私有領域做社會企業，並不會對國家造成什麼傷害。

文 / 劉冉

人力車夫漂亮地拐彎剎車，興奮地指着身後的格萊珉銀行大廈說「你們知道嗎，這棟大樓足足有 21 層！」

作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孟加拉首都達卡始終裹着一層濃烈的喧囂。生活似乎在近地平面處延展：貼滿廉價裝飾的人力車，樹蔭下標價五塔卡的理髮攤，露着鋼筋的百貨商店，車門處吊着乘客的破舊大巴……而這棟矗立在市區中的 21 層大廈，沉默而嚴肅地俯瞰着它立誓要送進博物館的貧窮。

在孟加拉政府的壓力下，一手創立了格萊珉銀行並因此而獲得 2006 年諾貝爾和平獎的穆罕默德·尤努斯教授，於 2011 年 5 月被強行解除銀行總經理職務。但他並未就此離開這棟建築：目前，他在位於大廈六樓的尤努斯中心擔任主席，致力於與世界知名學府合作、推廣社會企業理念；同時，他也是格萊珉信託的執行董事，而該機構的目標是在世界各地複製格萊珉模式，拓展小額信貸產業。因此，年過七十的尤努斯教授仍舊過着空中

飛人的生活；我們足足賴了一天，才等來剛剛由義大利風塵僕僕返回的他。

「窮人的銀行家」，這個吊詭的名詞在他的身上似乎並不顯得矛盾。尤努斯教授身穿樸素的灰色短衫和格子坎肩，神情謙遜而內斂，只是每當談到與信貸相關的專業議題，特別是小額信貸領域出現的種種異化之時，他會激動地揮舞手臂：「小額信貸是一門生意，跟慈善無關。窮人借了錢，他們會還，也會付利息，那你為

什麼要把他們的臉展示給其他人看？他們又不是乞丐……人的尊嚴是很重要的。」

在一個多小時的專訪中，尤努斯教授坦誠地描述了過去在中國遇到的種種障礙，也流露出對於金融法規改革的期待。

截至目前，格萊珉信託與中國有十幾個合作專案，更有來自孟加拉的職員直接在四川和內蒙古開展工作。然而，銀監會對民間小額信貸機構的苛刻規定使得格萊珉模式步履維艱，在中國募資的障礙也為諸多民間機構戴上了鐐銬。「一旦有了吸儲能力，資金問題就會迎刃而解，機構就能迅速發展起來。」尤努斯教授分析道，「雖然中國已經有相關的小額信貸法律法規，但仍然不允許吸儲；儘管我一遍一遍地勸說，但仍舊沒有成效。」2008年，銀監會和中國人民銀行聯合發布了《關於小額貸款公司試點的指導意見》，其中對小額貸款公司的定位依然是「只貸不存」。

篤信自由市場力量的尤努斯教授，委婉地抨擊了效率低下的政府慈善項目，認為能夠自負盈虧的社會企業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出路。在他看來，「與政府合作，一切都會變得曠日持久，常常陷入拉鋸戰，因為他們完全不知道該做什麼，也無法做出好的判斷……在社會企業的發展中，獨立自由的個體企業家才是最重要的角色。」但同時，談及印度曾出現的小額信貸淪為高利貸的情況，他也流露出幾分憤慨，表示支援政府對最高利率設立標準。

訪談結束時，達卡的夜幕已經降臨，市區因慣常的突然斷電而陷入一片漆黑，卻又在轉瞬間星星點點地亮起來。「合作愉快，與中國。」握手告別之際，尤努斯教授對我說。

我沒有問他，這是總結，還是期許。

以下是陽光時務週刊對尤努斯的專訪摘要：

Q&A | 陽光 = 陽光時務週刊

陽光：最初想到通過小額信貸來扶貧時，你是試圖與孟加拉政府和國有銀行合作的；但後來，您設立了獨立的格萊珉銀行，政府只佔3%股權。您是否認為小額信貸企業應當獨立於政府運行？

尤努斯：沒錯，服務於窮人的小額信貸機構最好遠離政府。因為政府畢竟是一種政治組織，而當政治介入運轉信貸項目的機構，就意味着政治就介入了信貸本身。政府對權力而非信貸感興趣，他們會將政治因素捲入信貸項目。這是針對我們孟加拉的情況而言，並不意味着處處如此；但是，一旦這種情況發生，政治目標將取代金融目標，而金融機構的嚴謹性就無法保持。此外，我們想確保窮人能擁有和控制自己的銀行，這就是為什麼格萊珉97%的股份在窮人手中，而政府只有3%的股權。

陽光：格萊珉信託與中國十幾個省份有合作項目，目前也在四川和內蒙直接開展工作。在您與中國政府和機構多年來的合作過程中，您認為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尤努斯：首先，官僚習氣太重，太多文檔和紙面工作，所有事情的進展都無比緩慢，沒有人能夠給一個明確的說法。另外，資金來源是一個大問題：中國政府試圖鼓勵小額貸款組織從外部汲取全部資源，可是一旦斷絕了外部資源，機構就無法繼續生存，

因為政府不肯給錢。

因此，我們試圖創立一個小額貸款基金，與政府和達能公司合作，為民間機構提供資金。但這只是杯水車薪：中國需要數十億資金，你無法從美國和歐洲的基金會獲得全部，必須學會自己解決錢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創立小額信貸的專項法律如此重要：一旦有了吸儲能力，資金問題就會迎刃而解，機構就能迅速發展起來。

許多國家都有同樣的困境——民間機構不具備吸儲資格。因此，我試圖推動各國政府創立小額信貸項目法律，允許它們來吸收存款。雖然中國已經有相關的小額信貸法律法規，但仍然不允許吸儲；儘管我一遍一遍地勸說，但仍舊沒有成效。

陽光：中國政府一直以來試圖在原有的國有金融體系和網路內進行小額信貸服務的實驗，例如郵政儲蓄銀行、中國農業銀行、農村信用社等都有在農村網點開展相關業務，但效果並不如意。您也曾經說過，改造原有的金融體系是浪費時間。為什麼？

尤努斯：我想說明的是，如果你想徹底改造舊體系來做一件新事情，那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因為社會組織具有強烈的惰性。更好的方式是設立嶄新的組織，聘用全新的人才，他們會更容易理解新的系統，因為他們是從頭開始學習，沒有陳舊的思維模式。訓練舊系統的成員來理解新的邏輯，那是非常困難的，因為他們老是想走回老路上去，這是我們的切身體驗。因此，相比舊瓶裝新酒，為什麼不從頭開始，建立新的組織、新的思維、新的模式，徹底拋掉舊有的負擔呢？這樣一來，效率會更高，工作開展也更容易。

要改變舊有思維是件難如登天的事，但建立新的思維則不然。

陽光：中國目前也興起諸多商業性和公益性的民間小額信貸機構，您認為這些機構與政府的關係應該是怎樣的？民間機構可以在哪些方面和何種程度上與政府合作？

尤努斯：中國政府很想做小額信貸，因為在中國，一切都是政府、政府、政府。但同時，我們必須鼓勵民間資本的發展，鼓勵它們參與更多不同的事情，小額信貸就是其中一種。鼓勵私有領域做社會企業，並不會對國家造成什麼傷害。

一旦與政府打交道，你就是在與整個官僚機構打交道，做決定的過程會變得非常複雜。在市場領域，你可以迅速做出抉擇；而與政府合作，一切都會變得曠日持久，常常陷入拉鋸

戰，因為他們完全不知道該做什麼，也無法做出好的判斷。只有親自建立機構和運作機構的人，才知道什麼是最好的；如果他們能免於政府干涉，一切會容易得多。其實這對政府也有好處，政府沒必要用行政力量控制一切。

陽光：在小額信貸的格萊珉模式中，團結和社區建設是很重要的原則和目標，五人小組、中心會議、十六條決議等制度也有這一功能。但是，曾有中國的信貸機構要求村民每週聚會、背誦信條，結果地方政府非常警惕，甚至去盤問機構：「你們把農民組織起來，是想做什麼？」。這是否也對格萊珉在中國的工作造成了阻礙？

尤努斯：
沒錯，我知道。我們在孟加拉一開始也遇到類似問題，但政府漸漸認識到，這裏面不涉及政治，也就放手給我們工作了。我們也曾在緬甸開展項目，結果當時的軍政府非常非常害怕：你們在幹什麼？他們在幹什麼？他們在幹什麼？我們到村子裏走訪住戶時，軍人跟着；我們召開中心會議時，軍人也守在旁邊，因為他們不希望我們在這種場合討論政治。這些境遇讓

工作開展得很艱難。

不過，一旦官員們意識到小額信貸可以無關政治，他們或許會簡單地放過我們，或許會允許我們在一個小區域內開展工作。挑戰總是可以克服的，我們樂於接受挑戰。

陽光：在建立格萊珉銀行之後，您也在致力於推動其他形式的社會企業發展。在中國由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一方面經濟飛速發展，另一方面貧富差距擴大，社會問題不斷湧現，人們開始對自由市場產生懷疑和批判。您認為社會企業是解決這些問題的第三條道路嗎？政府在其中應當扮演什麼角色？

尤努斯：不，社會企業是完全的市場經濟，它完全依賴於個體自由抉擇，你無法計劃，因為必須靠市場運作的邏輯才能獲取利潤。在社會企業的發展中，獨立自由的個體企業家才是最重要的角色。

當然，中國政府原本就有許多扶貧項目，其中絕大部分是慈善項目：他們直接把錢發給貧困人口，或者提供免費的化肥、種子和牲畜給農民，諸如此類。這些是傳統政府扶貧方式，而我認為，政府可以考慮將這些做法轉變為社會企業運行，以同樣數額的資金惠及更多人口。社會企業比慈善手段效果更好，是因為慈善項目將錢花出去就完了，而社會企業能夠回收資金，能夠持續運轉下去。

我並不是說，政府不能做社會企業。個體和政府都可以做社會企業，正如政府也可以做賺取利潤的傳統企業——中國有很多國有企業嘛。同樣地，國家也可以用社會企業來解決健康、衛生、農業、住房問題，正如私有企業一樣。

陽光：中國經歷了迅速的城市化進程，最近，城市人口第一次超過了



圖：尤努斯。(CFP)

農村人口。曾有中國的小額信貸從業者說，工作愈來愈難，因為人們沒有以前誠實了；他們不再居住在農村，流動性愈來愈大，增大了信貸風險。您認為城市化影響了小額信貸的邏輯嗎？

尤努斯：我不這麼認為，格萊珉銀行也有開展城市項目，例如我們在美國紐約的項目就很成功。在紐約，人們彼此甚至不認識，他們來自不同的地方，講着不同的語言，有時連鄰居的面也沒見過。可是當他們加入小額信貸，彼此就成為了朋友。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但足以說明，成功與否取決於機構本身。

我常常說，當你遭遇失敗，不要責怪他人，是你自己缺乏能力。你應當反思自身的問題，不要歸咎於客觀環境和你的顧客。

陽光：小額貸款和社會企業在中國面臨諸多限制，相比之下，印度同樣面臨種族衝突、腐敗橫行等社會和政治問題，可是小額貸款機構發展得很繁榮，您認為其中的原因是什麼？

尤努斯：其實印度的小額信貸也造成了很多問題，比如他們太重視利潤、發展過快、追求上市等等。儘管他們在發展小額信貸，但走的方向不對。確切地說，是一部分人走錯了方向，但他們影響了整個小額信貸領域。

現在印度政府開始採取一些監管措施，試圖保證小額貸款不要走偏，不要涉及太多利潤，以保持其原有宗旨。比如目前政府設立了最高利率：過去有些組織的利率超過 80% 甚至 100%，而現在最高利率限制在 24%。此外，機構必須解釋清楚利率的構成和收取方式：是按照每周、每月、每年遞減本金，還是按總體利率計算？要保證大家的語言是統一而容易理解的。

我反對收取過高的利率，支持政府對此設立限制。即使有最高利率，這些機構依然可以盈利。

陽光：有經濟學家懷疑小額信貸理論，認為當窮人獲得金融機會，由於缺乏教育和技術，他們會湧入同一領域，結果導致競爭激烈、無法盈利，您如何看待這些質疑？

尤努斯：總有人這麼說，但我們的經驗表明，這不是事實。因為人們是很聰明的。如果他們發現身邊許多人買了牛，那麼假如我也買牛，牛奶就賣不出去了。既然牛奶不賺錢，我為什麼不去買隻雞呢？他們能夠很快地作出類似的判斷和決定。當然，人總會犯錯誤，但也能很快改正。如果這次我錯誤地買了一頭牛，下次我就會汲取教訓了。你要相信，窮人有能力解決自己的問題。

其實人人都有技術，也很清楚自己需要什麼知識。如果我不再養牛，而是開始養雞，我會去向隔壁的養雞專業戶請教應該如何做，以及出現了問題該怎麼辦。窮人是會學習的；並不是一切知識都需要在學校裏學習，並不是一切技術都是高深莫測。在解決問題方面，人們是富於創造力的。他們可以在生活中互相學習和進步。這就是農民的生活方式。

陽光：在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危機牽一髮而動全身，您認為近年來的世界金融形勢有沒有影響到小額信貸的發展？

尤努斯：金融危機並沒有影響小額貸款，特別是格萊珉銀行，因為我們不會被股市影響。當然，間接影響還是有的。比如，由於金融危機，發達國家消費減少，於是孟加拉的出口受到影響。部分工廠被迫關閉，許多人失去了工作；一旦失業，他們的購買力也降低了。這樣一來，為他們提

供消費品的小額貸款客戶也就生計艱難。這是由於經濟發展放緩而受到的間接影響，但總體來說，一切運轉得都還不錯。

不過，那些依賴於國外資助而運轉的組織受到了很大影響，因為國外基金自身受到了較大衝擊，自顧不暇。基金的捐助來源減少，能夠拿出的資助也就少了。所以，小額信貸組織不該依賴捐助。

陽光：現在出現許多新型機構使用 P2P（個人對個人）模式進行小額信貸服務，例如 KIWA，還有中國的貸幫和宜農貸等。您如何看待這一趨勢？

尤努斯：這種做法無可厚非，但無法拓展。例如，KIWA 沒有自己的基層操作組織，他們必須與其他機構合作，再把錢借給窮人。但如果有人欺騙你呢？他們聲稱把錢借給了窮人，但實際上則不然，你該如何確認？你需要建立龐大的監管組織，挨個排查借款者，看她們究竟是不是貧困婦女。這會花費不菲。

其實大部分時候，這些機構並不是真正地將錢一對一借給貧窮婦女，而只是告訴投資者，你的錢借給了這個婦女，然後把照片發給他。表面上看起來，這麼做沒什麼，可是同樣的照片也會展示給其他無數人，而人們會認為，這個婦女應當對城裏的資助者表示感激。為什麼要這樣？

我總是說，小額信貸是一門生意，跟慈善無關。窮人借了錢，他們會還，也會付利息，那你為什麼要把他們的臉展示給其他人看？他們又不是乞丐。打個比方，如果李連傑從銀行裏貸款，而銀行把他的照片展示給儲戶，說：「看，他借了你們的錢！」那麼下次你看到李連傑，就可以對他說：「嘿，我是你的債主！」可是李



連傑會很委屈：「誰說我借了你的錢？我是從銀行裏借了錢。」你卻說：「那就是我的錢！」這一切不是莫名其妙嗎？

人的尊嚴是很重要的。我在做生意，你不能用我的臉。如果你要用我的臉，你就免費給我錢。既然是貸款，既然我付利息，那你就不能在網上販賣我的照片，讓我看起來像個乞丐。這是很糟糕的做法。

陽光：根據您過去在諸多國家的工作經驗，在非民主國家推行小額信貸和社會企業會遭遇更大阻礙嗎？

尤努斯：事實上，社會企業和小額信貸能夠在任何條件、任何背景下運行。民主與否更多是一個管治問題。例如，如果一個國家是獨裁政府，那麼當我建立了一家成功的社會企業，而獨裁者說：「不行，你給我關了！」

我就不得不立刻關閉企業，因為一切都是由獨裁者決定的，而我甚至可能不知道原因。在民主國家，這就不會發生，畢竟至少會有法律，一切依靠法治而非人治。有人違法，我可以告上法庭；政府發出違法的命令，我也可以狀告政府；而如果法院認定政府敗訴，政府就得撤回命令。管治方式和管治環境是很重要的。

不過，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社會企業，無論在獨裁國家、極權國家還是在友好的民主國家。重要的是，這一切都關乎未來，關乎我們將要向什麼方向發展。獨裁國家依靠獨裁者的個人意志運行，你不知道未來會怎樣，也就不願意投入太多，以免有朝一日忽然雞飛蛋打。

陽光：在中國開展工作，是否也會時常擔心相關政策突然發生變化？

尤努斯：沒錯，一切都是可能的，這就是為什麼談到中國，民主議題總是一再出現。如果你得到一個優秀的領袖，那麼一黨制也可以長期運轉，可是一旦出現了邪惡的領袖，一切就萬劫不復。

所以，在多黨制之下，至少能夠達致某種平衡。

當然，民主本身並不能解決一切問題，瞧瞧孟加拉吧，我們永遠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好像什麼事也辦不成！我們有自己的毛病。不過，在極權主義社會，一個惡人就足以毀掉一切。所以，在一切制度中，民主制度依然是相對較好的。官員總要對選民負責，那麼選民就總有機會作出改變。就算運轉得不那麼漂亮，它也比其他制度留給我們更多機會，對社會企業來說同樣如此。❸

非典型的外省第二代 我的父母是政治犯

62 年前，台東綠島監獄收押第一批「白色恐怖」下的政治犯；這批犯人，部分在服刑期間被槍決，僥倖獲釋的至今或已逝世，或年事已高。作為他們的下一代，如何重拾這段歷史？

文 / 康依倫

2013 年 5 月 17 日清晨，經過了一整晚夜宿在從台北到台東的火車後，舞蹈家歐陽慧珍終於踏上了綠島。這是她第一次的綠島行，是她許久以前答應過曾經在綠島受刑的母親的承諾，因為，父親歐陽劍華與母親張常美當年就是同時在綠島服刑，才造就了彼此的姻緣，但這個「芋仔蕃薯」

（按：台語，在台灣是指外省男子與本省女子婚配）的家庭又與其他多數的不一樣，因為，她的雙親都是政治犯。

十萬青年十萬軍

歐陽慧珍的父親——歐陽劍華（1927 — 2011），福建福州人，因為家貧，父親遭土匪殺死，母親離家，接濟他的親人也相繼過世，他就趁着幫人牧牛四處打工時，開始學習古人王冕自學書畫，沒想到，才 13 歲就在鄉里間畫出好名聲，15 歲就被一位有錢的寡婦收養，打算日後招贅。

也因為被收養了，歐陽劍華才得以以上學，並在 18 歲時考上了福建省立師範學院，雖然在師範學院的學習環境不錯，但隨着國共內戰加劇及對日抗戰的兵源需求，蔣中正在 1944 年發起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號召 18 到 35 歲、

受中等教育的知識青年從軍。歐陽劍華當時也在這股號召下，投筆從戎，並且在 1949 年隨着青年軍來台。

知識青年終究是知識青年，當兵是時代的號召，歐陽劍華心裏想的還是實踐之前在中國師範學院學習到的

教育理念，想要教書。因此，在來台以後，歐陽劍華先是轉到了金門防衛司令部政工隊，以少尉任職，並被指派在金門一所國小教書，兼任校長。

當時，金門是前線，實施軍事管制，島上民房家裏晚上不能開燈，怕士兵或島民偷渡到對岸，島上的籃球、排球、水桶等都是管制品。此時的金門，軍人比什麼都大。當時，歐陽劍華隊中一名部下，為了對小孩子實施「愛

國」教育，三不五時就到學校對小學生說話、訓示，把老蔣（蔣介石）多偉大、老蔣是民族的救星掛在嘴邊。有一次，歐陽終於受不了，直接回他一句：「老蔣多偉大，怎麼整個大陸丟掉了呢？」





就這句話，讓「歐陽校長」成了「歐陽匪諜」。歐陽劍華被檢舉思想不純正，在1952年被關押於保安處看守所（現台北市西門町附近），被判感訓3年，並且在隔年4月送到綠島，待了快1年，在1954年3月移往新北市的土城「生產教育實驗所」（簡稱生教所）。那裏是針對快要放出去的政治犯，再度進行生產勞動及思想改造的地方。對當時白色恐怖時代的政治犯來說，送到生教所，距離重獲自由就不遠了。

按照歐陽劍華的刑期，他應該在1955年就可以出獄。但是，當3年管訓期滿後，出獄要有2個人作保，可歐陽劍華當年隻身來台，沒有親人可幫忙作保，更沒有軍中同袍或朋友願意幫一名匪諜當保人，於是，在未經

軍法處起訴也沒有判決書的情況下，他又在生教所延訓了快7年，直到1961年才出獄。

綠島促成的姻緣

1953年，26歲的歐陽劍華被送到綠島監獄，在那個四週環海的牢獄裏，他遇見了當時18歲、因「台中地區工委會張伯哲等人案」判刑12年的「省立台中商業職業學校」（簡稱台中商職，現為國立台中科技大學）的學生，南投草屯人，張常美。

命運的安排真的令人好氣又無奈。歐陽劍華與張常美，一個來台後在金門當校長，一個是生活圈在中部的高中學生，兩人都在白色恐怖時期因為思想不純正先後入獄，卻在同一年都被送到了綠島監獄，在這個男女

政治犯嚴格限制交往的情況下，還因此結下一生的姻緣。

張常美是台中商職招收的第一屆女生。她因為是班長，而成為學校自治會的會員，結果，當時的會長吳明正被檢舉是共產黨，學校在學的5名學生加上3名已經畢業的學長，全被當成匪諜捉起來審判。

1950年4月10日，張常美還在學校上課時，突然被帶走問話。她先被關在保密局（台北市延平南路附近）接受審判及問訊。張常美回憶，保密局生活環境非常差，2個榻榻米大小的空間，要擠進5個大人還有小朋友。晚上睡覺大家都只能腳疊着腳睡，而且「半夜常常會嚇到坐起來，因為都在打人，哭得很大聲，聽了自然就會爬起來坐着，睡不着，真的很恐怖」。

左圖：歐陽劍華與張常美合影，攝於1962年，其時兩人已經出獄。（歐陽慧珍提供）

圖：位於台灣台東縣的綠島監獄，攝於2012年11月24日。（CFP）

1950 年是國民政府在白色恐怖時期逮捕最多人的的一年。從軍人、教職員、公務員、商人、農人、學生都有，其中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

張常美說，他們在綠島時，被關的醫師有 10 多個，什麼科都有，「弄成像一個醫院一樣」。綠島當地居民也來找這些醫師看病。

當時，有人問當地的小朋友，將來長大想做什麼；

「我們要當新生。」小孩子不知道，新生，是對這些到綠島坐監的人的稱呼，都是政治犯。

從張常美同房的牢友也可以得到證實。張常美曾經和王碧奎同房；王是當時被視為國民政府來台後層級最高的匪諜，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吳石的太太。張常美的另一位同房計梅真，江蘇籍，因案遭槍決。還有到了綠島，被稱為「新生之花」的王季敏，祖籍中國河北，在國防部醫學院唸書時因案被判 10 年。

張常美另一位有名的「室友」，是辜顏碧霞。

辜顏碧霞是日前過世的、台灣中國信託企業集團董事長辜濂松的母親。她因為在 1950 年代幫助當時台灣有名的文學才子呂赫若（共產黨員，於逃亡時死亡），被判刑 5 年，財產被沒收。諷刺的是，被沒收的財產中，高砂鐵工廠後來充作保密局北所，於是辜顏碧霞就被關在自己的財產裏。



張常美說，因為她和辜濂松同年出生，辜顏碧霞對她很好，兩個人還曾經蓋同一條被子，出獄後也曾短暫繼續聯絡過。

水擦不掉的「一封情信」

歐陽劍華在綠島時就注意到張常美，但兩個人沒有交談的機會。一直到後來兩個人都回到本島，到了土城的生教所，歐陽劍華才開始寫信給張常美，沒想到，張常美當時收到信的第一個念頭，是想用水把信洗掉。

因為張常美還在綠島時，跟她同案的另一名台中商職的學長——許學進，曾經利用她挑水的時間，丟了一封信給她，「打開信，裏面都是思想，很左傾的，寫馬克思主義思想，我嚇得半死，趕快洗一洗丟掉。」

結果，學長還繼續寫了第二封信，這封信還沒到張常美的手上就被密告攔收了。張常美當然被捉去審訊。有了之前傻傻畫押就被判 12 年的經驗，

張常美這次學聰明了。由於學長在第二封信中提到為何張常美不回他第一封信，因此，綠島的長官不停的質問第一封信在哪兒？「那個是情書啊，我不好意思給你看。」「可是這封信好像不是情書，他寫馬克思的東西。」「我也不知道啊，我怎麼知道我會寫這些。」「如果你拿到呢？」「我會去報告。」

張常美對於自己當時堅持不認的應對，有些驕傲。「如果我拿到，不管我有沒有看，我也會被槍斃的！」至於學長許學進因為這次「綠島再叛亂案」，被視為「匪性難改、各犯等存有匪書及相互書信、情節非輕，擬併發還復審……」此份簽呈，遭蔣介石批示「發還嚴為復審」，在 1956 年 1 月遭槍決。

不過，歐陽劍華給張常美的信，倒真的是情書。歐陽劍華也和生教所長官主動表示他和某人通信，還好，長官只勸不要談到政治問題就好了。

兩個人通信一段時間，歐陽劍華才向張常美提到自己找不到保人可以出去的問題，張常美於是託自己弟弟幫忙找人作保，歐陽劍華才順利出獄。

老蔣是偉人還是惡魔？

1962年，在張常美出獄後，與歐陽劍華組織家庭，育有一女三子。為了不讓小孩感到父母的特殊，他們沒讓孩子知道自己的過去。但身為長女的歐陽慧珍，總會莫名奇妙地感覺到父母「對政治很敏感，對老蔣很不滿」。

歐陽慧珍印象很深的是，蔣介石逝世（1975年4月5日）那天，她回到家馬上就告訴媽媽說偉大的蔣總統死掉了；那是她從老師那裏轉述過來的形容，沒想到她那位坐了12年政治牢的媽媽反應極大，回答：「神經病！他哪偉大？他是個惡魔，早就該死了。」等到歐陽慧珍上國中，父母

才相告那段身分與過去，當時正值青春叛逆期，作為被視為「理當」愛中國為祖國的外省第二代，從小又是接受黨國、愛國教育長大的歐陽慧珍，不太能接受這個事實。她勸父母，不要再回想過去，有時勸不聽，生氣了，也會質問父母，「為什麼你們要一直去翻以前的照片，講以前的故事？為什麼你們不能往前看？」

不過，隨著愈來愈多白色恐怖資料及檔案的解密，她才愈能理解父母在那個時代所受的遭遇是無法忘掉的。「我媽被捉的時候才16歲，正是我女兒現在的年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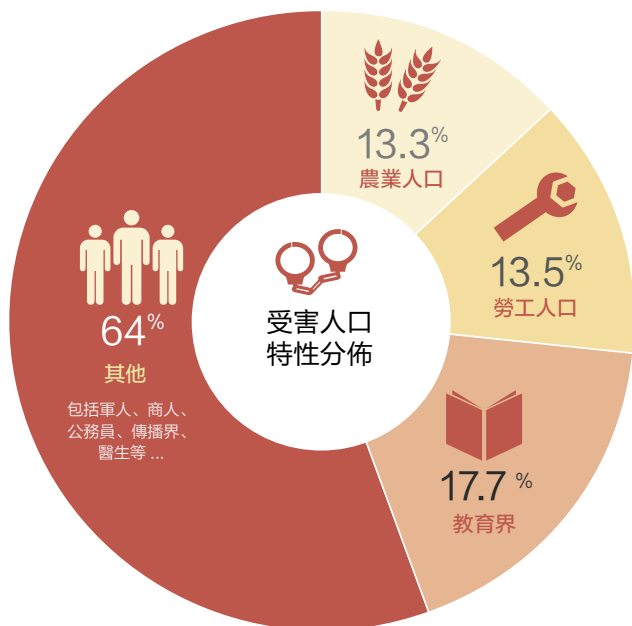
2012年9月，在父親逝世一年後，為了紀念父母那段過去，歐陽慧珍以《浮生——我愛的人在火燒島》舞劇進行公演，並且找了學音樂的兩個弟弟共同演出。為了編舞，她每天閱讀相關的資料：「我每天晚上看了資料

都在哭，但不敢讓媽媽知道。」對她來說，這是完成父母心願的一項艱難的任務。相較於弟弟早就陪同父母回去過綠島，歐陽慧珍坦言：「我不敢去，因為太傷心了。」

但這一次，2013年5月17日，當「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決定在第一批綠島政治犯登島的62週年，在綠島人權園區辦紀念音樂會時，她答應了。她的弟弟歐陽慧剛，現已為實踐大學民生學院院長，帶領實踐大學交響樂團演奏《勇者無懼——向政治受難者致敬》，她則獻上以父母故事為主題所創作的《台灣魂》，來紀念父母及那群政治犯在白色恐怖下的境遇。

補償，不是反省。認真且真實的呈現過去的歷史，才是執政者在反省過程中最重要且才對得起受難者的工作。E

台灣「白色恐怖」時代



資料來源：前國史館長張炎憲

台灣「白色恐怖」時代，指從1949年5月20日起實施戒嚴令，直到1987年7月15日止，共38年。

「白色恐怖」期間，國民政府軍事法庭受理的政治案件約合29000多件，其中受害人數約14000人，其中約8000人遭槍斃。



政治案件主要歸類：

- 一、對親中共或左翼言行的打擊
- 二、對台灣獨立運動及主張者的整肅
- 三、對原住民精英的整肅
- 四、對民主運動的壓制
- 五、政治權力的鬥爭
- 六、文字獄
- 七、情治特務單位的內部鬥爭
- 八、特務人員為了爭功領獎製造的冤案假案

資料來源：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史教授李筱峰

英國脫歐勢在必行？

英揆卡梅倫提出若能連任，將舉行脫歐 / 留歐公投的承諾，引起國內外認定英國脫歐勢在必行。然而，卡梅倫本身卻非支持脫離歐盟的「疑歐派」，其對歐立場，實際上取決於兩個「國家利益」。

文 / 陳偉信（香港國際問題研究所秘書長）

英女皇早前在國會發表開議演說，列出政府年度優先要務，當中未有提及歐盟公投立法，惹來保守黨「疑歐派」議員巴龍提出無約束力動議，對女皇演說表達「遺憾」，更搶先要求 2015 年前作決定英國在歐盟前途的公投。一時之間，英國脫歐再次成為近在眼前的議題。

打從卡梅倫提出「連任換公投」的承諾（若保守黨能在 2015 年大選取得多數議席，將啟動公投決定英國與歐盟關係），英國國內及國際社會均視方案勢在必行，紛紛加入遊說行列。美國總統奧巴馬，歐盟其他領袖如德國總理默克爾、法國總統奧朗德均多次呼籲英國三思而行。

而事實上，卡梅倫本人也並非堅持英國脫歐的「疑歐派」，甚至曾經公開批評支持脫歐的政壇元老——撒切爾夫人（港譯：戴卓爾夫人；台譯：柴契爾夫人）內閣的財相羅臣。對於卡梅倫而言，公投從來都是個幌子，作為競選連任的議題籌碼。

英國對歐態度歷史考

雖然英國位處歐洲，但英倫文化與歐洲文化總是格格不入。自 1533 年英皇亨利八世脫離羅馬天主教廷自立聖公會

開始，英國基本以「光榮孤立」自居，不願意介入歐洲事務。此外，就一些基本的價值問題如自由及民主，英式民主自洛克以降強調國家是人民的僕人，保障國民的消極自由及效益最大化；歐陸式政治哲學則以盧梭為主，強調國家代表「公意」，推動積極自由與公民參與。因此，英國其實是相當不「歐洲」的。

然而，歐盟的創立也有英國的影子。雖然從歐盟的官方歷史而言，早於 1930 年英揆邱吉爾已提出歐盟的概念，更在 1946 年提出歐洲大陸建立起歐洲合眾國，成為與英聯邦、美國及蘇聯並立的政治力量（但邱吉爾

明確指出英國本身不會加入新的歐洲合眾國）。及至英聯邦因為殖民地獨立變得薄弱，殖民地模式不能支持英國經濟發展後，英國才考慮進入歐洲市場作為替代市場。

1973 年，英國正式加入歐共體，但一年後迅速掀起脫歐 / 留歐的論爭。1974 年國會選舉，已經提出過以公投歐洲前途為議題；時任英國首相威爾遜提出公投建議，指工黨若上任，將提出與歐共體關係的公投，結果大選中順利成為多數政黨，果真啟動了公投程序，成為英國首個全國性公投。結果，在工黨主要國會議員及保守黨的支持下，通過維持在歐共體的地位，



但歐洲公投從此成為英國政府處理歐洲問題的最終武器。

英國對歐立場的政治經濟學

要了解英國當下的對歐立場，可循國際關係理論就一國外交政策的分析方法，及英國對歐立場和取態。分析外交政策的取態，特別是歐洲整合的立場，很多時會援引學者 Andrew Moravcsik 的「自由政府間主義」理論（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m），指歐洲整合實際上只是透過整合的制度及市場建立，滿足參與國家一些功能性的利益，特別是國內問題以及跨國公民社會對於國家利益的影響。此外，「自由政府間主義」很多時會與普特南（Robert Putnam）的「兩層博弈論」（Two-level Game）共同使用，強調國內系統與國際系統的互動如何影響外交政策取態及結果。

套用上述理論去分析英國對歐的立場，不難理解英國在歐洲的選擇，取決於兩個「國家利益」，第一是英國在國際貿易，特別是歐洲貿易的得益；第二是在位政府能否在處理歐洲問題得到政治紅利。以 1974 年時的第一次公投及其背景為例，英國當初選擇加入歐洲共同市場，原因是希望透過歐洲市場取代英聯邦市場，因此不論是保守黨首相的希斯及之後在野的撒切爾夫人，以及工黨的威爾遜，均希望從歐洲共同市場找到經濟復甦的鎖匙，故此兩黨在取態上一致。但在細節上，威爾遜以公投決定命運，卻是由第二個變項解釋：透過公投突顯保守黨當年的入歐策略「黑箱作業」，凝聚民心以在國會選舉中贏得更多議席。

卡梅倫的兩個「國家利益」考慮

至於當下卡梅倫提出的這次公

投，也不難發現這兩個「國家利益」的存在：歐債問題一方面影響了英國賴以成功的金融業，共同市場所衍生的社會福利及勞力問題卻沒有得到相對應的經濟補足。以剛過去的倫敦奧運為例，雖然很多合約由英國公司投得，但四成的工作由其他歐洲國家的勞工奪得，英國本土的工人未能分一杯羹。因此，英國國內與其他歐洲國家一樣，近年掀起了反歐盟運動。剛過去的 5 月地方選舉，支持脫歐的「英國獨立黨」（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大勝而回，更超過聯合政府內的自民黨成為地方選舉的第三大黨，足證脫歐議題在英社會的地位。因此，為了獲取脫歐者支持，以提高 2015 年大選勝算，卡梅倫重回威爾遜的策略，試圖以公投換取支持。

然而，卡梅倫這次提出的公投，和威爾遜時代那次比較，不同在於在國際社會衍生的政治紅利。對於英國而言，歐洲市場無疑仍是相當重要，特別是原材料及農產品進口，以及對外輸出的金融服務，但部分已被金融市場及勞工政策的損失抵消。卡梅倫希望借公投獲得的國際政治紅利，是希望透過公投為引，贏得在歐洲政治的影響力。

事實上，卡梅倫是次與威爾遜不同的策略，是先和歐盟談判英國在歐盟地位的條款，然後再於 2017 年連任時啟動公投。在兩層博弈論下，其他國家需要處理談判對於英國社會的影響（從而影響他們在 2017 年的取態），英國也可借國際談判增加與國內組織談判的籌碼，最終贏得大選繼續執政，可算是一箭雙鵰。因此，這可解釋一方面為什麼卡梅倫不同意黨內少數派提前公投，另一方面卻在近日提出黨內公投草案，是為了向國際

社會傳達清楚的訊息，公投是保守黨對選民的承諾，因此如果要介入，便要在歐盟改革上作出相應的貢獻，挽留英國國民的心。

脫歐 / 留歐的潛在影響

一般預期，即使卡梅倫連任、2017 年真的舉行公投，屆時保守黨的主流議員會選擇留歐，配合工黨、自民黨等相對親歐的立場，公投結果大概將如 1975 年那次一樣，英國繼續留在歐盟。而英國公投能否威脅歐洲推動改革，仍有很大變數。

第一是德國 9 月選舉的結果。受到歐債問題的影響，支持歐盟及歐羅的德國內部亦出現了反對聲音，不少「基督教民主聯盟」的資深成員另立新黨，打着脫歐的旗號參政，希望吸納基民盟內較右翼的成員。雖然個人民望而言，默克爾仍首屈一指，但多場地方選舉已為默克爾的政權響起了警號。默克爾會否借與英國談判，順道改變歐盟體制內的問題，將決定英國能否獲得新的會員條款。

其次是歐洲社會能否接受「多速歐洲」（Multi-speed Europe）的概念。事實上，媒體慣性以「脫歐 / 入歐」的二分來處理英國問題，但在學術界及外交界曾多次提出「多速歐洲」，指不同國家可因應自身發展，選擇加入不同的歐洲組織，建立一個歐洲的多層同心圈，由最內的歐洲經濟政府，到最外圍的自由貿易區。然而，這些討論一方面沒有在政策層面落實，另一方面亦受到聯邦主義者的挑戰，認為「多速歐洲」與歐盟瓦解無異，原因是每個國家屆時均會主動提出重訂資格，以獲取最大利益。這樣的功利心態將令國家慢慢地步回二戰的競爭心態，忘記了歐盟的歷史任務：建立一個康德式的永久和平組織。■

PO

物



賴清德 民進黨下一張王牌？

台灣人早已不用台南市長來看待賴清德。副總統、總統、民進黨主席是人們對他的想像，中共高層也在密切關注他。但一隻尚未歷經真正考驗的政治「孤鳥」，是否真能成為民進黨下一張王牌？

採訪 / 林怡廷、康依倫 文 / 攝影 林怡廷

賴清德走進咖啡店，將一個保鏢留在門外，沒有驚動在座客人——進來時沒有，為時近兩個小時的採訪沒有，離去時也沒有。

他沒打算打斷記者和他的新聞處長等待中的閒聊話題，關於「民進黨怎麼看待歐巴馬『重返亞洲』的政策？」自己找位子坐下，默默翻看 menu，跟服務生點了杯金桔檸檬汁——在咖啡店裏，這樣的飲料顯得養生，小顆的金桔果肉極酸，但是薄皮咀嚼起來有股甜，檸檬汁加上熬煮過的金桔醬，台灣人相信可以潤喉。

潤喉是有需要的，早上九點賴清德在善化南科的台積電展開第一個行程，之後他就不斷地講話。

他發表一個演說，給科技廠商一個新的藍圖，希望他們投資南科，為台南創造就業機會，刺激經濟。下一個行程他回到四十分鐘車程的台南市，為調解業務的績優人員頒獎，他換了個溫暖而激勵的語言。中午在市府有個內部會議，緊接著，賴清德接受《陽光時務週刊》的專訪，一個半小時後，他將趕往下一個行程。

這是一個很有效率的邀訪，台南市政府的新聞處效率極高，並且富有彈性。我們約在台南一間時髦的文青

咖啡店，是這幾年台南「老屋新力」的代表 A Room。一個擁有森綠庭園的日式老房，整建後一間咖啡館，一整面的書牆，原木的家具，是台灣時下最流行的文藝青年風。至於老屋新力帶動台南老屋水漲船高，外地人來買 / 租老屋開店成了一波風潮，投資客拉抬了房價，台南在地人頗有微詞，則又是另一個話題。

「我們也想邀習近平來台南呀，你們比較熟，改天請你們幫忙遞給請帖吧。」賴清德說畢在座哈哈大笑。歐巴馬的話題結束，採訪正式開始。沒有大張旗鼓，不講排場、順序、禮數，這些屬於政治的秩序，賴清德彷彿舞弄了一套太極，將話題攬回重啟，精準、不費力。

賴醫師的政治緣

這一兩年，賴清德的聲勢一直看漲，他是《天下》、《遠見》雜誌縣市大調查中，滿意度第一名的縣市首長。在台南坐計程車、大排檔吃飯，賴清德很容易在人們的話題裏。街頭巷尾都在議論他，黨主席候選人、正副總統候選人、羊肉湯市長、仁醫……

隨著藍營的接班浮現，吳敦義、江宜樺、朱立倫、郝龍斌、連勝文……

賴清德小檔案

1959 年出生於台灣新北市，美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碩士，1994 年，因擔任民進黨陳定南省長競選總部「全國醫師後援會」總召集人而踏入政治圈，2010 年，當選改制直轄市後首屆大台南市長，被視為可代表民進黨角逐下屆總統的明日之星

2014 年五都選舉、2016 年總統大選，各自可以被鑲嵌在哪個位置？人們在乎政治人物的一言一行並非當下，而是解讀他的政治意圖，幾乎成了一種強迫症。

然而民進黨的接班梯隊遲遲無法成形，綠營的支持者更渴望看到新鮮面孔的心情下，賴清德很難不成為政治明星。54 歲的他英俊、固執、理性。不同一般政治人物往往呈現出的銳利、陽光、野心勃勃，他在競選台南市長的看板宣傳照，眼神柔軟憂鬱。

至今台南市民還習慣叫他「賴醫師」。過去他當立委時，台南人知道每周三晚上是「賴醫師」選民服務時間。面對市民的疑難雜症，他還保留着醫師看診的習慣，掛號、問診單，只差沒有一個聽診器和白袍。所有服務過的選民都有專屬資料，超過 10 萬人的「病歷」，放在服務處的閣樓，

並且電腦化，「這樣『病歷』才能連貫，處理時才好對症下藥。」

賴醫師是怎麼開始從政的？「想起來我也很意外，」他其實沒有時間喝眼前的金桔檸檬，「在成大當總醫師時，就會去替住院醫生爭取停車位這些小事情，因為他們才是最需要停車位的，但醫院規定是按照年資。爭取不成就被大家推舉去選合作社理事主席，一選就選上了。」現在想想，這種替大家爭取權益，資源的合理分配，不就是「政治」。

套句賴清德的說法——過去成大住院醫師聯誼會「比較綠」，會邀請陳水扁、呂秀蓮、謝長廷、施明德等當時所謂的「自由派」演講，他也因此慢慢和民進黨有些接觸。後來幫陳定南（台灣前法務部部長）、施明德（民進黨前主席）助選，民進黨認為他極有潛力，花了兩年才說服他出來選國大代表，也從此踏上政治之路。

「母親不贊成，的確讓我考慮很久，但當時我想，男孩子一生總要做

過會讓血熱起來的工作，也就不虛此行。」韋伯說，政治作為一種志業，對賴清德也是，原本設定10年做「勞動服務」，一晃眼就快20年。他講這句話時語氣其實很淡，和當年在立法院議事上，舉着「台灣獨立」牌子的熱血相比，現在更多是一種篤定感。

最有人緣的市長

1996年賴清德初聲試啼，選上第三屆國大代表，1998年進軍立法院，之後連任三屆，並獲得公民監督國會聯盟評鑑立法委員「問政表現全國第一名」。2010年以62萬票、6成的得票率當選台南市長，是台南縣市合併升格後的第一任市長。

若要說他是目前台灣最有人緣的市長也不為過。縣市首長一向因為宣布不放颱風假，而成為民怨的箭靶，但賴清德卻是例外。去年8月天秤颱風來襲，賴清德為了決策精準，等到凌晨五點才宣布照常上班上課，下班後去喝羊肉湯被拍到在臉書瘋傳，成

為唯一颱風宣布要上班却得到人心的市長。

37歲才踏入政治圈，和同輩的段宜康（民進黨立委）、蘇煥智（末任台南縣長），或者那些年輕時就已嶄露頭角，卻也很快消失在視野中的民進黨政治明星相比，賴清德算是大器晚成。「他有總統相。」一位新潮流辦公室的黨工說，早在賴清德當立委時，新潮流就已看好他。「政治這條路不是先跑先贏。」說者意味深長。

「大家都把您當作未來總統。」

「沒啦，」面對這問題不下百次，賴清德對於2016年的總統選舉還不願鬆口，「市府團隊才不到兩年，還欠考驗，我一定會再選市長連任，成功（總統選舉）不必在我。」一位市府官員也認為，賴清德理所當然在接班梯隊，但無論在心理狀態、幕僚團隊、領導力等等都還沒有成熟到總統大位，「賴市長還沒遇過真正的考驗，這在總統大選時會特別嚴酷，支持者要多給點時間。」

民進黨籍的台南市議員李退之認為，天下、遠見的調查都有一個共通點：首長滿意度第一，但細看施政指標，台南並非最好，若市府團隊因此自滿就是警訊。

賴清德明白人氣和施政的落差。1993年陳唐山當上台南縣長，1997年張燦鎣當上台南市長之後，民進黨就一直在台南縣市穩定執政——2000年陳水扁選上總統，更讓台南對民進黨候選人的認同發揮到極致，台南市民那種「我以身為台南人為榮，我對自己選出來的台南市長驕傲」的認同感，往往大過於實質的一切，賴清德在這個先天基礎上受歡迎並不意外。

而作為一個志在連任的大台南市長，真正的挑戰在於縣市合併之後。大台南從175平方公里拓展到2191



平方公里，人口從 77 萬增加到 187 萬，農業性格的台南縣及都市性格的台南市，文化如何融合，資源如何分配？

從質詢者到被質詢者

甚至最現實的問題：

「錢」——台南是基礎建設最不完備的直轄市，合併後原本以為可以增加 200 億的預算，實際上只有不到一半的 84 億。但升格後的大台南，許多過去中央有補助的項目如道路、下水道、治水等基礎建設，轉由市府負責。也不論升格後公務員人事成本的提高、縣市政府皆差的財政狀況……

賴清德這時才記得喝了口他的飲料，繼續熱切的跟我們說明他心中的十大旗艦計劃、四個基本工作，還有他那務實的公共運輸規劃，他的節流觀，「我在中央當民意代表這麼多年，當然知道中央沒錢，對抗也沒用，不如就想點務實的作法。」

將心比心，畢竟作為一個市長，思考已經和民意代表不同，當然還包括從以前的「質詢者」身分，變成一個「被質詢者」。

賴清德就任之初，取消過去市議員一直擁有的「小型工程分配款建議權」。雖然改革很得民心，但府會一度鬧得很僵，後來雖然化解，卻也種下了緊張的關係，2013 年的預算就審得比 2012 年慢，「每個局處幾乎是逐條審，」市議員李退之告訴我，這兩年府會關係不佳，但賴市長沒有真正的幕僚替他做橫向聯繫及協調。「當然，賴市長有他的顧問，但分佈在更民間、更側面的地方。問題就是，如



果顧問不在體系裏，而是用民間角色參與，那麼體制裏的人如何感受？體制外的人是不可能幫忙協調的。」

但賴清德不這麼認為，「我平日的談話、議會答詢、每個裁示應該都能很清楚表達我的理念。我找的人不是跟我有感情才來的，我希望他們是為了台南市。我不覺得官員要和我培養感情，更重要的是，我是否能充分授權、替他們排除不當壓力，提供給他們發揮的空間。」他很堅持，「用對的人，做對的事，心中坦蕩，向市民負責。」

民進黨內的孤鳥

現任立委，也是台南市首席顧問的老縣長陳唐山告訴我，民主政治「人和」很重要。「民主本來就不是 Win everything (全贏)，你要得到一些，也要喪失一些，Power (權力) 這東西不能獨享。你知道不同意見和磨擦後，重點是如何 Smooth out (化解)。若民意和你站在一起，可以化解一點阻礙，但還是需要一些手腕和政治智慧。」

「做對的事」、「對事不對人」是理想，我相信賴清德是自負的，他常會不自覺把頭仰起，用一種迎戰的神情。特別是他認為對的事情，這讓他在黨內評價一直是「很乾淨，但人緣不好，是隻孤鳥。」

但孤鳥性格會不會是賴清德的阿基里斯腱？尤其是一個日益需要做複雜決策與判斷的政治人物。是否那個不需要談參（註：政治人物公開談話時多會依賴幕僚準備的談話參考），自己買票坐高鐵的賴市長已經不能再像以前這麼「獨立」，而必須建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團隊，因為更大的考驗，勢必正等待着他？

但等待他的是黑色的市長座車。比預定的一個半小時，賴清德又多給了我們三十分鐘。他一邊為這份血會熱的志業滔滔不絕的做結尾，一邊信步穿出庭園的草地，鑽進等在門口已久的黑頭車中。

他對我們揮手、微笑，就像對他的選民那樣。車窗慢慢合上，車子帶他奔往下一個行程。E

左圖：賴清德一早的第一個行程，是前往位於善化的台南科學園區，參加台積電的開工大典。

右圖：賴清德為大台南的調解業務績優人員頒獎。



<http://tr.kingdomsalvation.org>

福音熱線

852-6298 0977

853-6699 5092

香港
澳門



專訪

全能神教會

從多方面認識全能神

我的名要向各方、各處擴展，讓每個人都知道我的聖名，都認識我。

馬上要一同擁入中國尋找真道……

美國、日本、加拿大、新加坡、蘇聯、澳門、香港各國各界的人

摘自《話在肉身顯現》



香港



英國



法國

問：全能神教會是如何創立與發展的？

答：全能神教會是因耶穌的再來——末後基督全能神的顯現與作工而產生的，完全是全能神親自設立的，也是全能神親自牧養與帶領的。因著神道成肉身的顯現與作工，所有被全能神話語征服的人都歸在了全能神的名下，中國的神選民經歷了神末世審判刑罰的作工，領略到了神的公義性情，看見了全能神的威嚴與烈怒，完全仆倒在了神面前。全能神教會就是在全能神公義的審判刑罰之下產生的，是由完全被神的話語征服、蒙神拯救的人組成的。全能神於一九九一年開始發聲說話，從全能神發聲說話起，全能神教會就出現了。隨著全能神教會的創立，神選民對神的認識逐步進深、逐步拔高，教會的發展也愈來愈壯大，人數也愈來愈多，擴展也愈來愈快。神選民愈明白真理愈願意撇下一切來跟隨神，神選民愈愛神愈願意為神花費，盡本分愈有忠心，這是真實的，我們自己就是這樣經歷過來的。若不是真道、若沒有聖靈大大作工，全能神教會怎麼能發展得這麼迅速呢？你看各宗各派現在有發展嗎？沒有。只有全能神教會發展迅速，這是神末世作工產生的教會，完全能拯救人、改變人，所以全能神教會才是末世的方舟，正是所有渴慕真理、尋求神顯現之人該考察、接受的真道。

問：全能神教會怎樣看社會穩定與人類幸福的關係？

答：真正的社會穩定指的是什麼，到底是人民的穩定還是政府的穩定？無神論執政黨所要達到的是政權的穩定，是它對人民永久統治的穩定，因為無神論執政黨倒行逆施、罪惡滔天，總是激起人民的反抗，所以才導致今天的不穩定。其實，只有人民的穩定才是真正的穩定，人民安居樂業，有真正的信仰，有正常的生活，有尊嚴地生活，那才是真正的社會穩定。一個國家的穩定興旺、人民的幸福取決於這個國家有無信仰自由，取決於人民能否真實信神、敬拜神，這是最根本的。全能神說：「神創造了這個世界，創造了這個人類，更締造了古希臘的文化與人類的文明，只有神在撫慰著這個人類，也只有神在朝夕看顧著這個人類。人類的發展與人類的進步不能離開神的主宰，人類的歷史與人類的未來都不能逃脫神手的安排。你若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基督徒，那你一定會相信任何一個國家與民族的興盛與衰退都在神的安排之下。任何一個國家與民族的命運將會是如何只有神自己知道，這個人類將何去何從也只有神自己掌握。人類要想有好的命運，一個國家要想有好的命運，那只有人類都俯伏敬拜神，都來到神的面前向神悔改認罪，否則人類的命運與歸宿將會是一場不可避免的劫難。」「儘管世界上有一部分正義的勢力，但是在人的心中沒有神地位的統治是很脆弱的，沒有神祝福的政治舞台是混亂的，是不堪一擊的。人類沒有了神的祝福就等於人類沒有了太陽，不管統治者多麼兢兢業業地為他的人民貢獻什麼，不管人類在一起召開多少次正義大會，都不會扭轉乾坤，都不會改變人類的命運。人都以為有衣有食、人類和睦同居的國家就是好國家，就是有好領袖的

問：分辨正教、邪教的根據與原則是什麼？

答：分辨正教、邪教的根據與原則：邪教、正教到底怎麼劃分，這裡面有真理原則可尋求，不是憑哪個政黨、哪個人的觀點想怎麼劃分就怎麼劃分，更不能根據哪個國家、哪部憲法來劃分，這樣劃分是不公平的。首先，必須確定什麼是「正」才能確定真道，只有真理是正面事物，是一切「正」的根源，那真理是從哪兒來的？真理是從基督來的，基督是神的化身，所以真理是從神而來，凡從神而來的都屬於正面事物，只有造物主的話才是真理，只有道成肉身的基督才能發表真理，這是天意天規，任何國家、政黨、團體都不得違背，更不能抵擋、對抗，誰若違背、抵擋、對抗就是自取滅亡，完全應驗神話：敗壞人類都是因為抵擋神而自取滅亡。在世界上、在人類社會中，凡屬正面事物都合天意、合民意，合天意、合民意的就是正教。信神既合天意又合民意，合民意

就是指人類對於信神多數人都贊成，都能從良心上印證是走正道，都會說信神的人正派，是好人，所以信神順服神敬拜造物主是天經地義純屬正面事物，既合天意也合民意。到底什麼是「邪」？「邪」就是不合天意，更是逆天而行、倒行逆施，違背天意、違背民意。那到底哪些事是違背天意、違背民意的？不允許人信神這叫違背天意、違背民意，凡是人類從良心理智上不贊成、定罪的作法那就是邪的，凡是人從良心理智上贊成、承認、公認的就是正面事物。信神是正面事物，凡是抵擋神、定罪神、反對神的才是反面事物，凡屬反面事物完全是撒但邪惡勢力所為。如果能確定出什麼是正、什麼是邪對於什麼是正教、什麼是邪教就容易分辨了，到底什麼是正教、什麼是邪教？準確地說，凡是信真神的教會都是正教，凡是信假神、信邪靈、信撒但惡魔的都是邪教，凡是鼓

吹無神論、進化論等抵擋神的邪說謬論的都是邪教。

另外，一個宗教、教會到底是不是邪教應該讓多數人、讓所有有信仰的人、讓世界各國的人根據世界各國公認的普世價值觀來衡量，這樣才公正，僅憑無神論執政黨的憲法來定哪個教是邪教，這未免有些荒唐，因為無神論執政黨本身就是無神論，它根本就不承認神的存在，更不認識神，它是抵擋神的，是神的仇敵，所以它沒有資格評論信神的事，更沒有資格給任何信神的團體、教會定任何罪名。事實上，無神論執政黨根據無神論和它的憲法把所有信神的團體與教會都定為邪教，包括基督教會、所有家庭教會和其他一些宗教團體，並且公開把聖經定為邪教書籍，這是公認的事實。



國家，但神卻不這樣認為，他認為若沒有人敬拜神的國家是他要毀滅的國家。人的想法總是與神相差很遠，所以若是一個國家的首腦不敬拜神，那這個國家的命運將會是很悲慘的，而且這個國家是沒有歸宿的。」所以，只有神所祝福的國家才有真正的穩定，才能發達興盛，人民才真正幸福；如果一個國家沒有神的祝福，這個國家定規是黑暗邪惡的，黑暗邪惡的國家永遠不會有真實的穩定。曾經有一些無神論執政黨的官員說人民的幸福是它給的，這話根本就是謬論，現在已經被眾人看破、揭穿，人民的幸福最關鍵在於人民都承認神、信神、順服神，這樣才能得到神的恩待與賜福，這是國家穩定的唯一途徑，這才是達到幸福的路。一個社會的穩定關鍵取決於人民信仰的自由，如果國家政府所做的都能讓人民擁護、讓人民贊成，政府官員都能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這樣的國家才有真實的穩定可言。眾所周知，在西方民主國家有很多遊行示

威，那我們能說他們的社會不穩定嗎？這不更能代表國家民主、社會穩定嗎？在無神論國家就沒有那麼多遊行示威，如果有那才能證明這個國家的執政黨民主、開放、治國有方、有能力，如果有人大街上隨便傳福音沒人限制，那才說明這個國家信仰自由，證明這個國家的憲法偉大、光明、正確，其他國家的人、各國媒體記者都會說這個國家是信仰自由、尊重人權的國家。如果在這個國家看不見一個有信仰的團體上街公開傳福音見證神，那能證明這個國家信仰自由嗎？這個國家信仰自由的證據在哪裡呢？現在有的神選民上街傳福音見證神，無神論國家執政黨卻大肆抓捕、迫害，這就讓人看到這個國家的人確實沒有信仰自由。所以說，有人上街傳福音不但不會給社會穩定帶來負面影響，反而會給社會、給國家帶來好作用，讓西方人都能看見這個國家政府允許人在馬路上、街道上、市場上傳福音，說明這國的人有信仰自由，這對這個國家的社會穩定和國際聲譽不是更有利嗎？世界

上凡是民主自由的國家都有信仰自由，凡是公正的黨派都給人民說話的自由，都支持、提倡正面事物，為什麼在無神論國家越是正面事物越遭到打壓、逼迫、迫害？無神論國家的執政黨為什麼不允許人信神敬拜造物主？為什麼不許人傳福音？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這樣的執政黨是不是邪教、邪黨？邪黨一手遮天、逆天而行、倒行逆施搞獨裁統治，公開否認神、抵擋神、定罪神，這樣的國家還會得到神的祝福嗎？離開神的祝福還談什麼社會穩定、人民幸福呢？不都是騙人的謬論、鬼話嗎？這樣的國家不是最落後、最貧窮、最黑暗的嗎？無神論國家為什麼多災多難禍不單行？不就是因為這個國家的執政黨與天門、與地門、與人門瘋狂抵擋神、殘害神選民導致天怒人怨造成的惡果嗎？得罪上天、得罪真神還能有好下場嗎？這完全是報應。

CULTURE 文化

78/閱讀 央視，與權威「共舞」

82/廣場 牠

80/書評 人類如何走出自我中心

84/現場 新世紀福音戰士

STRANGERS 別處



漫遊在呼倫貝爾 雙重邊境上，幻境與贗城

文、攝影 / 王煒

滿洲里、海拉爾、新巴爾虎右旗……今日的呼倫貝爾草原，早已風沙漸盛。中俄、中蒙雙重邊境的身分、毛式空間改換思維、地方官僚與商人的合作、現代化開發、傳統民族於當今世界面臨的蛻變與調整，所有這些，持續改造着這裏的水草、人與城市。

驕勇的人

從滿洲里前往新巴爾虎右旗的路上，海清一邊開車，一邊說「中國曾經北邊是頭，南邊是屁股。開埠以後，南邊是頭，北邊是屁股。對不對？」

我告訴海清，古羅馬人盧奇安寫的一個故事裏，海神抱怨他的身體動盪不定，他從來搞不清自己哪是頭，哪是屁股。因此波塞冬說這些話時，也可能是他的屁股在說話。也許大家都是屁股，但時代中某一階段的力量使屁股們產生了自己是頭的幻覺。

新巴爾虎右旗坐落在滿洲里的南面，俗稱「西旗」，離滿洲里只有一個半小時車程。海清和李老這些在西旗土生土長的蒙古人，並不認可「滿洲里」這座陸港在這片草原上的重要性。他們更認同距離不遠的蒙古國。每週，西旗大街上都會出現從蒙古國專程來的購物車，車型有着 1950 年代的蘇聯風格。蒙古國的箭手也時常來與西旗人切磋，前者身軀巍峨，而西旗人相形之下卻矮小得多。可是，體型並不突出的新巴爾虎人曾經是成吉思汗最為信賴的近衛軍，他們的身體更靈巧有力，適合在馬背上生活。

為了寫詩劇《羅曼·馮·恩琴》和小說《亞歐鐵路》，我有兩次遊歷呼倫貝爾。我一直傾向於我所寫的，是我去過的地方和看見過的事物。第一次到達呼倫貝爾，在前往西旗之前，我在滿洲里市內的贗品市場匆匆買了一盒包裝誘人、徒有其表的廉價雪茄，海清和李老表示很不屑。李老問：「這東西為什麼叫個『雪茄』？」徐志摩（我厭棄的詩人之一）在與泰戈爾的對話中為它取了這個名字。講解這個典故算是令我得到了一些尊敬。幾天來，我無法在體能、精力和酒量上得到這些新巴爾虎蒙古人的認可，好像自己屬於劣等種類。我睡眠不足，戴着眼鏡，形象柔弱，兜裏還揣着一本書，翻開居然還是詩，這一切使我有點可笑。過去的生活中我常常失眠，但這幾天每天凌晨兩點，都必須坐上他們的車，去草原深處觀看一種至為狂野的民間賽馬。

極度困倦的我只好抽我的贗品雪茄，一嘴堅硬的煙霧，仿佛吸嗅着這片土地高傲而又劣質的一面，想借此克制睡意，好減少這幾個快活的蒙古人對我的奚落。

呼倫貝爾民間賽馬，是我見過的最粗獷的賽馬形式。2011 年在新疆伊犁地區的軍馬場、之後又在



呼倫貝爾 滿洲里 海拉爾

呼倫貝爾草原，世界四大草原之一，遼闊而豐美，曾是成吉思汗的主要活動地區，惟近年面臨愈加嚴重的沙漠化危機。呼倫貝爾市轄下滿洲里，作為呼倫貝爾草原上與俄羅斯比鄰的傳統陸港，曾於上世紀 90 年代是文革後所謂「紅色企業家」、現為囚徒的牢獄中，大舉進行現代開發的場所，是他「開發西伯利亞」之遠大計劃的橋頭堡。海拉爾區是呼倫貝爾市經濟政治中心，曾被沙俄和日本侵佔，偽滿時期是興安省省會。俄羅斯電影導演米哈爾科夫曾在電影《蒙古精神》中紀錄了這座城市在上世紀 80 年代的風貌。

今天，滿洲里繼續作為口岸城市發揮着它的陸港功能，是有活力的中俄低成本小商品的集散地。相比之下海拉爾則顯得灰暗遲暮，建築和生活方式仿佛停止在上世紀 90 年代。



木壘縣的馬廄裏，我與騎手共處了一個月，和他們一起給生病的馬匹打針，拍攝他們賽馬競技。與呼倫貝爾相比，那已經是人性的、太人性的比賽。不斷有中國的馬主們放棄內蒙古的草場，在新疆伊犁地區找到價格實惠而且完美的草地，在那裏繁育和培訓他們需要的馬匹。整個風沙活躍的內蒙古，呼倫貝爾是植被最為可觀的草原。

在太陽升起來之前，人們已經聚集在蚊子活躍的草原上。呼倫貝爾的蚊子兇猛碩大，像一群群空氣中的強盜，在我的頭頂約半米處聚集成一個令人煩惱的球體。在北洋時代，張作霖的士兵就被這樣的蚊子叮咬致死，使東北王的蒙古之征半途而廢。

馬匹還沒有集結起來之前，草原上已停滿了汽車。好奇又平靜的蒙古人從車門而非馬背上出現，彼此用車燈致意，車燈光束在凌晨的夜空中晃動。所有人都精神十足，只有我是唯一疲倦到幾近癡呆的人。我只想找一

輛車繼續睡覺，不理會面孔閃耀着百夫長般自豪紅光的司機對我的嘲笑。很快，就要升起的太陽在草原上放射出寬闊深遠的光波，嚴肅而馴順的馬群慢慢在地平線上出現，馬的眼睛反射着太陽光和人們手機拍攝時的閃光，並不眨動。所有騎手都是少年，因為他們體重最輕，又剛好到了雙腿有力量夾穩馬肚子的年紀。他們精警，輕捷。當他們策馬輕輕走過我面前，我也感到這會兒去睡覺是可恥的。我只好找瓶水沖洗了臉和頭，努力讓草原黎明的冷空氣進入肺部，點一支煙。

當所有的少年騎手開始奔跑時，所有的車也隨之發動了。我才知道，呼倫貝爾賽馬同時也是飆車。「老王，還睡呢！別睡啦！」，海清一邊開車，一邊朝我大喝一聲，又把頭探出車窗繼續大呼小叫。但我發現他並不是亂叫一通，而是用呼嘯與疾奔中的騎手交流。其他司機也在奔馳中與認識的騎手相互呼嘯，海清不忘告訴我一句，

騎手正是這家人的孩子。人們的嘯聲短促，目的明確。車群在馬群兩側，在沒有道路的草皮上疾馳。我不時看到有的車輛在大地上彈起又落下，但並沒有車出事。這些野生動物般的汽車在高速行駛中，總能避開猛然出現的土坑與草原網圍欄。有時，我感到車輛就要震碎，好像撞到了草原的骨骼，大地的牙齒會立刻把車嚼斷。

在海清的車上，老李一直謙遜地坐在我身邊。前一天，綽號「殺手」的老李為我們宰羊。我以為他會帶來一系列大小刀具，但他只是從鬆垮的褲子裏摸出一把小刀。他牽來羊，縛住牠，念完經文，在牠的前胸輕輕跨開一個小口，把手伸進去準確地掐斷氣管，井然有序的肢解，清理並碼好整套內臟器官，把皮揭下來打包似的卷成一團。羊血全部精確地集中在胸腔裏，女人們迅速舀乾製作血腸。整個過程僅用了短短一個小時，地上只沾了一點血。「殺手」有些害羞地對



我說，地上應該沒有血漬。我曾在寧夏海原、新疆喀什、青海沱沱河見過人們殺羊，相比蒙古人乾淨、整飭的手藝全都顯得混亂拖遑。

賽車之後的下午，我去看海清和「殺手」一千人射箭。可是我拉不開海清的弓，這又一次讓我感到挫敗。我有點嫉妒這些尚武的蒙古人。當我和他們站在呼倫湖邊，看着這座荒蠻似海的大湖，我對海清說，西湖邊長大的人，怎麼可能是呼倫湖邊長大的人的對手。海清說，今天已經不存在對手，只有混亂的頭和屁股，一切都是遊戲，呼倫貝爾對於他們而言就是一個得天獨厚的遊戲之地，以保存他們那被體育運動簡化了的驍勇。

在北京，我並不認同一些蒙古人的言行。一次婚禮上，蒙古男方的朋友上台亢奮而又禮貌地說，他要唱一首歌給漢族朋友聽。隨即，他以嘹亮的歌喉唱起電視劇《康熙大帝》的主題歌《向天再借五百年》。他說，這

是他這個蒙古人的心聲。但他可能沒有想到，康熙正是消滅了代表古代蒙古的最後一支力量「準噶爾部」的人。

我唯一有能力和這些新巴爾虎蒙古人交流的是喝酒，雖然我的酒量無法與之相比。他們從天亮第一頓飯開始喝，喝到深夜。在呼倫貝爾草原上，我跟隨海清進入一個又一個帳篷，和不同的人稱兄道弟、喝着一頓又一頓的酒。然後睡不到兩個小時，就要起來和他們去看賽馬，好像呼倫貝爾草原本身就是一個生命力旺盛的瘋子。看完賽馬後又加入到一群酒鬼中。在呼倫貝爾草原東部，大興安嶺下的鄂倫春人的雷神只是一條瘦小的怪魚。鄂倫春人也不像蒙古人那般豪飲。我看過一篇關於外蒙古人沉浸於中國白酒的報道，似乎，這個民族在酒精中找回了他們的戰馬。全民貪酒，使他人產生了蒙古人愚昧不經的印象。現代蒙古國的「民主之父」卓力格在就任總理之前，卻荒誕地死於兩名入室

竊賊之手，後者只拿走了卓力格的冰箱中的兩瓶醋。有人說，兩個毛賊其實是刺客。但更多人說，這肯定是兩個酒鬼，還以為拿走的是兩瓶酒。

我想起雷神托爾與草原上巨人競技的故事。巨人們先是對托爾的各項能力數番試探，最後項目是酒量。巨人遞給托爾的酒杯是無底的，連着海洋。可我並不是那位差點喝光海洋、令巨人膽寒的英雄。我走出酒氣衝天的帳篷，想呼吸一下新鮮空氣。從帳篷往西不遠，就是蒙古國。每年春季，從事草原治理的工作人員要從西旗出發，沿着邊境維護一條數公里寬的防火隔離帶。蒙古國邊境的草種必需每年燒荒一次，才能有序生長。由於風從蒙古國往中國方向吹，火焰常常飄到內蒙古境內。工作人員必須花費幾個月的路程，清除防火隔離帶的野草。

由我所在的帳篷往北不遠，是中俄邊境口岸城市滿洲里。外蒙古的掃貨客只到西旗採購，絕少出現在只有



一個半小時車程的滿洲里。而俄羅斯揹客們也僅僅在滿洲里搜尋，絕不會來西旗看看。滿洲里，這個好像錯置在呼倫貝爾原野上的贗品城市，有些被新巴爾虎蒙古人蔑視。海清不斷問我：「滿洲里有啥意思呢，全是假貨。」這個可以 11 個小時就從呼倫貝爾開車到北京的人，如無公事，絕不願花一個半小時車程去滿洲里逛逛。

牟其中

1941 年生於四川萬縣，以毛澤東為偶像，身體姿態與髮型都向毛靠攏。他創立的南德集團曾名滿天下。1993 年開始進行「滿洲里區域性經濟開發」研究，並進行投資和建設。牟其中是 1990 年代中國話題人物，購買衛星，計劃「開發西伯利亞」，也一度成為「中國首富」。2000 年他被以詐騙罪判處無期徒刑。大多數人對其事蹟不甚了了，卻都知道他想要炸開喜馬拉雅山脈、讓印度洋暖濕氣流經雅魯藏布江水汽通道進入西藏的構想。牟其中已成為後毛時代「改天換地」式公共空間建設思維方式的一個代名詞。

滿洲里的普希金

2012 年我經由海拉爾和諾門罕戰役遺址^❶，第二次到達滿洲里。我把小說《亞歐鐵路》主要地點放在這裏。小說裏一位鐵路工程師，在滿洲里主持連接亞歐大陸的鐵路工程。鐵路由兩個地點同時開工，向中間對接。可並沒對接上，就像米開朗基羅壁畫中的耶和華與亞當朝對方伸出食指，卻彼此碰歪了方向。像兩個盲人，在亞洲高原上用食指觸摸，但彼此錯過了。

小說的開頭如下：「迄今我見過不下數十位風格各異的牟其中。一次，在雅魯藏布江邊，一員中科院退休的老頭向我不安地闡述『中印必有一戰』的必然性，因此，仍有必要對喜馬拉雅山脈進行人工改造，毛時代的地球觀仍然具有一種隱藏起來的、

剛愎的可行性，擾動着潛伏在這具老邁肉體裏的建設慾。我望着他寬大的眼鏡，雅魯藏布大峽谷水汽通道特有的巨大雲柱，在他的眼鏡片上縮小成一株袖珍的珊瑚。我想，廣闊天地也正是這樣在他眼中縮小。我問他對牟其中的看法，不出所料，他對後者的喜馬拉雅猜想發表了一番多有保留的肯定，他說『它（指該想法）只是失之粗劣』，但接下來他說，這是一種必然的粗劣，一種中國粗劣，意味着我們到達一個僅只屬於我們的境界之前必經的環節：一種有中國特色的粗劣。在做記者的時間裏，我從長者處收穫的教益是，只要調整好心態，這種粗劣就會是一種才能。不可避免的是，我也多多少少受到了影響。我喜歡這些人，這些建設迷。」

正是牟其中開發了滿洲里。據說



這位志在「開發西伯利亞」的小毛澤東，儘管身陷牢獄，在滿洲里還擁有一定面積的地皮。

站在市區邊的高地上，一座巨大的猛獁象建築邊，可以看到這座草原城市林立的建築尖頂。遍佈滿洲里的嶄新明淨的俄羅斯風建築，在挑剔的人眼裏會被視為虛假的異國幻象。但是，在呼倫貝爾草原盛大、生動的天光之下，這些贗品建築也獲得了一種奇怪的真實性。從這座山丘上，也可以看到進出繁忙的國門。高爾察克正是由此潛回東西伯利亞，開始他不會成功的復國事業。我的詩劇的主角，「白可汗」羅曼·馮·恩琴也曾在此活動，企圖實現一個自18世紀以來不時有人提出、但從未實現的癡狂計劃：把從東北、穿越蒙古、新疆和青海，直到西藏的整個內亞高原地帶建

立為一個國家。這些人物最終只成為了遠東的幻影。今天，「遠東」這一陳舊的詞彙也不再被人們使用，代之以一個較為中性的詞語：「東北亞」。

除了廉價噲鼻的雪茄，我在滿洲里尋找另一件贗品。在所謂「俄羅斯風情公園」，有一座等高複製的普希金像，站在無人問津的一隅。普希金寫過首短詩，關於他路過邊境時對亞洲大陸的「匆匆一瞥」。詩寫得潦草而冷淡。此刻我面前的這位滿洲里普希金，依然保持着他那告別海洋這「自由的元素」、回到不自由內陸時的姿勢。基座已殘破，荒草搖曳，仿佛呼應着其詩句那一瞥般的草率。這雕像好像會在這裏到末日，其間也不會再被修繕。它寒磣地站在這裏，是一群可笑複製品的成員，但卻是中國境內唯一的兩座普希金像之一。當然，它

無法與上海那座顯赫、洋氣的銅像相比。在這個草率的國家，也許被草率的對待而非刻意維護，也是一種保存。

我並不反感在東北、內蒙古旅行中經過的所有這些贗品城市。它們都是變動中的圖案。到滿洲里之前，我在重建的甘珠爾寺看到一座沙繪壇城。它和之前我在西藏見到的薩迦派僧人製作的沙繪壇城遙相對稱，使內亞高原的地理光譜在我腦海裏聯繫為一體。沙繪壇城是一種卓絕的瞬間藝術。用彩色沙礫製成的曼荼羅，在儀式結束後即被銷毀，不予保存。一位拉薩僧人曾對我說，留存沙繪壇城是違背佛法的。但人們需要留下一幅沙繪壇城，來加持這座空洞、嶄新的重建寺廟，賦予它持存的力量。在風沙漸盛的草原上，也許最終是沙、而不是草葉，會成為呼倫貝爾大地的臉孔。E

① 註：諾門罕戰役是二戰時代蘇聯與日本在遠東地緣衝突的頂點。諾門罕戰役又稱哈拉哈河戰役，是二戰中日本與蘇聯在遠東地區發生的一場重要戰役。日本在這場戰役中不僅徹底失去了在東北亞的優勢，也是它在二戰戰場上走向失敗的轉捩點。

圖：（左）甘珠爾寺中的沙繪壇城。（中）新巴爾虎蒙古人日常的射箭競技活動。（右）滿洲里「俄羅斯風情公園」內的普希金像。

中國媒體人的斯德哥爾摩情結 看央視如何與威權「共舞」

2008 年中央電視台在對汶川地震做現場報道時，收視率突破 10 億人次，正好是 20 億隻眼睛。在這個中國最大的官媒內部，部分新聞從業者認為，職業理想和體制的碰撞，是一種「中國模式」。

文 / 程映虹

美國紐約的新出版社最近出版了紐約城市大學斯塔騰分校新聞學教授朱影的《20 億隻眼睛——中國中央電視台的故事》（*Two Billion Eyes: The Story of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朱教授是美國研究中國影視和文化市場的專家，這本書是她近幾年來對央視從業人員進行大量採訪的結果，書的問世在美國書市上引起重視，可以說是近年來有關中國的書中在專業和通俗兩方面都有廣泛讀者的一本。一些美國有影響的媒體不但對書作了介紹，而且對朱教授進行了採訪。

雖然西方學術界在對中國媒體和文化市場的研究和介紹方面早就出了很多成果，但這是第一部聚焦中國媒體第一大佬的作品，而且素材豐富，接受採訪的包括一些中國電視觀眾和新聞從業人員熟知的名字，如楊偉光、白岩松、敬一丹、胡泳、崔永元、陳曉卿、夏駿和柴靜等等（這種對真實姓名的不忌諱也有別於一些以在中國做調研為基礎並涉及敏感話題的西方學術著作），因此它的出版也可以給中國讀者提供一個觀察自己國家主要新聞機構的角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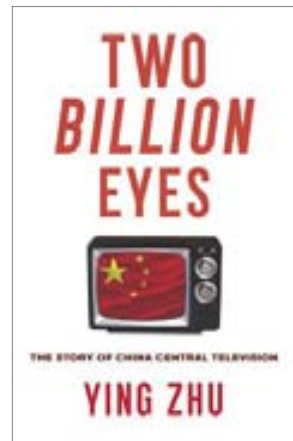
書名中的「20 億隻眼睛」不是作者自己的想法，而是出版商臨時加上去的。我在閱讀中找到了一個細節，

或許可以拿來為這個書名做個腳註。

書一開始就介紹央視在 2008 年 5 月的一段時間內（5 月 12 日到 21 日）對汶川地震救災實況做了大量現場實況報道，突破了以往對重大事件報道的規範。據中國新聞學研究人員提供的數據，在那段時間裏，央視的收視率突破了 10 億人次，尤其在 5 月 18 日左右，這正好是 20 億隻眼睛。出版商靈機一動想出「20 億隻眼睛」這個主意，可能只是依據中國人口得出一個大概的收視數據，不一定會想到在這個數據背後，其實有更為豐富的媒體與政府和社會複雜互動的關係。而正是在汶川地震的最初報道中，這種積極的互動使得央視一度吸引了 10 億觀眾，在那段時間裏成為了名副其實的中央級媒體。

官媒帝國和社會變遷

這本書當然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西方人對中國官媒帝國的好奇。但朱教授主要的目的，是要以央視為例探討自 1990 年代以來在中國的社會變遷中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以央視從業人員的角度來反映更寬廣的社會和政治現實，從媒體與社會關係出發提出並討論中國模式和中國特色這些國際間關注中國的人想了解的問題。



**Two Billion Eyes:
The Story of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Ying Zhu 著
New Press (紐約)
2012 年 10 月

朱教授認為，今天的中國央視是一個既受中央政府控制、貫徹中央政府的政治立場，運作又必須反映市場規律並按照商業化方式來操作的媒體巨頭。這裏的市場化和商業化除了央視本身的經濟要求，也有來自國內省級電視台的競爭和打入全球化的新聞市場的壓力。這種雜交性在西方經驗和語境下似乎是難以想像的，但卻是今天中國的現實，它本身就是中國社會變遷之尷尬性的見證。朱教授認為央視的這種性質，就是今天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模式在媒體業的表現。

中國媒體內部操作的共同處境

此外，朱教授告訴西方人，和更廣泛的中國制度中人們常常看到的一樣，央視內部的具體操作既不是「法制」也不是「法治」，而常常是按照上級的「指示」來「治」或「制」（rule-by-directive），尤其是對一些突發和敏感事件的處理，這就更增加了工作的複雜性和難以預測性，使得從業人員不得不增強他們的自我審查意識。

一個新聞機構的這種狀況只有在西方人眼中才是特殊的，它在中國其實是所有媒體的共同處境。西方人想要了解中國的央視和其他媒體，首先要理解這一點。很多對中國媒體的誤解和誤讀，源於對這個複雜性的忽視。當然，相當一部分西方人明白這個道理，但用充分的第一手材料從感性上讓更多的讀者接受這個現實，是這本書的貢獻。明白了這個道理，就在很大程度上貼近了中國的現實。

如果接受這個基本事實，那麼西方讀者最關心的，當然是中國央視內部的操作方式。或者說，在遵循官方意識形態和政治標準的同時，加上時時處處提醒自己那些無形的框架和界限，多大程度上央視從業人員還可以根據新聞的專業要求和他們自身的社會道義感來從事工作。我想，這是朱教授著墨最多之處。她用大量的採訪材料來提醒西方讀者：面對難以捉摸的內部審稿和審片程序和來自方方面面的壓力和干擾，央視從業人員辛苦而執著的工作其最終結果卻充滿了不確定性，他們常常被挫折感和失望感所困擾甚至壓倒，一些人會不堪這種處境而離開。也有一些人對他們自己從事的工作充滿懷疑和批評，有些人甚至直言不諱，說他們自己從來不看

央視節目。但正如一位被採訪者所說，批評央視很容易，但從業人員日常面對的這種苦衷，是外人難以想像的。

既定框架中的理想

既然存在着政治和市場這兩種壓力（或者說動力），很多人還是設法在既定的框架內尋找機會、積累經驗，利用市場來和政治討價還價，在不同程度上追求自己作為新聞從業人員的理想。朱教授說，她採訪的很多人都告訴她，在節目製作和新聞編排上，通常只要有一點機會，他們就不會放棄，做到和威權「共舞」。這需要耐心，執著，策略和技巧。例如，抓住重大事件發生後的瞬間，在體制的慣性沒有來得及運作時對事件迅速做出回應就是一個方法。為了讓西方讀者理解這種容易被他們忽略的努力，朱教授用了一個英文詞彙 Envelope-pushing，意為在現存框架內不懈地探索和擴大表達的空間，而這在西方社會中也是常見的生存和發展策略。

但是，中國央視從業人員那些在西方讀者看來是為爭取新聞自由的努力，並不意味着他們對西方新聞理念的認同。相反，差不多所有被採訪的

人都明確表示，西方新聞業的那套標準和做法不可能適用於中國，無論是評價中國媒體的現狀還是談論它的未來，都請放下西方新聞業的參照系。而從他們的態度來看，他們的這個觀點絕不是對官方言辭的機械重複，而是包含了對自己工作的驕傲和肯定。如果對現狀並不滿意，又反對用在西方發展起來的現代新聞業的那些制度和習慣，那麼究竟什麼可以用來作為坐標呢？答案意外地簡單，這就是中國特色，這也是全書最後一個部分的標題：「央視與中國模式」。

對於這種生存狀態，朱教授的另一對比喻很容易讓西方人明白。書的最後一段，她用非常感性的筆觸表達了對央視從業者的想法。她既用了西西弗斯精神這個典故，也說這裏可能「有一點」斯德哥爾摩情結。西西弗斯精神用來形容央視從業者為實現自己的新聞理想和保持職業規範的不懈努力，而斯德哥爾摩情結在這裏當然指的又是他們與這個體制的共生和適應。我想，在相當程度上貫穿全書的所有的矛盾和困惑都可以在這對比喻中找到答案，而這也是今天中國媒體甚至中國社會的縮影。㊟



圖：2011年9月，位於北京CBD的央視大樓前正在進行新建築「中國尊」的奠基儀式。（AFP）

人類如何走出自我中心

人怎樣理解原子世界和廣袤的星系？作者 Blatner 是讀者知覺範圍之外的導遊，他從日常經驗中衍生想像，探索宇宙秘密。作為一本科學書，它的價值還在於從科學現實中反思人類的自我中心。

文 / 洪馨

在一本時事雜誌裏，科學書有何位置？當代世界多元、資訊爆炸而差異暴漲，但人的精神狀態往往未能適應。超乎切身經驗的現象不斷轟炸，我們很容易麻木，一是逃避抗拒，一是玄之又玄地投射外行之見，而無論視而不見或偽科學，都是斷裂的認識，先於理論，無分學科。

民間智慧教我們不要比較，因為比較帶來煩惱。*Spectrums: Our Mind-boggling Universe, from Infinitesimal to Infinity* 一書則提出以「譜帶」(Spectrum) 處理資訊，也即是自處，消解比較與否的難題。

宇宙的坐標

譜帶並非特定科學理論，而是將相類現象歸納而成的序列的常見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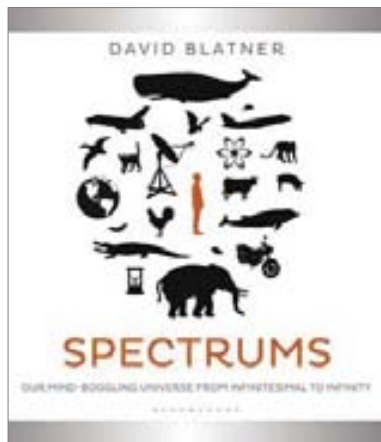
“

本書立意不過是整理各種現象，令其變得可以構想而已。但在說故事的過程中調動讀者想像力的伎倆反覆出現去中心的母題和吊詭機鋒，令人浮想聯翩。

”

式，如彩虹和政治光譜。由數字、尺寸、光、聲、熱與時間六個向度，作者覆蓋了生活中與資訊裏觸及的物理現象，並推展至極限。過程裏深入淺出地介紹相關原理，令譜帶上的事例產生意義，主要目的是構成物理世界的一種秩序，多於繁複機制，畢竟行外讀者只求解惑，不求甚解。一般認知中的科學思維偏重模型、計量、實驗等捉摸得到「客觀」層面，忽略對自身出發點的省察及提升。譜帶將描述式與操作性的科學知識推進為更整全的思考框架，是科學與人文的另一相通處。

比較大概真的是自我中心的行為，書中的不同光譜都以熟悉的日常生活向外推進。由數字說起，譜帶可說動物智能的擴張與組織。不少動物都懂數數，但大於七的數字，我們再難直接處理，以一個意象統攝是一法，如一句歌詞、一貨櫃的鈔票、但已失卻個別性，開始失真。作者以人為分拆組織，如電話號碼分為四個人一組、125 是 $5 \times 5 \times 5$ 、一百億是十乘十重複九次，才能有機連繫愈來愈抽象的數字，如零、負數、無理數、虛數。數字體系是虛的，如果令人有任何感覺，正反映我們自己思維的質地。作者數次開拓數字的領域，然後又注入抽象概念將之打破，令數學各門有了遠近之



Spectrums: Our Mind-boggling Universe, from Infinitesimal to Infinity

David Blatner 著
Walker & Company
2012 年 11 月

別，成為人類想像力的戰利品。

游移的坐標

空間一章則以近身的大小關係投射比擬極端大小。有趣地，宇宙盡處的大結構讀來令人感到可以一手掌握，反而小到量子、夸克的無數分之一，實體不再存在，現實的本質卻變得模糊，只剩道可道非常道的概率。譜帶固有的等級制度固然令人歸位，但在本書中，無論那一級，都不過是一個例子，在思維中的份量相約，從結構主義的角度，更令人感到

大與小端視乎 zoom 得多近，共通的空間質地才是主角。尖端物理學的猜想：空間其實是一種跨尺度的全息圖（hologram），大與小是同一（超尺度）特質的不同顯現；宇宙中本沒有尺度，人類比較多了，歐幾里得捉到心理，也使成了尺度。

於是「比較」不覺超越了自我與世界的對立。其實如太空館介紹宇宙結構的影片，由房間出發，轉眼間已離開了太陽系，距離感迅速麻木，我們暫忘自己，當量度標準隨宇宙擴大，重點應是宇宙的質地和跨尺度的（碎形？）現象；再念念不忘「滄海之一粟」就如「中國很大／香港很渺小」，以論證誰管誰，那樣老套了。

極端主義

譜帶也不是全然順暢的。例如光的強弱波長轉變中流露異象，揭示其波粒二象性，非人眼所能領會矛盾統一的本質，眼見為憑的真相，實充滿含混與折衷。但同時，極端事例的古怪或可笑，正揭示熟悉的「正常世界」中諸般被隱沒的特色，令我們與工具和知識建立辯證關係，更具生成（generative）氣質。

光和聲兩章較多介紹在人類生活中的現象，不着重走極端，具體而言是譜帶上的差異對人類的意義，波長、頻率構成我們的五音五色，意味深長。奇妙的不在於誇張，而是在細微變化中創生出無窮趣味，人類的小世界反

而精彩、具體起來。大千世界的繽紛精采，可謂一廂情願，全因我們的視覺適應了地球環境，能以庸常、均化的觸覺視之，否則周遭無非透明，連自身也看不到，又或光影閃爍，令人癡癲發作——但這無損對於有限之人的真實性。

說到熱力，描述極高與極低溫下物質的異狀，象徵活動與本質的辯證關係，是最性感刺激的一章。時間一章則着重將混沌的時間定義及準確分解，及與世界觀的關係，暗合韋伯的經典洞見。

後現代科學

本書立意不過是整理各種現象，令其變得可以構想而已，就如孩童拿着動物積木排大小，put things in perspective。但在說故事的過程中，調動讀者想像力的伎倆如 sidebar，卻反覆出現去中心的母題和吊詭機鋒，令人浮想聯翩。事物在予人效用之外，也可透過與同類比較而產生意義。例如女明星已有十幾億美金身家，再多十億代表的是在權勢榜上推進多於私人飛機。這既可說物化了，但同時打開了人的自我中心。

這正合百年多科學以量子力學為首的模糊轉向，同時意識到主體本身的限制如何模造物理世界的特定「客觀」。Perspective 一字本就暗示隱形的主宰，正如愈動聽的故事作者往往變得透明，不代表事情真的如此渾然天成。

這並非「xyz 其實（不是你以為那樣，而）只不過是 abc 而已」，在批判中重複自我中心的當代人文學風，相反透過「非人」的其他世界觀去梳理自身的局限。譜帶描述的世界是量化（Quantitative）的，譜帶本身卻是質性（Qualitative）的，換言之也有一種超乎兩者的另一層面特質。如果世界是人的活動範圍，宇宙則是視野；天文學歷次革新了我們對貼身事物的認知，可謂環球智慧地方體現。這個時勢，文人與科學人皆作如是觀：人類至今的知識都是特例，說錯誤不如說局限，應更強調存而不論和虛實互為表裏。

以客觀、外在的知識比擬和間接處理較近身的問題，可說是知識的拓撲學。這也是科普書的慰藉，一如聽交響樂，說來《2001：太空漫遊》有一幕也出現彩虹。E



圖：書籍插圖。

牠

張亦霆 ◎ 作家、傳媒人

牠一路跟隨三藏法師到了西天。在法師溫暖的懷中，牠吸血，睡覺，沿着衣服的縫隙散步，在破洞和破洞之間跳進跳出，牠從來不到最外層的衣服那邊去，因為對於牠來說，那是越過了牠的庭院，而進入冰冷的人類世界了。

當然，法師的身體是牠最熟悉的地方。這身體瘦硬強健，皮膚乾燥但血脈充沛，由於走了很遠的路，經過了好幾個季節，這身體已變得愈來愈沉默和警醒。牠還記得，法師剛上路的時候血肉的滋味，是甜美而富有營養的，那時牠棲身的衣服也還有新棉布漿洗後的田園氣息。法師裝扮成一個普通的旅人，偷出玉門，進入高昌，那是整個旅程中最愜意、悠閒的部分，猶如囚人遇赦欣喜若狂，法師暢快奔行，口中喃喃自語；高昌的天空真的很高，地面遼遠，再往前走，就是沒有人能知道的西方了。

不知什麼緣故，法師在高昌停留了很長一段時間，那也是牠最胖最舒心的一段日子。那就像一個夢，夢醒之後，法師又動身了，這次同行的有很多人，但是過了蔥嶺，路上又只剩了牠和法師，衣服漸漸磨破了，風雪有時直達牠的內庭，吹得牠緊緊貼在衣縫裏動彈不得。當然還有饑餓，法師有一次七天沒有進食，那時他的血又苦又澀，幾乎讓牠掛掉；更多的苦楚不必細說，九死一生，其他的跳蚤一定無法想像。

法師為什麼要進行這樣苦苦的旅行，必定有他的原因。我只要按時吸血就好了，牠想，身為跳蚤不能挑肥揀瘦，當然也不存在什麼更偉大的吸血物件之類。

法師也許是偉大的，但我可沾不到半點榮光，無非靠着宿主的毅力，我也到了很遠的地方，吃了很多的苦，但是那又怎樣？生命太短暫了，除了專心吸血之外又能何為？

不過有一次，法師幾乎抓到了牠。也許是牠太貪心了，連着吸了幾大口血，法師奇癢難忍，探手入懷，一下子抓到了牠的所在，但不知為何，那隻手停住了，沒有用力去捏，只是在牠咬過的地方搔了搔。事後牠不無得意地想，這一定就是出家人所謂的慈悲為懷了，既然懷抱着慈悲，那對於懷中的跳蚤我，就只能忍受囉。

這樣想過之後，牠的吸血就更加放肆起來，尤其在法師專心入定的時候，牠故意尋找最難以忍受的部位刺入，在他來說，這可以解釋成為一種考驗，而自己則是檢驗員，法師要想進入至真圓境，除了默默忍耐別無他法。而當法師升座講法的時刻，牠更是大跳特跳，把自己想像成一個法力無邊的魔頭，法師講到最關鍵處，牠也吸血吸到身體鼓脹，然而仍不肯鬆口，牠感到了破壞的快樂，甚於吸到美味的鮮血。

法師在西天住了十年終於要回到故國了。他帶着好多經卷、種子、器物、弟子，只有衣服仍然穿着來時的那一身不曾換掉。回去的路同來時一樣，同行者亡失殆半，那身法衣早已破舊不堪，只有牠的食血生涯卻好像永無完結，在路上，縮進衣角隨風飄蕩的時候，牠也會感到一絲厭倦。不過，牠仍然只能做牠能做的事，法師能忍與不能，牠已經不那麼感興趣了。

抵達長安那一天，好多人來迎接法師，他們都認為他做了一件偉大的事，那件破舊的法衣，被弟子們供奉起來。又過了許多年，就沒有人知道牠的下落了。❷



日常裏

一個早上都對着電腦屏幕工作；才接近午飯時分，薇薇妮已經呵欠連連了。她伸個懶腰，拿起 Peter Rabbit 咖啡杯，到茶水間給自己沖了杯咖啡，加了多少的牛奶，倚在一角呷着。她看看自己的腳，上面穿的是昨天才買的新鞋子，小牛皮的，柔軟的粉紅色。腳趾頭在裏面舒適地、安靜地躺着。薇薇妮不禁為自己的眼光微笑起來。

咖啡喝完了，她踩着小牛皮出去，遇上瓊。瓊眼尖，也看到薇薇妮的新鞋子了：「終於買了！不是說嫌貴嗎？」

「你可以買新皮包，為什麼我不可以買新皮鞋？」薇薇妮笑着，打了瓊一下，「一會兒吃過午飯，去看黃色小鴨！」

「好啊！」瓊高叫，又拖着嘴巴，「那附近有家茶餐廳，燒鴨飯最好吃！」

「看你胖得像隻豬了！」薇薇妮指着瓊的手臂，「誰天天嚷着要減肥？燒鴨飯你不怕禽流感？」

「有什麼辦法，BB病了，看醫生多貴呀，看來這一個月我都只能吃茶餐廳了！」

「BB？你那頭貴婦狗？」

「是呀，牠看醫生，比我看醫生還貴！」

「早叫你那時把狗還給你那位前度啦！」薇薇妮「哼」了一聲，「什麼不好送，送一隻狗？」

「我情願他當年送個名牌手袋，賣到米蘭站還值點錢。」瓊嘆口氣，「我還得 whatsapp 他，要他出一

人類從動物身上得到的，有皮草，也有流感。愛與傷害從來就是雙向共存。如果生命是平等的，憐憫與嬌寵又從何談起。



Hong Kong

張婉雯 ◎ 作家、動物保護組織成員

半錢！」

「說起來，大猩猩有跟你談續約的事嗎？」薇薇妮忽然想起，「芬妮據說續了三年約呢。」

「有什麼辦法，人家就是懂得老闆的心意，訂個商務午餐也鮑參翅肚，一條蘇眉比桌面大，大猩猩臉上添足了光。」

「這些馬屁我們是不懂拍的了。」

老闆從房間出來，二人便散開了。老闆卻朝瓊走來：

「新加坡陳先生要往廣東省一趟，問我們有沒有好的住宿介紹。你替他看看，安排一下。」

「如果是公幹，那就白天鵝吧。」瓊忽然靈機一觸，「如果是旅遊，那不如長隆度假村？有遊樂場有動物園，說是一邊看白老虎一邊吃飯，挺夠噱頭的。」

「好，就交給你吧。」老闆微笑着走開了，瓊想着，續約的事情該有望了。至於薇薇妮，並不知道自己的好姊妹剛拾到個好差事；她只是一如既往，甫坐下便從抽屜裏掏出馬油潤手膏，仔細地勻在手上。看看腕上的閃石古蒂貓手表，尚有十分鐘便到午飯時間；她索性打開社交網站，見到有人轉發虐待動物的新聞，什麼花貓被割開肚，薇薇妮搖搖頭，便跳到「淘寶網」瀏覽——噢，這雙真皮鞋好像比腳上的那雙更好看，而且更便宜啊！「吱吱吱——」忽然傳來鳥叫，薇薇妮拿起電話，是瓊給她傳來的短訊：「夠鐘啦！門口見。」

薇薇妮連忙拿起蛇紋真皮銀包站起來——茶餐廳空調冷着呢，把椅背上的美麗諾羊毛外套也帶上——匆匆走了。或許真是太匆忙的緣故，經過芬妮的座位時，她不小心踩死了一隻螞蟥。E

閃亮可可

隱匿 ◎ 詩人

可可是隻母貓，在我餵食的流浪貓裏面，她是最聰明的，長相又美，屬於阿比西尼亞的混種貓。她身上的每一根毛，都分成兩色，根部略近巧克力色，中段到末端則是閃亮的可可色。若是在有風的陽光底下，貓毛翻動，金色光點跳躍於可可海面上，那種輝煌又沉靜，難以言喻的美麗顏色，總是讓我想起麥浪。

可可從小愛說話、好動，堅持己見，而且不管做什麼，都是大氣魄！當家貓們都滿足於貓食，隔着玻璃遠望窗外飛鳥時，可可卻是什麼都能吃！什麼鳥都能抓到！有陣子可可還經常帶着老鼠來送我，每隻都是剛剛斷氣，新鮮又完整的。當然我很想阻止她，可是沒辦法。據說這是因為可可把我當作一個沒用的朋友，甚至是晚輩，她擔心我會餓死。

可可亂吃東西的程度真是家貓無法想像的。她剛來的時候，我曾看見她試吃別隻貓的大便，臉上露出評鑑家的神氣，我猜想，她是想調查這一區貓咪的身體狀況吧？後來我看到她跟遊客要食物，大多也都是貓咪不能吃的東西。

最誇張的一次是這樣的，有天可可來找我，一臉鬱鬱寡歡，開罐頭也不吃，接着就吐了滿地，一看之下真是不得了！足足有半隻雞那麼多！除了雞頭以外，其他什麼部位都有，甚至包含了兩隻雞爪！我看着雞爪那長長的指甲，真是一句話也說不出口！但是可可吐完以後，一副神清氣爽的模式，立刻又是生龍活虎了！

因為爭取地盤的天性，有陣

子可可經常欺負其他貓咪，把牠們一路追打到遠處，一直打到對方再也不敢來吃飯為止。那段時間，我不得不帶着貓食，在附近尋找弱勢貓的藏身處。尤其在哺乳期，可可變本加厲，我身邊的貓幾乎全部被趕走，只剩下她自己的小貓。問題是，可可並不擅長照顧幼貓，她的小貓因為各種因素，全部都沒有留下來！後來就結紮了。

可可結紮後很不適應，變得非常黏人，隨時需要人的撫慰和陪伴，我沒有那麼多時間，可可就跑到樓下去，找一樓的店家或遊客撒嬌。不久，樓下本來不認識的鄰居紛紛上來二樓，有的帶着罐頭，有的帶着雞肉，賣小卷的店家也帶禮物來探望可可。

可可唯一留下來的的小貓叫阿哉，但後來被一群大狗咬死了。阿哉死後，可可在一樓爆紅！因為她突然開始追打狗，而且只限大狗，對小狗沒興趣。那時一樓鄰居常常向我轉述可可打狗的英勇事蹟，他們還拍下了影像。

不久前，英雄可可終究還是被狗咬傷了！我帶牠去看醫生，後來，樓下鄰居將可可帶回家照顧。我心裏非常欣慰，因為可可畢竟年紀也大了，終於有人愛她，願意帶牠回家，這是多麼幸福！

可可痊癒後，有時又回到街上遊盪，問題是，她似乎沒受到教訓。我親眼看到一隻大黃狗挑釁她，但可可一點也不怕，她猛然一躍而上，跳到那隻大黃狗背上，痛咬牠的脖子！我那時本來已決定要衝到樓下去了，結果發現鄰居和遊客們紛紛出現，大家呼喚着可可的名字，把大黃狗趕走了。E

怎樣告別福音戰士？

文 / 湯禎兆

「新世紀福音戰士」作為一齣具備劃時代意義的動畫經典，予以觀眾「第一次衝擊」的震撼太大，受眾對重構也是循自己心目中的原型來期盼。庵野秀明的新劇場版策略是不斷以今日的我推倒昨日之我，於是每一次的「衝擊」，儼然便出現正反式的自我拆解。

《新世紀福音戰士Q》的上映，當然是一大事件。香港為日本以外的第一個海外地區作全面劇場公映的地方，可見對作品的認真看待程度。

由1995年的電視版（26集）開始，經歷舊劇場版《死與新生》（1997）及《The End of Evangelion》（1997）（即《死與新生》中的《Rebirth》，再加上《Air》及《真心為你》而構成）的蛻變（1998年的《Revival of Evangelion》因為屬原來版本的重畫版，所以大多不計算在內），然後再進入新劇場版年代（2006年揭櫫的重構計劃），先後已出現《福音戰士新劇場版：序》（2007）、《福音戰士新劇場版：破》（2009）及今次上映的《福音戰士新劇場版：Q》（2012）——整個福音戰士的世代進化，待終章《福音戰士新劇場版：■》（2013）在日本公映後，一切的變化便可以塵埃落定予以蓋棺定論。

何時看新世紀的分野

作為一齣橫跨廿載以上的經典動畫，作品顯然如綾波麗般，早已由外在的複製植入，逐漸衍生出自我的生

命力來。當今日本文化紅人宇野常寬在《Da Vinci》2013年1月號以〈「補完」後的未來〉來分析《新世紀福音戰士Q》的內涵，我特別對他先長篇大論來交代自己的福音戰士歷史感興趣。宇野指出1995年在電視版出現前，可說是日本動畫的「冬之時代」（泛指整個1990年代的前半期）——原創的動畫企劃大為減少、動漫雜誌又或是粉絲群內的熱議話題不過為漫畫名作的動畫化期待，甚至連不少1980年代出現的動漫專門誌也銷聲匿跡，簡言之就是一個氣悶沈鬱的時期。電視版於1995年如平地一聲雷般爆破綻發，對宇野作為一個當年居於函館的苦悶高中生來說，於心頭所產生的震撼可想而知。

與此同時，宇野對電視版當年遭受四方八面的苛責也不以為然，尤其是傳統的動漫迷習慣了「宇宙世紀」式的宏大敘事模式，電視版最終回歸於沉悶消費社會的日常敘事（最後兩集惹起壯闊波瀾的討論），令到大家難以接受。宇野自言當年仍無法說清楚自己的鬱悶之處，今天他直指電視版正是——《超人》之死的物語。庵

野秀明曾自述福音戰士的意念原點為《超人》與巨神兵。前者屬「舊金山和約」體制下的寓言（科學特搜隊等於自衛隊、怪獸等於敵國的軍隊、超人為在日美軍）；後者在《風之谷》中登場，是於冷戰時期的核戰威脅及墮落天使的主題顯影。兩方都是把國家作成年男性的疑似人格，從而展示的近代想像力。而電視版正是以上想像力「終結」的物語。真治乘上初號機等同超人變身的情節，成為與社會同一化的成熟投影，這一種想法已經不獲世道接納，與時代感覺出現背道而馳的走向。

我自己是在1990年代的中後期，透過本地海盜版的影碟一口氣看畢電視版。當時對日本社會面對的轉型狀況了解不深，自然也沒有宇野身處其中共時性的切膚痛感。而我們身處海外且以歷時性角度去「接受」電視版的受眾，很多時候會因應文化背景及差異，從而去發掘出對福音戰士的不同趣味來。於我而言，電視版最原始的衝擊是跨類型的刺激，過去接觸日本動畫，當中的類型界定都十分清晰明確，但福音戰士絕不可以簡單的機



新世紀福音戰士

日本動畫公司 GAINAX 的機器人動畫作品。由庵野秀明導演，於 1995 年在日本首次播放，共 26 話，1997、1998 年共上映三部劇場版《死與新生》、《THE END OF EVANGELION》、《REVIVAL OF EVANGELION》。整個系列包括電視動畫、電影、漫畫與電腦遊戲。2007 年，開始了全新四集新劇場版的計劃。

電視版中所確立的「原教旨」價值所在。

哪一個才是福音戰士的真身？

長篇累牘先交代福音戰士的「基型」，我想指出的是福音戰士的「真身」，其實早已鎖定及潛藏於各人接觸福音戰士的時刻內。今天庵野秀明續寫《破》十四年後的故事，為 NERV 鎖定 WILLE 的

對手，一眾男女的對決戰爭也清楚浮現（NERV 及 SEELE 內一眾暮氣老男與從反叛 NERV 出來以葛城及赤木為首的陽氣女性之對陣）——你當然可以看成為對福音物語的推衍，但同時也是對電視版開放文本的一種瓦解性舉動。

事實上，不少對《Q》持好評的日方反響，往往也是建基於對電視版陰冷本質的眷戀。中村兔在〈觀迎來到新地獄〉（《電影旬報》2013 年 1 月上旬號）正好是一典型示例，文中表明對《序》及《破》等所注入的陽

光正面能量大為不滿，認為世界的和好以及所謂的「補完」，不可能如此簡單地以釋放善意就可以改變一切。此所以當《Q》把真治重新擲入地獄（先交代他為觸發「近第三次衝擊」的原兇），同時也要面對第四次衝擊的疑雲，中村兔便興奮莫名認定福音戰士終重上正軌，把世界末日與冷酷異境之神髓再現。

我認為這正是福音戰士眼前面對的窘境，作為一齣具備劃時代意義的動畫經典，因為它予以觀眾「第一次衝擊」的震撼太大，於是受眾對後來的重構，往往也是循自己心目中的福音戰士原型來期盼看待。

福音戰士原型本屬開放形的文本，但庵野秀明的新劇場版策略是不斷以今日的我推翻昨日之我，於是每一次的「衝擊」，儼然便出現正反式的自我拆解。你當然仍可視之為此乃開放文本的發展過程（事實上《Q》要作怎樣的終結也完全握於庵野手中），但那種由受眾自決的文本開放本質，與創作人操控的引導式正反修正，當中所帶來的趣味，早已不可以道里計了。⑤

械人又或是校園愛情等類型來一筆蓋過，往後發展我們看到日本本土正好把福音戰士定性為一個類型（姑且簡稱為「福音戰士型」），並以「後福音戰士時代」形容往後翻天覆地的變化，從而對日後的「世界系」產生重要及直接的影響。此所以如果說宇野從社會屬性的共時性理解電視版，我也可稱為以文化分析進路作歷時性的探究，其中的後現代特質，把大敘事瓦解成小敘事，以及各種詮釋往往均可自圓其說，令受眾各取所需去消費福音戰士物語，大抵正是福音戰士從



陽光
圓桌

程映虹

美國特拉華州立大學教授，研究興趣在世界史、國際共運和後毛時代中國的意識形態

中國政治的「亞文革」狀態

最近中國官方准意識形態的新四論（楊曉青的「憲政屬資論」，劉亞洲「黨性神性論」、解放軍報的「宇宙真理論」、劉小楓的「新國父論」）引起軒然大波。有消息說，這些文章其實是為某個有關意識形態的紅頭文件作註，可以說是這個文件的對外版。

很多人把這些意識形態口號的問世稱為「第二次文革」的信號，但我認為是「亞文革」（或者也可說是「次文革」或「半文革」）的發作。更確切地說，文革結束已經有一代人的時間了，但中國政治始終處於「亞文革」的狀態。今天的中國，要重演文革是不可能的，歷史也不會複製一個文革。但形形色色的「亞文革」其實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塊土地，它時強時弱，時隱時現，一直是黨國施政的一種方式。

什麼叫「亞文革」？就是文革政治的那些極端表現消失了，文革政治也不再能囊括國家政治生活，更不用說是社會生活，但它的一些主要形式仍然保留下來並時不時地重返政治舞台。在這個意義上，「新四論」和文革的聯繫並不在於它們的具體內容（例如劉亞洲說黨性就像基督教的神性，黨就像引領以色列人的摩西等等，放在文革中他會為了這些話或者被紅衛兵活活打死，或者被軍管會判處死刑緩期執行），而在於重大政治信號以這種文革的方式被傳遞出來。

文革政治的那些極端表現，如狂

熱的個人崇拜，殘酷的黨內路線鬥爭，社會分裂和大規模武鬥，以及思想文化的極端禁錮在今天的中國並沒有完全的對應存在，但不乏類似的現象。例如薄熙來前幾年在重慶的地位和他在毛左新左和形形色色的民粹主義者中的影響離個人崇拜已經不遠了。「紅歌」運動也是文革「革命文藝」的翻版。80年代至今，黨內的權力鬥爭從來沒有中斷過，也有過重大事件，只是沒有用「路線鬥爭」這個名詞（今天常常用反腐的名義）。至於社會分裂，其他不說，就在如何看待毛和毛時期的中國這個問題上，兩派在程度上已經很象文革時的派性之爭了，而且是全國範圍內劃線的派性，而不是像文革時候各地不同的派性。這種分裂也已經有了個別的肢體衝突，只是沒有發展到武鬥的地步。

文革政治的理論原則是階級鬥爭和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個原則自80年代以來就以「反自由化」和「反和平演變」的名義復活並一直在用，並得到了「反分裂」鬥爭口號的強化。

今天「亞文革」的主要形式，一是黨內文件比法大，內部文件是最重要和權威的政治信息，內部傳達文件又是最重要的信息傳播途徑。二是通過報刊公開發表一些高度意識形態化和政治指向性的文章，而這些文章往往就是「中共中央中發某年第某號文件」的對外版。這是兩個最文革化的

現象，也是當代中國在信息傳播上和世界潮流最背逆的現象。凡是有這兩個現象出現，就會讓人們感到時光倒轉，條件反射地想起文革。「新四論」和它們背後的那個文件，不就是這兩個典型嗎？

今天，中共黨政系統中重大信息仍然採用內部先傳達的方式，這是體制內的人都知道的，如習近平正式就位後發表的南巡講話就是如此。而這次幾篇黨報、軍報的重要文章更是重大政策的信號或者政治試探。這讓人想起22年前，內部傳達的鄧小平「南巡講話」和《南方日報》一篇公開的〈東方風來滿眼春〉的長篇報道就此逆轉了1989年後向左轉的政治風向。這完全和文革時大事小事都由黨報社論和評論員文章開道，在重大政策導向上，兩報一刊社論和評論員文章比法律、也比人代會和國務院更有權威一模一樣。在一個民主、開放、多元的社會的人眼中，重大政治問題以這種方式提出並以這種方式解決，完全是匪夷所思的。

所謂「亞文革」狀態實際上表明無論中國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上取得了多大進步，也無論中國對外開放到什麼程度，面對最重大的政策分歧和社會衝突，掌權的政治集團除了「文革那一套」，還真不知道世界上還有什麼別的辦法。最說明問題的，就是還用報刊文章來發出政治信號。無論是

COLUMNS 專欄

「改革派」還是「保守派」，無論是「左」還是「右」，都離不開這個法寶。

這些年來，「文革又來了」的恐慌，多半是由某些報刊文章引起的；而「要搞民主了」的欣喜，也常常是由同樣的渠道產生的。

精英離不開用「文革那一套」來處理矛盾和衝突，連信息發布也要利用「兩報一刊」的意識形態口號的方式，因此中國高層政治一直處於「亞文革」狀態。而對於很多從來不知道民主為何物的普通民眾來說，文革也是他們最熟悉（可能是唯一熟悉的）

的解決矛盾和衝突的辦法。因為除了動亂、匱乏和貧窮，文革的造反和無序，也何嘗不是對被剝奪和欺辱性的社會秩序的報復？如果在權貴的財富和權勢面前自己反正一無所有，文革又怎麼會損害自己？這種心理可以說是「亞文革」狀態在社會底層的基礎。

說到底，文革是毛的遺產。毛拒絕現代國家的治理方式，拒絕現代社會處理不平等、矛盾和衝突的辦法，發明出一個文革，連信息發布的方式都和普世各國不一樣，一方面拒絕新聞自由而另一方面又讓黨報黨刊的政

治權威和作用凌駕於立法機構和政府之上。30多年後的中國社會仍然處於這種治國方式的亞狀態中。

「新四論」拒絕憲政和代議民主。而拒絕了這些，中國人所知道和有經驗的解決社會矛盾和衝突的替代方式也只有文革了。今天的中國也還沒有新聞自由，但又有文革中達到頂點的黨報黨刊的話語霸權。二者相結合的結果，就是離奇古怪的「新四論」引起的恐慌和緊張。但回過頭來看一下，文革不是一直以這樣那樣的亞形式存在於中國政治中嗎？**E**



COLUMNS 專欄

美國
來信

徐真

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著有《知識分子和公共政治》、《通往尊嚴的公共生活》等

不說真話，發誓無用

《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黨員相信黨性如同基督徒相信「上帝」》的文章，其中有這樣一個事例：「一位老革命，在敵人面前堅貞不屈，談笑從容。有一天，卻不得不在自己的隊伍中為自己辯誣。在被認為孤證難求時，他艱難而堅定地說出這幾個字：

『我以黨性保證』。如同基督徒心目中的『上帝』，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以『黨性』為自己作保，在神聖性上，絲毫不遜於基督徒『向上帝發誓』」。

這個說法是不正確的，因為基督徒以上帝之名發誓是一種罪過，不是好基督徒該做的事，好的基督徒是不會以上帝之名來發誓的。基督教的第

三誡就是，「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因為妄稱耶和華名的，耶和華必不以他為無罪。」不可以主上帝之名輕發誓願，不要在不必要或者不合適的情況下提念上帝的尊名。這是每個基督徒都知道的，也應該遵守的。如果基督徒真的相信上帝，他們就該照上帝的話去做。那些偏偏不照這話去做的，作出很信神的樣子，以神之名發誓來顯示自己信仰的，表現出來的不是比其他基督徒更大的虔誠，而是背棄和偽善。

不僅如此，基督教還反對一般的發誓保證，因為說真話的人是不需要任何發誓保證的——他的正直，他的

話便是「真」的擔保。如果一個人自己都不能擔保自己說的是真話，那又怎麼能期待神來替他做擔保呢？神能使假話變成真話嗎？如若奸佞之人說了謊言，又令人信了，難道還要神為他的惡行擔負罪責？《聖經·雅各書》說：「我的弟兄們，最要緊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無論何誓都不可起。你們說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免得你們落在審判之下。」（5:12）發誓擔保的關鍵不在於要避免發誓，而在於要說真話，「你們說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

<馬太福音>說，「但是我告

訴你們：根本不可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因為天是神的寶座」（5：34），不能指天起誓，那是因為，「耶和華在他的聖殿裏，耶和華的寶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詩篇 11：4），「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寶座和那坐在上面的起誓。」

（馬太福音 23：22）指天起誓也就是指神起誓。〈馬太福音〉對為何不要起誓的解釋與〈雅各布書〉是一樣的，說真話就可以了，如果別人不相信你，那麼，一定是你的信用有問題，或者是別的地方出了問題，把神牽扯進去是一種褻瀆，「你們的話語應該如此：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

（馬太福音 5：37）

《聖經》裏確實有呼籲神的地方，如「我呼籲神給我的心作見證，我沒有往哥林多去，是為要寬容你們。」

（哥林多後書 1：23）「我寫給你們的不是謊話，這是我在神面前說的。」（加拉太書 1：20）因此，發誓保證在基督教裏是個富有爭議的問題。有的人認為，基督徒是不該發誓的。有的人認為，只有虛假的發誓才是該禁止的。有的人認為，只有以神之名的發誓才是褻瀆，其他的發誓則沒有害處。但也有的人認為，一切發誓都是有害的，人們以「代替物」（Surrogate Objects）發誓，稀奇古怪，如「以耶路撒冷之名發誓」，「以右手發誓」，「以自己的腦袋發誓」。反對以任何「代替物」發誓的神學家們認為，不管是天、地，哪怕是人的一根頭髮，一切之物皆可歸結到神，神創造了一切，以任何東西發誓都是褻瀆。

基督教的一些重要教派，如清教的貴格會（Quaker，又稱公誼會或者教友派），門諾派（Mennonites，16

世紀初宗教改革時期的新教派別之一，由德國神父門諾·西蒙斯在荷蘭和德國創立）都堅決反對以任何形式發誓。俄國偉大的文學家托爾斯泰是一位非常虔誠的教徒，他認為，基督教反對一切形式的發誓，〈馬太福音〉已經說得非常清楚。他甚至認為，所有法庭的起誓儀式都應該廢除。

有研究者發現，從古到今，發誓最多的地方是市場。市場是人們做生意的地方，他們在那裏討價還價，漫天要價，就地還錢，各自懷着鬼胎，卻又要對方相信自己非常真誠，說的是真話。法庭用起誓來限制偽誓，也是為了儘量讓證人說真話，但起了誓又說謊的人還是數不勝數。所以，對於防止說謊，發誓並沒有什麼實際作用，更不能對人有積極的道德教育。

需要發誓是因為人與人之間不能互相信任，只能用發誓來代替自己的正直和可信。在不能說真話，說真話會帶來麻煩甚至災禍的地方，發誓又能有什麼用呢？在需要發誓的地方，真話機制和信任機制其實都已經壞掉，但人們依然假裝發誓有可以代替說真話的功能。這是一種自欺欺人的「誠實」。例如，那位老革命之所以被「誣陷」，是因為黨組織的「真實」功能已經壞死，為什麼他說的真話沒有人相信呢？為什麼假的反而比真的更讓黨組織「信得過」呢？那些整他的人們都是組織信得過的人，也是有黨性的，但黨性並不能擔保他們一定說真話，一定不做壞事。

因此，無論是要證明「真」還是要表白「誠」，都不應借助發誓。發誓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要避免發誓，而在於要說真話。說真話的前提是每個人都有說真話的自由，說真話有人相信，在社會和政治生活中有能判斷哪

些話是真，哪些話是假的環境和機制。基督教把發誓視為一種嚴重的罪過，不僅是因為發誓者褻瀆了神的名字，而且更是因為發誓者為了自我利益，偽善地把說「真話」設計成一個表演虔誠的機會。黨歡迎，也非常需要這種偽善或近於偽善的忠誠表白，但神不需要，不但需要，而且還禁止這麼做。黨性是無法與神性同日而語的。

其實，《黨員相信黨性如同基督徒相信「上帝」》根本不單單是要像『向上帝發誓』那樣地向黨性發誓，而是要把黨放置到與上帝一樣至高無上的地位，將黨神聖化，將專制的黨權神聖化，合理化。在政治和宗教分離的制度中，上帝只是一種精神和道德的力量，而黨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權力組織和國家政權的執掌者。尊崇「黨上帝」便是絕對地、無條件地接受現有政治制度中的一黨專制。前不久網上流傳的「七不講」便道出了這個「黨上帝」政治意向。前幾日，《紅旗文稿》刊載人民大學法學教授楊曉青的文章《憲政與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較研究》，文中指責憲政屬於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不適合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制度。22日《環球時報》刊載了名為《「憲政」是兜圈子否定中國發展之路》的社評，把呼籲實行憲政說成是「實際上是繞了個彎，用新說法提出中國接受西方政治制度的老要求。」該社評表示，「憲政說」誤導知識分子，但是沒有實踐基礎，結論是，「憲政說」已經淪為「空洞的口號」。在民眾期待民主政治改革的今天，出現這樣的論調有些出人意料，但又非常合乎「黨上帝」的統治邏輯。人們懷着不安與憂慮關注這些最近的「理論舉動」，因為它們正在把一種極貪婪的權力欲赤裸裸地展現在世人面前。E



陽光
論壇

姚新勇

生長於新疆，教授。現任職於暨南大學現當代文學專業，當代族群
關係業餘觀察者，著有《尋找：共同的宿命與碰撞》等

認同，反思，多元共存

在我們以民族團結、自由平等、多元文化保護等理念為理由，伸張國家或族群的權力時，是否恰恰可能包含着背離團結平等、多元共榮理念的問題；是否甚至潛意識地想以直接或間接的暴力手段，將其他族群同化、驅逐或抹去？

（編者按：此文系姚新勇「新疆觀察」系列之五，系列一至四請見本刊第 51、53、55-56 期）

上世紀 80 年代中期前後起，少數族裔文學界興起持續的族裔歷史重述的現象。對此現象的反應較為兩極化，一是國內學界往往本能地迴避其中所包含的族裔本位性的訴求及其與國家一體性之間的緊張關係，將其解讀為較單純的「民族文化」的思想、藝術審美的表達。而國外的研究，則喜歡以後殖民主義理論，強調甚至誇張族裔性訴求之於民族認同建構和反抗中國國家或「漢族中國」的含義。其實這裏的問題是複雜且多層面的，壓迫／反抗式的二元對立性的解讀，不僅抹煞了相關作品思想內涵的複雜性，還遮蔽了其中所包含的中國多族群文化多元共存生態的性質。圍繞着《魔鬼夫人》及其作者亞森江·斯迪克的相關討論，就很可能說明問題。

作為一部維吾爾歷史小說，《魔鬼夫人》首先引起我關注的不是民族主義性質的維吾爾認同的建構，而是它對存在於 17、18 世紀間的白山、

黑山宗依禪伊斯蘭教派的批判與暴露。在作者的筆下，兩教派的宗教領袖集貪婪、虛偽、吃喝毒淫、兇狠殘暴於一身；兩派的蘇菲 - 呆爾維西們（苦行修士），是一些骯髒、無所事事、混吃混喝的宗教狂熱分子；而廣大民眾們，則往往被蠱惑於極端的宗教迷狂，不是將自己的財產、女兒獻於宗教領袖們揮霍、享用，就是盲目地跟着他們去迫害對方教派的成員。為了狹隘的教派領袖或本教派的利益，他們不僅採用放毒、暗殺、油煎、斬首、斷筋、生閹等五花八門的酷刑，至於進行滅門抄斬、發動宗教聖戰也不在話下。這樣，小說中的整個葉爾羌（或賽依德）汗國人民被強摑在黑、白二宗兩教派激烈互鬥的鑊坑裏反覆燒烤而不得脫身。而為了讓人民從教派爭鬥的災難中解脫出來，被作者正面肯定的國家權力執掌者，也不得不用殘酷的方式，壓制製造災難的宗教教派，但最終國家自己也沒有逃脫因教派之爭而滅亡的命運。

從《魔鬼夫人》中，我們既可以讀出魯迅對國民性的嚴厲批判；又可

以聯想到《白鹿原》對「國共兩黨鬥爭像翻鏟子一樣折騰老百姓」的形象比喻；甚至還可能聯想到極端宗教暴力恐怖勢力對當今新疆的威脅。真沒有想到，維吾爾文學中，竟然有對伊斯蘭教教派和本民族歷史有如此尖銳的反思之作！竟然有如此富於現實針對性的作品！

維吾爾小說中的民族文化傳統重構

但亞森江先生所面臨的情況與魯迅不盡相同。魯迅面臨的是完整、深厚的傳統對於民族和國家進步的嚴重束縛，所以他才對傳統進行不無偏激的激烈否定。而亞森江所面臨的語境則是，一方面伊斯蘭宗教傳統對於佔維吾爾民族人口絕大部分的農民的深厚影響，另一方面則是維吾爾歷史文化傳統現實景觀的破碎性。因此，他不能像魯迅那樣全然否定傳統，而必須肩負起重構民族文化傳統整體性的任務。所以，他敘述的賽依德汗國的歷史儘管是悲劇性的，但卻是一個有着特定民族指向、土地空間、歷史傳統的民族的國家歷史。而這一點，幾

乎是從小說的一開場就隱約而現了。

「公元 1666 年，酷暑之月。正午……五輛兩匹馬的轎子車，在炎熱的戈壁上緩緩地向阿斯塔納方向駛去。」相信現在讀到這行文字的讀者，大多會認為小說中的「阿斯塔納」是現哈薩克斯坦的首府，其實它是賽依德汗國的首府，今天的新疆莎車縣。接着一系列甚至對於維吾爾讀者來說也未必都熟悉的詞匯不斷地出現：

孜里恰克河，桑株鄉，皮爾，依達伊圖拉，穆甫提，艾米爾，音夏安拉，白圖拉神聖的哈傑如勒艾斯宛迪，桑戴勒，多克，尤里瓦斯，尼扎木丁·艾利希爾·納瓦依……

需藉助注釋，我們才知道上述詞語的對應之義：孜里恰克河：現莎車縣境內的一條河；桑株鄉：新疆和田地區皮山縣的一個鄉；皮爾：教派的教長、長老、創始人、鼻祖或祖師；依達伊圖拉：又稱阿帕克霍加，17 世紀中晚期伊斯蘭教依善宗白山派的開山鼻祖；穆甫提：伊斯蘭教國家的神學家兼法學家或高級僧侶；艾米爾：伊斯蘭國家的官名，相當於君主、大臣；哈克穆：地方統治者，縣長；音夏安拉：一切聽從真主的安排；白圖拉神聖的哈傑如勒艾斯宛迪：在麥加白圖拉（地名）的一塊聖石；桑戴勒：火盆；多克：新疆南部傳統的酸奶飲料；尤里瓦斯：雄獅；尼扎木丁·艾利希爾·納瓦依：維吾爾文學史和思想史上最富盛名的卓越代表……

這裏，我主要是列舉了一些詞彙，但僅僅它們已經非常鮮明地展示了集古代與現代、宗教與世俗、中央與地方、新疆-中亞與中東、文學藝術與生活用語於一體的完整的維吾爾-伊

斯蘭特質。此一特質與我們熟悉的新疆歷史或新疆維吾爾文化的表述大相徑庭，它完全是自成體系的、獨異自在的文化系統的表述。在此文化系統中，一些雖不十分陌生的詞彙，如喀什、莎車、阿克蘇、英吉沙、皮山、吐魯番等，就脫離了現代漢語或官方新疆史的系統。它們不再是一些聽上去有些怪（奇）異、土氣的邊疆詞彙，而成了一個個具有厚重歷史分量的令人神奇、驕傲的字眼。完整、自在的古代維吾爾汗國歷史時空中的詞語，發揮着溝通今天維吾爾與古代維吾爾的作用——想像性地建構「異質的」維吾爾民族共同體的作用。讓我們這些只會念道什麼「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的無知者，大開眼界，增長知識。

不過，雖然《魔鬼夫人》不同於吐爾貢·阿勒瑪斯的狹隘的大維吾爾民族主義（例如《魔鬼夫人》中對巴布爾帝國的多元文化性的肯定），但就其通過歷史敘述、建構完整的維吾爾民族的歷史文化表徵這點而言，《魔

一個個具有厚重歷史分量的、令人驕傲的字眼，讓我們這些只會念「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的無知者，大開眼界。

鬼夫人》的確帶有明顯的族裔文化民族主義的性質。

重構中的文化互動與空間位移

那麼應該怎樣理解這種文化民族主義的歷史表述呢？無疑，它具有反抗或質疑主流中國話語對維吾爾整體文化身分表述的肢解、壓抑的性質；

尤其是當小說被儘量保持原作特點而翻譯成漢語後，其原先所具有的「逆寫帝國（writing back to the Empire）」的「後殖民」批判性，就更為鮮明地突出出來了。任何迴避這種來自邊緣族群反抗之聲的企圖，都是鴛鴦之為；而如果簡單地將其歸之於地方民族主義甚或分離主義，也是於事無補的。

安東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指出，民族或民族主義並不是簡單的現代發明，對於任何一個具有深厚歷史傳統的族群來說，其特定的同質性的、長時段的族群文化核心因素，並不那麼容易被抹去。它們總是可能在適當的條件下，吸納新的成分，重新表現為獨特、自主的民族性或民族主義的訴求。這種訴求，不是自說自話的獨角戲，而是在與其他民族主義話語以及本民族內部不同民族主義話語類型相互競爭中加以言說的。也因此，隨着特定族裔性的民族主義文化訴求的強化，與之相對應的他族群的民族主義反應也會自然增強。今天儒學民族主義、漢民族主義、以及維藏滿蒙等各種族裔民族主義的不斷發酵，正是民族主義長時段特徵的表現；是社會主義民族大家庭國家話語陷入危機之後，諸族群回歸傳統、重建認同合法性的文化表現。

無疑，這些不同的文化民族主義，肯定對國家一體性具有衝擊性，但是如果簡單地否定或肯定它們，顯然是有問題的。具體到新時期維吾爾文學的維吾爾民族主義的表現來說，不管是將其簡單地解讀為泛突厥、泛伊斯蘭分離主義思想的泛濫，還是解讀為維 / 漢或中國 / 東土耳其斯坦相互衝突的文化表現，都是簡單、粗

COLUMNS 專欄

暴的，並且共同地遮蔽了其中所存在的中國多族群文化共存生態的關係。從亞森江小說的創作與傳播，到我這篇短文的生成，都可以證明這點。

亞森江先生用維吾爾語寫作，但又曾經在魯迅藝術學院學習；其作品在國家出版社出版，經由漢譯而被非維吾爾讀者所了解；他的六卷本長篇歷史小說《諸王傳》，榮獲第10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魔鬼夫人》的譯者之一姑麗娜爾·吾甫力女士，是喀什師院的教授和科研處長；而《魔鬼夫人》的譯稿，將被納入第二批「新疆民族文學原創和民漢互譯工程」出版；而我這位在東部沿海地區大學工作的教師，最初與亞森江先生和姑麗娜爾教授的相識，則是在新疆的喀什師範學院，而把我們這些天南海北的人，聚集在一起的中介則是，中國社科院民族文學研究所、新疆大學、喀什師範學院共同主辦的第九屆多民族文學論壇；姑麗娜爾教授無私地為我提供了《魔鬼夫人》譯稿，而《陽光時務週刊》這個可能會被認為是「反體制」的雜誌，則為本文的寫作和發表提供了動力與條件。

圍繞着亞森江的《魔鬼夫人》所發生的這一切的文化互動與空間位移，都說明了儘管在中國、在新疆，現存的問題很多，面臨的挑戰也相當嚴峻，但是卻實實在在存在着多元文化共存的生態結構。雖說此一結構中的各組成要素，並非總是平等有機的，宰制與被宰制的文化權利關係，在不同層面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但是此一共存生態結構的存在，無疑為多樣性的文化存在及有機和諧關係的建構提供着條件和可能。因此通過不同力量的努力，來完善、建設中國多族群多元文化共存生態，就是非常重要的了。

由此視角再返回看《魔鬼夫人》，感覺它仍然沒有擺脫「單邊敘事」的局限。所謂單邊敘事是指，一些當代少數民族文學作品，着重於「本族群、本民族的敘事」，所寫的「都是單一的本民族的故事，其中出現的是純粹本民族的事件、場景、人物、觀念和理想。」（歐陽可惺：《「走出」的批評：關於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多樣性與「單邊敘事」》）。

警惕多邊民族歷史的單邊敘事

《魔鬼夫人》所敘述的是17世紀後半葉的葉爾羌汗國歷史，雖有觀點認為，該汗國的主要居民為維吾爾人，但其創始者卻具有確定無疑的成吉思汗後裔的血統；白山與黑山兩派中，也分別有不少哈薩克人和吉爾吉斯人；甚至該汗國還被稱為吉爾吉斯汗國。但這些在小說中都無所顯示，小說直接地將賽依德汗國描寫為古代維吾爾國家，恐怕並不是很確切。另外，亞森江的新著《諸王傳》，主要講述的是蒙兀兒斯坦汗王吐黑魯·帖木兒汗去世後，1363年至1405年間中亞諸王紛爭的歷史。但作者和評論者仍把其歸納為維吾爾民族的歷史（亞森江：《〈諸王傳〉獲獎感言》；姑麗娜爾·吾甫力：《點鐵成金與眾不同——維吾爾族作家亞森江·斯迪克及其〈諸王傳〉簡評》）。

如果單就特定民族文化認同的建構來看，這種將多邊民族歷史單邊化的處理，正是民族主義話語的特點。而且單邊敘事現象的存在，恰也說明了現實中不同族群之間真正交往的缺失。另外，這種維吾爾新疆史的單邊敘事，也是對另外一種相對隱蔽的單邊敘事的逆寫。所謂隱蔽的單邊敘事是指，雖然作品中有不同的族群的人

或事，但其表現卻被按照特定族裔或國家話語的邏輯被加以改造。國家主流新疆史，往往就是這種隱蔽或半隱蔽的單邊敘事。國家又藉助國家力量對此進行反覆言說，就使得新疆自古以來就在中國的管轄之下的說法，成為理所當然的常識。不過儘管有這些理由，將現實和歷史中複雜的多族群關係，做單邊敘事的處理，對於構建和諧、多元的新疆各族群關係來說，顯然是有問題的。例如，由於小說對賽依德汗國的維吾爾性質的整體性建構指向，維吾爾族之於本民族文化的邊緣化、碎片化的焦慮，加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命名，就使得維吾爾讀者在閱讀相關作品時，很容易將其理解為「維吾爾新疆」的歷史。然而對新疆複雜歷史的單一民族歸屬性的想像性爭奪，並不只是維吾爾族的特權，一些漢族、蒙古族也會認為新疆是屬於他們的。《魔鬼夫人》中也寫到了葛爾丹想重新恢復「偉大先祖成吉思汗」「所擁有的輝煌和榮耀」的心理。所以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古人通過血與火的衝突都沒有完成的事業，難道今人還應該去重新嘗試嗎？在我們以民族團結、自由平等、多元文化保護等理念為理由，伸張國家或族群的權力時，是否意識到自己的言行，恰恰可能包含着背離團結平等、多元共榮理念的問題；是否甚至潛意識地想以直接或間接的暴力手段，將其他族群同化、驅逐或抹去？

最後必須補充說明，我根本不懂維吾爾語，其實沒有資格討論如此複雜的跨語際文化關係。只是未見類似視角的思考，才不揣冒昧，圖拋磚引玉之效。即便如此，若無姑麗娜爾教授提供的譯稿，這篇淺陋之文，也無法完成。特表示誠摯的謝意！**E**

兩岸
鏡像

宮鈴

台灣資深媒體人，先後從事廣播、報紙、電視與網路媒體，專職採訪台灣時政與兩岸新聞



央視入台就能糾正國際觀？

前海基會董事長江丙坤提出，引進央視與鳳凰衛視來糾正台灣媒體目前淺薄混亂的現象。國際知名導演李安日前也對於台灣媒體亂象有所批評與抱怨。然而引進央視與鳳凰衛視是否真的能解決台灣媒體亂象的問題？筆者有不同看法。

要了解台灣媒體亂象，先要釐清問題的根本。在國際觀方面，筆者曾在《陽光時務週刊》撰文指出，由於台灣長期處於國際社會的邊緣，在國際間缺乏法理地位，沒有參與、沒有角色，導致台灣人沒有適當的立足點關心國際事務，而這恰恰是中共長期以來打壓中華民國的法理存在所致。

另外，台灣幅員小，市場侷促，而媒體經營需要足夠大的市場來支持。台灣媒體數量太多，且幾乎全是私人所有，將本求利的心態，導致媒體只好採取聳動、八卦、衝突、淺薄的手法做節目、做新聞。具有龐大資金運作的央視與鳳凰衛視，在大陸都有非常廣大的市場支持，央視更是中國的官方媒體，具有壟斷地位。如果把這兩家媒體的國際新聞多作為引進的唯一考量，對台灣本地的媒體而言就是不公平的競爭。

如果江先生真的為台灣媒體的發展前景憂慮，應該思考的是擴大台灣媒體的市場，主張讓台灣媒體可以進入全球最大華人市場——中國大陸。在市場够大，而且市場品味與台灣截

然不同的狀況下，台灣媒體肯定會製作出符合大陸市場口味的節目。例如，有足够的廣告支持可以製作出《我是歌手》這樣一集高達數百萬人民幣成本的精緻節目，配合台灣媒體人的創意，與大陸媒體的良性競爭，何愁做不出好節目？而這樣的好節目又可以回過頭來影響台灣本地觀眾的品味，這才是正本溯源之道。

姑且先不論大陸存在節目製作須經有關部門政治審查的問題，在歷史紀錄片、綜藝節目、社會議題談話性節目方面，台灣目前要不是過於粗陋，要不就是付之闕如。有了觀眾就等於有了廣告收入，相信台灣媒體在廣大市場的支持下，必定會大步向前，突飛猛進。而台灣媒體若能進入大陸，對於兩岸交流想必更有大跨步的助益。透過觀看同一個節目，兩岸觀眾可以更直接的交流彼此的價值觀與思考，無論是對於兩岸政府都積極促進的兩岸關係、兩岸人民相互了解的政治目標，大為有益，又可以在大陸市場的督促下，一舉完成台灣媒體優質化的目的。

至於台灣本土媒體市場開放問題，大陸與台灣的幅員面積、人口數，都有相當大的差距。一般而言，在國際間，小市場通常採取的是保護政策。中國大陸基於對台統一的政治目標，積極做出各項對台灣人釋放善意的作為，好人就應該做到底，再幫助台灣

媒體發展一把。況且央視與鳳凰衛視目前在台灣雖然沒有進入有線電視系統，但在中華電信的MOD，或是開放的網路環境下，台灣方面並沒有予以屏蔽，反倒是大陸方面對台灣媒體是屏蔽的，而鳳凰衛視在大陸也不是家家戶戶可以得見。因此，只要台灣民眾願意，想要收看中央電視台與鳳凰衛視完全不是問題，就連CNN、NHK等國際媒體，在台灣收視也完全自由開放，所以台灣媒體亂象問題，不是出在有沒有引進央視與鳳凰衛視，而是台灣民眾在主觀意願上，願不願意收看？在台灣這樣的自由市場環境下，政府乃至有志之士應該想辦法去提升台灣人想要關注國際事務的心，而不是餵養更多的國際新聞。在這一點上，又回到前面所述，台灣長期以來在中共的打壓下，被國際社會孤立，另外當然還有長久以來本土化思維所導致的島民心態所致。這兩個問題不根本解決，引進央視與鳳凰衛視而進一步壓縮台灣本土媒體的經營環境，是損己利人的思考。

雖然江丙坤先生是財經方面的技術官僚出身，對於媒體問題不見得非常了解，但在一些根本問題上其實媒體與台灣製造的商品是一樣的——想要更好，就要擴大市場——何況中共當局始終強調旗下媒體皆為喉舌？台灣欠缺的不是更多媒體，有識之士萬不可搞錯問題的根本之所在。E



COLUMNS 專欄

天方
紀事

寧二

文字工作者、民族音樂迷、流浪發燒友，
現居摩洛哥

反恐與民主

5月16日，是2003年卡薩布蘭卡恐怖爆炸案發生十週年。10年前那個晚上，14個受賽萊菲吉哈德主義影響的年輕人肉炸彈在卡薩布蘭卡5個不同地點引爆，33人死亡數百人受傷，12個炸彈客當場斃命，另兩人被制服。那是摩洛哥歷史上最嚴重的恐怖襲擊，其所帶來的後續影響，就像六四之於中國。卡薩爆炸案令摩洛哥當代史一分为二，一直睥睨阿拉伯世界的摩洛哥，自此從自豪於兼容並蓄文化特點的安全國家一步踏進反恐牢籠。

今年的紀念，一邊是卡薩布蘭卡的人權組織聯合爆炸幸存者和遇害者眷屬走上街頭，玩遊戲、畫畫、演講，呼籲政府加強民主、改善民生及遏制恐怖主義；另一邊，在首都拉巴特國會門前，一眾伊斯蘭和賽萊菲主義者集會，口號同樣有民主和人權。他們說，政府逮捕數千賽萊菲和伊斯蘭主義者，但迄今仍無法證明卡薩案與賽萊菲有確鑿關係，政府應還賽萊菲以公道，更應釋放尚在獄中的賽萊菲政治犯！

作為外國人，看到身穿灰白黑阿拉伯長袍的幾百個大鬍子穆斯林男人呼喊民主與人權，心裏多少有些異樣，或許是因為裝束相似，隊伍齊整，喊起口號也訓練有素，又或者，我知道他們可能是被全世界指涉為「伊斯蘭極端分子」的賽萊菲。聽着激情呼號，略覺緊張的我不禁想起摩洛哥著名記

者穆斯塔法對我談起的摩洛哥茉莉花革命的最大價值：「經歷了那場街頭革命後，摩洛哥人不再恐懼了！」顯然，不再恐懼的摩洛哥人也包括過去10年被嚴酷打擊的賽萊菲主義者。

卡薩恐怖襲擊發生前後，摩洛哥正在醞釀一場變革，序幕是家庭法改革。新國王公開表示要改善女權，引起伊斯蘭主義者反彈。卡薩布蘭卡的人肉炸彈改變了局面，因為大量伊斯蘭分子隨之被捕，新家庭法糾葛數年後終於在2004年2月生效通過。摩洛哥的合法結婚年齡被歷史性地提高到了18歲，妻子與丈夫同時成為了家庭的主人，而妻子也第一次擁有了提出離婚的權利，雖然一夫多妻制迫於壓力仍被保留，但嚴苛的規定使得男人們迎娶多妻變得難之又難。

伊斯蘭主義者與世俗派的鬥爭在21世紀的第一次交鋒可謂大敗。然而，恐怖襲擊案帶來的全方位反恐體制不只是伊斯蘭主義者受到壓制。正如穆斯塔法所說：「那場襲擊，讓摩洛哥必須在要民主還是要安全之間選擇，新國王帶來的改革停滯了，要知道那段時間，也是迄今為止摩洛哥言論最為自由的階段。」

卡薩恐怖案之後，摩洛哥立刻通過反恐法，也立刻被人權組織激烈反對，因為反恐法案賦予政府太多可能侵犯人權的特殊手段。果然，一年之內至少兩千名伊斯蘭主義者以及賽

萊菲主義者被捕，數字之巨讓人想起「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在一些持批評態度的新聞工作者被冠以「煽動恐怖主義」的罪名判刑之後，言論自由也受到重創。1999年新王登基到2003年間摩洛哥罕見的民主化黃金歲月一去不返，年輕的國王本人也步步退縮，漸失改革銳氣。

歷史的吊詭之處在於，摩洛哥政壇十年躊躇，借着2011年茉莉花革命大勢，壓力之下苦心經營的伊斯蘭主義者成功翻盤，搖身一變成為摩洛哥茉莉花最大的直接受益者。不但伊斯蘭主義政黨成為執政黨，大批入獄的賽萊菲主義者也被國王特赦出獄——一方面迫於伊斯蘭主義者和賽萊菲主義者壓力，另一方面卻也是穆罕默德五世試圖利用伊斯蘭主義者的力量，去制衡對王權和處處壟斷的王室步步緊逼的世俗派。

難道歷史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10年過去，革命之後的摩洛哥伊斯蘭政府中破天荒居然只有一個女部長，而一直為被官方視為2003卡薩恐怖案精神領袖的賽萊菲分子作辯護，並最終幫助他獲得特赦的「人權」律師，成了新政府的司法部長。這位也叫穆斯塔法，他支持一夫多妻，有兩個妻子。他曾說「無論如何，有兩個合法妻子，比一個妻子一個情人要更容易管理的多」。據說，他只是個溫和的伊斯蘭主義者。E

在現實中創造理想，把握自己的命運

——致即將分手的青年同事

文 / 羅小朋 副社長

《陽光時務週刊》休刊改造，一批年輕的同仁不得不踏上一段新的人生旅程。那些帶着理想來參加而又被迫離開這個事業的人，一定感觸良多，因為他們知道，即使新的旅程順暢且成功，也很難抹去和替代這一段經歷帶來的感受。

我為什麼能夠理解他們，因為我是這種人生經歷的過來人。我知道帶着理想參與創造歷史的人生經歷，不僅令人難以忘懷，而且能讓一些人上癮。陳平為什麼會不怕散盡千金闖入風險巨大的傳媒業？我曾和許多人一樣對此迷惑不解。知道了他在文革後期和80年代的經歷之後，我的解讀，就是他對參與創造歷史的那種感覺上癮了，對他來說（對我也一樣），如能重拾那種感覺，千金散盡也值得。

不過，並非每代人都有機會創造歷史。如果沒有文革，我們這代人就很少有人能逃脫被「偉大領袖」愚弄一生的命運。正因如此，我對文革的心情是複雜的，毛製造的這場人禍之另一面就是為許多人打開了創造歷史、把握自己命運的機會之門。現在看來，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之後，這扇門就關不上了。當然，有機會並不等於能夠，即使參與過創造歷史，也不等於能夠把握自己的命運。文革後的兩代人中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成功人士，他們的個人成功是參與過創造歷史的明證，但是，他們之中又有幾人，敢說能夠把握自己的命運了呢？薄熙來把握住自己的命運了嗎？那些紛紛移民海外的大小企業家，還有那些把子女送到海外的大小官員，把握住自己的命運了嗎？

陽光時務週刊的挫折，不僅是陳平的個人挫折，也是所有支持和參與過這個理想主義壯舉的人的挫折。陳平並沒有因此而放棄，只要他還有這個能力，我也願意盡己所能，助他一臂之力。但是，對那些不得不離開的青年同事，我覺得自己作為一個先輩需要給他們一個精神和情感的交代。這是我寫這篇文字的動機。

但是，該說些什麼呢？這確實讓我頗為躊躇。我不能簡單給他們打氣，因為這很容易被解讀為廉價的憐憫，而有理想的人最不需要的就是憐憫。我也不能助燃他們對世道不公的憤怒，暗示只有

革命才可能解決一切問題，因為我知道，如果並沒有想好革命成功的第二天該怎麼辦，革命很可能比不革命更糟。無論是理論的批判還是武器的批判，都不能代替創造和建構，而上個世紀激進左派的失敗證明，創造和建構並不簡單，因為人性遠比馬克思想像的更複雜。當然，我也不想勸他們走向成熟，因為在今天的社會氛圍下，「成熟往往意味着墮落」（譔洪果）。

因此，想來想去，我決定向我的青年朋友們推薦一本我所喜愛的書，這就是昂格爾寫的《覺醒的自我——解放的實用主義》這本書。這本書顯然打動了它的譯者譔洪果，讓他為讀者呈現了幾乎完美的譯文。這本書也打動了我，因為昂格爾雖然不可能回答有反思能力的人提出的所有難題，但是他絲毫沒有試圖去迴避這些難題。

昂格爾給出的答案是值得去努力的，因為他鼓勵我們以一種積極的態度去面對真實而複雜的世界，面對真實而複雜的人性。「我們所需要的，不是將充滿差異和變化的世界視為虛幻，不是致力於尋求那種寧靜完滿的終極現實，……而必須執著於人類行動的場域，以此作為自我覺醒的基本出發點。」

雖然每個人都受到特定的社會和文化背景制約，生活在一種特殊的境遇之中，但人性中「保留着反抗和超越的力量」，也就是保留着創造新秩序的潛能。對於有政治理想的人來說，要賦予自己的人生某種價值和意義，全部的問題就在於如何去調動人性中的這種力量？要創造一種什麼樣的秩序？

一種經典的選擇，就是不擇手段，包括調動人性中最醜惡的部分，去建構新秩序。昂格爾主張，「民主試驗主義和激進實用主義的目標，不是使社會人性化，而是將社會神性化」。昂格爾是在重複馬克思的錯誤還是在修正他的錯誤？這是值得探究的。

但我認同他的這種哲學：要介入世界而又不屈從世界，退守和自欺不是出路，而要在現實中創造理想，通過提升人性來創造自己的意義，把握自己的命運。E

仍愛 時間

長平

陳茜 ● 市場部總監
每當變幻時，都有新希望。

李婷 ●
香港推廣主任

仍記得，在創刊酒會的前一天，穿着文化衫在旺角街頭派傳單，向路人介紹新雜誌。第二天，換上了小禮服，在酒會現場招待賓客。很榮幸參與了完整的《陽光時務週刊》旅程。

溫克堅 ● 副執行主編

在媒體形式多樣化，讀者口味快速變化的時代，要辦好一份新雜誌殊為不易；而面對龐大的中共黨國體制的打壓，要辦一份堅持普世價值，有政治和公共關懷的媒體當然會有更多挑戰。一路走來，雖然不無缺憾，但我見證了《陽光時務週刊》同仁們的激情，敬業和理想主義的信念。信念不死——陽光總在風雨後，期待着調整之後的再出發！

2011年7月20日，我為《陽光時務》寫下第一篇「主編的話」，題為《愛上時間》，文章開頭說：

「和伊拉克作家 Ali Bader 聊天，談到薩達姆時代，談到穆巴拉克時代，感慨唏噓。最後他打了一個響指，驕傲地說：『The time is over!』那一刻，他臉上的喜悅，加重了我心中長存的陰雲。」

文章結尾引用了北島的詩句：「呵，我的土地／你為什麼不再歌唱／……難道時間這面晦暗的鏡子／也永遠背對着你／只留下星星和浮雲。」這首詩的名字叫：《結局或開始》。

今天，2013年5月28日，我忍不住想到艾里克·克萊普頓的歌曲《淚灑天堂》：「時間能毀滅一切，時間會讓人屈服，時間已把心揉碎。……我必須堅強，我必須繼續，因為我知道自己還不屬天堂。」

謹以這些片段獻給兩年來一起奮鬥的同事，獻給過去和未來的《陽光時務》。我們仍然深愛着時間。

劉惠純 ● 台灣推廣主任

一年多前來到陽光時務工作的我，對於當時電子版雜誌所報導的香港特首選舉、烏坎事件、維權律師陳光誠等議題，極為陌生，烏坎人在爭取什麼？為什麼香港要反中？小圈子選舉有什麼不安？當時在我腦中這些事件是一團待解的迷霧。但隨着一期期深入的議題分析，竟然也累積了一些認識與批判。常有人說，陽光時務週刊是中國第一本黨外雜誌，作為一個在很小的時候曾見證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的局外人來說，感受特別深刻，台灣黨外雜誌對時局的批判在過去多少有識者，從此他們爭取民主義無反顧，如同陽光時務週刊在新舊媒體間抉擇間前行，像個學步的孩子，但只要還堅持信念，我相信，有一天黎明會再來。

彭宇濤 ● 香港發行經理

從雜誌的iPad版創刊就有幸參與其中，學習了很多，鍛鍊了很多。近兩年來，以雜誌名義舉辦的書展、論壇、創刊酒會、各色 Roadshow 等，每一次的活動都讓「陽光時務週刊」這幾個字更為人熟知。能和團隊成員們合作，深感榮幸。最後，雜誌暫時離開，是為了更好的回來。

祝碩 ● 香港項目統籌

寫策劃、拉廣告、見客戶、擺地攤、定銷量、搬運工，這段難忘的工作經歷讓人迅速成長，硬是逼成全能選手。也因為一起經歷了太多太多，我們擁有一艘乘風破浪的船。凝聚力，不管風浪有多大，仍然樂觀堅信我們開着一艘乘風破浪的船。

陳睿 ● 香港推廣主任

作為兩岸三地的資深媒體，陽光是最敢言最獨立的，因此我加入了陽光。在媒體裏做市場，比普通的行業要更挑戰，也每每充滿新意。任何一個可能接近市場的機會，我們都曾努力過。無論如何，創刊兩年多來有苦有甜，如今正好借由這個小憩好好休整，真誠期待三個月後的重新邁步，一定會有驚喜。

陽光時務
ISUN AFFAIRS
SPEAK MORE. 多說一點

創刊號
2011.08



曹疏影 ● 編輯

反對所有的權威以及權威的思路。反對暴政。自由……《陽光》既非起點也非終點，它是一段令人懷念的時光，而安那其們，擅長空間游擊戰。

呂陽 ● 編輯

這是一次形式上的告別或開始，無政府主義是一種精神。在生活膨脹的平庸和詩意中，革命/反革命無處不在。

黃麗萍 ● 記者

有一夜，中文大學，我靜靜地聽着梁曉燕老師分享她二十二年來如何與中國公民社會一起成長。她說：「不斷生，不斷死，再不斷重生。」她說：「只要開始，就有價值。」梁曉燕老師經歷了這麼這麼多，給我們的答案，仍是如此熱情和積極。感恩能在《陽光》裏出發，讓我帶着溫暖，繼續前行。

陳嘯軒 ● 記者

週刊的生命雖然短暫，原因可能是氣候不宜、土壤不佳。嚴肅時政刊物在香港從來不易做，但願《陽光》這次的嘗試，能為下一次的出發帶來借鑒，並期望更多優秀的媒體能找到突破點，在市場上百花齊放。

溫朗鈞 ● 編輯

即使是夕陽餘暉，也能長存在各位的心坎裏；何況我們，必定能夠守候到燦爛的陽光。哪怕是一點點光，都可以編織出各自的夢想。我們都是夢想的主人！





正宇環球地產顧問有限公司
DO B Global Property Investment Ltd.

南韓永住權 中國人投資移民 新趨勢。

為下一代着想
早一天決定 早一天得益



正宇環球 - 香港指定銷售代理

- 濟州島雅頓山莊(50萬美元送永住權)
- 釜山海雲台 Aratrium - 大宇建設(高回報服務式住宅)
- 首爾地鐵上蓋物業 mecenatpolis (MP) - GS 建設
(南韓罕有投資商住項目)
- 江原道Alpensia 獨棟別墅 - 政府項目
(2018 冬季奧運會選址兼有永住權)



流線五門轎跑 亮目駕臨



只售
\$249,900 起

勇奪國際「最漂亮汽車大獎」的CITROËN型格DS4，
擁有獨特流線設計，演繹美學新時尚。

- 6前速自動波箱 • 1.6公升高壓Turbo引擎 • 自動轉向雙氙氣頭燈
- 後座車門隱藏式把手，締造五門轎跑車型格 • 盲點監察系統 • 泊車空間測量
- 跑車式儀錶板，可轉變顏色

請即親臨告士打道CITROËN DS Line Concept陳列室，一睹風采。

實際規格可能與此廣告圖片有所不同

CRÉATIVE TECHNOLOGIE

